

# 目錄

潛齋見聞隨筆

梁康夫 (一)

吳江庚辛紀事

知非 (二)

二七工仇

湖北工團聯合會  
京漢鐵路總工會 聯合辦事處 (五)

海陸豐農民的八年戰鬥

鍾貽謀 (七)

本刊創刊號資料訂正

(三)

## 圖片

二七罷工四幀

海陸豐農民運動五幀

# 潛齋見聞隨筆

梁廉夫

編者按：太平天国起義以前的廣西，廣大人民在封建主義的壓迫下，已經不堪其苦，相率起義；太平軍離開廣西北上以後，廣西人民繼續和反動的封建統治者鬥爭。本文所記是貴縣一地從一八四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到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約十八年人民的鬥爭情況。正可由此看出太平天国起義的原因和太平天国革命時期階級鬥爭的一般形勢；也可以補充一些解決太平天国革命時期幾個具體問題的資料（如張嘉祥、陳開的活動，土客鬥爭，礦工的鬥爭和僮族人民的鬥爭，起義首領和團練頭目的階級成份等等）本文作者係當時直接鎮壓農民起義的地主，所記雖尙可靠，但立場極爲反動，文中措詞和持論對農民肆意污蔑，如稱起義人民爲「羣盜」，稱被人民誅戮的劣紳土豪爲「義烈」，極爲荒謬。本文原稿由桂林梁任葆先生保存，爲毛邊紙抄本，高二五厘米，寬十三厘米，正文四十二葉，序一葉，每葉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原稿經作者幾次修改，凡已塗去的字句尙可供參考者均用小字印出。文中敘述有重複者（如已酉招安大略與盜賊始末重複），有僅是宣傳封建主義毫無史料價值者（如節烈、災異等），有作者本人的議論（如禁賭以息盜議等），均刪去。文中累贅的詞句，也略有刪節。文中「僮」字均改爲「僮」。

## 序

甲子（一八六四年）之夏予由廉州歸里，大憲委辦團局，惡類漸次撲滅，幸獲粗安。但經亂

之後，室廬焚毀，荆棘滿城，景象荒涼，不勝感慨。暇時爰將見聞所及，併地方一切情形，零星錄出。非敢問之當世，亦欲後之生斯土者，藉以知本地之事云爾。

邑人梁廉夫子材氏謹識

### 盜賊始末

貴邑乃古鬱林郡，東界桂平，西界橫州，北界武宣、來賓、賓州，南界興業、玉林並廣東之合浦縣。地廣山多，峯巒重疊，奸宄易藏。前明以五山、三里、覃塘爲大藤峽右臂，於水北里、三江口特設同知一員，築城屯兵防守，而猶有韋金甯、黃日登等土寇劫殺不休。我朝平定遐方，群兇授首，五山設守備一員，嗣又移郡城督捕通判於廣東交界之木梓墟，以嚴緊查拏。故地方安靖，四民樂業，享昇平者二百餘年，不聞有盜賊也。盜賊之起，始於廣東游匪。自道光二十三年（一八三二年）、一八三三年，該匪由船直上，或借寓於城中舖戶，或潛住於廣衆墟場，往往糾結土來小醜劫掠，當是時署令王濟，開掘縣北瀨頭、六班諸山銀礦，招集來人，五方雜至，良歹不分。其掘而得利者來去無常，缺本者日則開設賭場，夜則潛出爲賊。燒香拜會，種種不法，設有賢邑令，早日驅逐，猶可以息賊風也。乃王令卸署，楊令曾惠復任，隨來京賬之客，三五成群，祇知催糧填債，盜賊置若罔聞，往往有解賊來城，賊已放而解賊之人尙押候查糧者。由是賊無忌憚，南岸烏柏村土賊梁長安、梁鸞書父子，竟敢聚匪成百，滋擾鄉村，又捉山肚村廩生黃應傳勒錢取贖，而大盜張嘉祥即從此而起矣。嘉祥本廣東高要人，初至縣城，在水源街全昌鹹貨

舖內僱工，後緣耽於賭博，辭出，遂與其黨往石罅墟擄榮利牛皮舖之幼子勒贖。榮利赴縣訴，僅循例出票，不飭差壯嚴拏，獲其同黨一人，餘不追究。嘉祥因得漏網，隨往劉公墟開賣洋烟館，交結橫洲惡匪蘇三、謝江殿、麥二及縣境平村監生章樹紀等。樹紀富而通賊，潛助糧食，坐分其利。狡賊韋三等。是時楊令既縱容賊匪，又久於其任，所有縣儲倉穀，搬賣一空。此實由治入亂之一大轉機也。道光二十口年，聞令寶桂接任，離城二三里之蘿蔔灣被來人賊首鍾亞春、楊撈家等乘夜攻入阜誠當飽掠而去。次年又有廣東遊匪楊亞丙、楊亞辛、關亞易等，在桂平石嘴河搶劫越南貢使船物，竄入縣之山東石龍墟、金仙寺盤踞，欲圖四出滋擾。墟民潛報縣，幸聞令督勇剿洗，不至地方大害。及聞令病故，顧令諸庚接任，時龍門協船經過江口被劫，因而撤任。後趙令彭年署任，不久，亦即卸事。此五六年間，已盜賊橫行，無怪有張嘉祥之亂也。

廿八年〔一八四八年〕嘉祥率匪數百，攻劫木梓墟大源、浩源二舖，括取財物，旋攻平依鮑宅，不破，斃賊數名；越日即轉回橫洲之博合墟，豎旗招匪，四往打單開角，賊勢愈覺鷓張。廿九年〔一八四九年〕嘉祥竄至縣西覃塘墟打單勒索，又由覃塘竄至賓州交界之甘塘地方。聞官兵四集，賊胆已寒，是時郡守顧元凱、副將李殿元帶率兵勇屯箇縣城，人皆謂嘉祥亡在旦夕。未幾，窮寇反噬，一戰不利，兵勇退回，竟令土匪梁長安及城守百長等潛往招撫也。迨招撫之議既成，此事一傳，而巨匪楊睿清則起於大墟，黎特弟起於五山，湯西利起於黃練，鍾亞春、楊撈家起於橋墟，鄭廷輝、譚特養起於三里，徐亞雲、徐亞二起於瓦塘，雷樹春、黃亞左、黃亞右、黃亞石、蘇十九等起於木梓、木格，

盜賊之風，遂日盛而不能復制矣。

初盜賊未亂以前，民多畏法，其時搶劫之案甚少，即間有一二，所獲皆係真賊，百姓不敢窩留；又有分防各官，嚴緊查拏，偶聞盜踪，不過令三五差壯便可擒獲，所以不至滋蔓。自道光中年，木梓督捕分府已不赴任，祇令家人坐墟收規，五山守備亦常駐郡城，所有巡檢並守汛之官，均在縣城開賭；而愚民無識，處處效尤，每於各處墟市開設花會賭廠，衙役既從中包庇，來人又因之重利剝民，民窮財盡，盜賊日多，遂至釀成張嘉祥之害焉。及嘉祥聽招撫，因與本城大井頭慣匪王亞壯、王興福、王升高等欲挾制富戶舖商斂錢守街，暗串巨匪盧亞相統率賊船二十餘直上灣泊縣前，派單與林羅、翁、李、朱五家富戶勒銀，又糾大墟、嶺尾賊首楊睿清以舞獅還愿爲名，帶率匪類七八十，手執砲械，直入縣衙參拜福德土神。斯時邑令蕭瑄在任，官威不振，賊勢日張，橋塘、木格、君子垌各巨寇，每在瓦塘、淇江地方豎旗招賊，出境攻劫城池；而水匪大頭羊、大鯉魚、捲嘴狗、麥二、許十二等或來城聚賭，或勒銀包船；火炮之聲，日夜不絕，盜賊猖獗至此而已極矣。

三十年（一八五〇年）土來械鬥敗後，礦徒惡類，半隨會匪而去，餘賊四散滋擾。幸邑令張汝瀛蒞任，下車伊始，即委四品封職前任桂林府訓導舉人林逢春，候選教諭羅慶章、副榜梁廉夫，職員朱聯傑、李榮芳、翁際泰爲團總，在墟心街開設公局，勸各富戶捐銀三萬餘兩，刻日成團。章程甫定，而瓦塘巨匪徐亞雲、九江三等即招集賊黨，奪取船隻，將順流來城。城守林奇桂聞報驚惶，親到瓦塘求和，而九江三等賊膽愈張，謂縣城雖鐵閘亦入。張令一面與紳士密議，一面飛諭令山脚各村團紳挑選

練勇四千名來城守禦。是時適有商船三號，備有砲械，灣泊縣前，即令其攔江堵截。約初更時，頭隊賊船到鯉魚港口，練丁喊殺震天，發燃大砲，打斃數賊，並斃其執旗賊目一名，賊遂棄船登南岸而散。斯舉也，積弱已久，事起倉猝，又無一兵一糧，竟能轉禍爲福，由是人有戰心，軍聲大振，各處團練皆思擒賊矣。張令見人心踴躍，密令各處團紳嚴拏賊首，隨獲劫城大盜鍾亞春、徐亞雲、劉亞生等，又計擒潛住縣城之匪首文亞英，並殺通賊書差陳枝、湯德、盧振。賊無耳目，潛匿不出，勸銀守街之賊，旋亦避退；人心大快，以爲從此賊皆釜底游魂矣。孰意楊撈家乃將死之賊，委員聞某入窟招安，遂令賊復蠢動。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來人巨匪劉成康、黃亞左、黃亞右、徐亞二、麥二、女賊首邱二娘等，詭稱北岸農民被僮驅逐，遣人赴省混訴，隨即於五月初五日（六月四日）統匪萬餘，攻入覃塘墟盤踞，肆行焚劫，發掘塚墓。張令立即調團，連日親往攻剿，未獲勝仗。都司蕭帶兵向前，亦即敗回。六月賊衆攻至山脚之第五村，殺斃男婦數十，而練勇自村旁衝出截殺，賊亦死三十餘名。七月該賊大隊移筍江口村。張令見賊已逼近，調南岸團練守城，親督郭東、郭北練勇分兩路奮力攻剿，打斃賊首劉成康，餘匪大敗而退。黃亞左、黃亞右、黃亞石退歸君子垌；麥二則散歸橫州灘頭，被該處村團全股殺斃；邱二娘帶匪竄至石龍，適龍山團練猝至，砲轟落馬而斃。張令方議設法擒賊，並剿白沙所屯會匪（按白沙所屯即太平軍），不料即調署蒼梧。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施令兆魁接任，賊經大創之後，亦幸粗安。至五月，水匪壬文丙統匪船二

百餘到潯郡灣泊，官紳聞報，立刻大集團練，設立水陸砲臺，並用鐵鎖攔江，人心踴躍，勢將滅此朝食。十二日〔六月二十九日〕匪衆揚帆直上，練勇疊燃大砲轟斷其船桅，賊船少却，適東風大起，奸細放火燒廠，山脚練丁，乘機搶掠，官民紛紛驚走，賊遂入踞縣城，括取財物，焚毀舖戶三十餘間。二十日〔七月七日〕匪船盡退，上下水源街東客僱工人多隨之而去，至梧州乃全股俱滅。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李令嘉年接任，性情傲慢，官紳不和，另委副榜李棣榜、職員朱聯傑、廩生林良仿、生員鄧秉賢、陳熙等爲團總，在本舖街開設公局。四年〔一八五四年〕七月本城慣匪周亞糠等勾引僮匪百餘，初一日〔七月二十五日〕黎明，突入縣城，焚毀勇目何亞社屋舍，喊殺震天。李令率勇尾追，爲賊所辱。次日李令招集橋墟練勇數百，勢將剿賊。賊衿何錫袞帶其同街耆老入衙求情，竟以燒砲掛彩了事，各匪益無顧忌。越十餘日，即串東匪馮二潛來縣城街墟尾，住賊首李富七家，又暗通縣衙壯勇並九江船匪關二等，誘令平人拜會。聲言入會之後，出路不憂搶劫，愚民多受其惑，舉國若狂，始猶聚集荒郊，後竟結盟城市。當是時馮二與逆賊黃全義、王興福、逆衿黃焱琨、湯聘三等在城外棉花街德陞店密議。苟當事者暗選練勇襲殺，不難撲滅，乃疑而畏事，不敢先發制人，遂爲賊匪所制。八月初一日〔九月二十二日〕賊向妓館打單。初二日〔二十三日〕搶掠縣前河旁鹽船。初三日〔二十四日〕惡匪李同弟殺衙役大羊三，投尸江中。初五日〔二十六日〕卯刻山脚守街練丁無故自退，東津賊首何三、石龍賊首梁超、覃塘賊首黃鼎鳳、石罅賊首黃千總、狗山脚賊首亞獅三、亞道六、陳白等，各率匪類，紛紛來城，砲聲不絕，賊旗所到，街闌俱開，竟無一人敢拒者。是日馮

二乘馬入衙，逼官取印，賊黨沿街捉人，遍貼偽示；旗寫「川大丁首」，暗藏「順天行道」四字，悖逆已極。初六日（二十七日）入宅搜索，滿城閉戶，氣象愁慘，日色無光，人人自危。初七日（二十八日）賊遷其大館於永隆當，搬取縣衙刑具擺列，遍尋富戶拷索金銀派單開角。日則惡賊尋仇，夜則結黨成群，劈門搶掠，街衢之外，時聞哭聲。初八日（二十九日）添設賊館，黃祖喜六號洪傑堂，李富七號洪志堂，五山巡檢劉裕琨號洪天堂，共六七處，各聚惡黨，人家牲畜，括食一空。十六日（十月七日）逆衿黃慶蕃議立公局，請官招黃全義、王興福等二十餘名賊首爲勇目，看守地方。賊亦僞從官諭，一面糾集惡類往攻府城，敗後即在縣城大建齋醮，超度亡魂，並在各街開設賭場，紅帶紅辦填塞街巷，已成一盜賊世界矣。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團總林逢春、六品職員林廷宣倡議復城捐貲剿賊，乞橫州羅牧代爲請兵。五月總戎色克精阿帶兵到縣，駐劄西山村，李令隨亦由三里墟來會。先是賊被縣城候選教諭羅慶章等疊次調圍攻剿，又風聞官軍雲集，已各離心。初三（六月五日）廩生陳墻令鄰某潛與賊目黃亞訓六定議解散，允其招撫。初六日（八日）總戎與李令遂帶兵勇入城。次日提訊五山巡檢正法，隨即挑撥兵勇往剿離城十餘里之東山村，屢攻不下，竟以罰捐軍需了事，撤兵而去。九月十二日（十月十日）土寇黃全義勾引水逆陳開、梁培友等，統匪數萬，一路焚殺而上，官民聞風驚走，城市爲之一空，賊遂盤踞縣城，封授僞爵僞官，四往劫殺村墟，毀壞神像，處處設立糧臺，盜賊風行，腥羶滿地，自吳逆平後二百餘年以來，未有如此之暗無天日者也。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方伯蔣益澧克復府城，統兵直上，陳開、黃全義授首，土逆黃鼎鳳亦僞聽招撫，所有僞國公大口扒、周倉糠、副爺發、梧州賊首羅華官、橫州賊首馬老人、亞得夫、縣城賊首黃祖喜、王興福、黃六一、黃亞鳥二、黃亞訓六、君子垌賊首黃亞娘、葉亞狗、葉石長、黃三潤等，各率其黨歸覃塘，悉聽黃鼎鳳指導。鼎鳳既撫有其衆，賊勢愈盛，官軍甫退，既統率匪黨直往府城。彼時適值前撫軍劉長佑統兵到郡，守而兼戰，賊敗竄回，兵勇乘勢追上，駐筍大墟。鼎鳳見戰已失利，旋令其黨林單眼四守大墟、龍岩、蒙富、康世平等守登龍橋，餘賊則屯聚覃塘及平天岐山賊寨。連日打仗，互有死傷，官軍不敢輕進。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撫軍陞任兩廣總督，方伯劉坤一總統大軍到縣，委候選訓導馮會、周作新、羅銘勳、生員林冠芳、龔寅開設公局。馮會遭賊害之後，又添委即選直隸州州判梁廉夫入局辦事。是時官軍初至，未獲大勝，屢攻登龍橋不下，賊遂分股往橋墟、木梓、木格及橫州之博合地方，肆行焚劫。方伯劉親統兵勇過河督剿，鼎鳳大敗竄回，官軍乘勢收復登龍橋，焚毀覃塘老巢，攻其岐山、平天賊寨，誘擒鼎鳳等誅之。鼎鳳原係響馬大盜，隨張嘉祥充當壯勇，至湖北不守營規，潛與其黨黃有祿回縣西之覃塘墟盤踞。其同時賊首，三里則有譚特養，石龍則有梁亞游三，各霸管數十村，勒收錢米。後二賊俱爲鼎鳳併吞，而三里、石龍悉歸其管轄。該賊遂夜郎自大，出境攻劫，殺官戕吏。自恃其有馬數百，砲械糧食充足，自稱爲建章王，令其僞軍師鄒竹岐造一堯天五典一，土寇悖逆至極此極，不亡不已也。

鼎鳳亡後，其黨黃三奴、徐亞撈、黃亞流、黃祖喜、莫中滔、張平二等妄冀死灰復燃。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八月胆敢潛通永瀆孫逆領銀招賊，欲斷我大軍後路。日突帶匪黨千餘，攻破新歸

村，將乘勢來城。邑令薩畢圖到任未久，事起倉猝，即與局紳梁廉夫等速議招勇，調集各鄉團練，並請郡守覃遠璣帶兵來縣合剿。該匪出於不意，遂各潰散。十一月撫軍張凱嵩帶兵往剿孫逆，經過縣城，札委前任徽州府知府候選道林廷選，即選直隸州州判梁廉夫、廩生李恩祥等辦理團防局務。六年（一八六七年）三月黃三奴、覃特豪、黃祖喜、黃亞渣四等又在黃練墟陡聚匪黨二千餘，豎旗招賊，密議廿二夜，乘城中迎神嘈雜，伏黨內應。薩令聞報，立刻與總局商酌禁止迎神，親督練勇嚴緊守禦，連夜飛稟請兵，併令拔補千總梁修己集團挑勇馳赴黃練攻剿，收復謝村。越日練勇奮力向前，打敗各匪，攻入黃練墟，殺賊無算，並擒匪首黃三奴、覃特豪、黃亞渣等正法，全股撲滅。計貴邑自道光十二三年間，已有無賴匪徒，漸爲不法，而究地方大亂，則始於張嘉祥，甚於艇逆土逆，黃鼎鳳、黃三奴、覃特豪等共一十八年而盜賊平。

## 義烈

楊步賢庠生，西山村人，公正嫉邪。咸豐初，見賊勢猖獗，率其鄉人築堡掘濠，激以忠義固守。縣城陷後，人多往依之。丙辰十二月初一（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逆賊陳開、黃鼎鳳等統匪數萬，由縣來村，四面環攻，相持四日，夜而村陷。步賢被執，罵不絕口，賊怒殺之，投尸江中。

陸紹鄒庠生，汾水村人，凡事敢作，與賊爲仇，往往帶練出路截殺賊隊，搶其器械貨物。大逆黃鼎鳳屢爲其敗，最憚之。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鼎鳳勾引橫州賊首李七，率匪萬餘到村，合攻不下，復勾水逆梁培友等統帶水賊助攻，八晝夜而村破，慘遭屠戮。

蒙郁崑監生，第八村人，性剛介，屢帶團練來城守禦。城陷後，與縣城團總候選教諭羅慶章、六品軍功雷上聲密議復城，集團攻剿者不下十餘次。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橫州大盜李七，令惡賊數十潛入村中，大隊賊匪萬餘猝至，郁崑親督練丁殺退。六年十月逆首陳開、黃鼎鳳等統匪數萬攻破棉村墟，肆行殺戮，閤村聞風驚走。郁崑避至社塘村，被鼎鳳捉歸覃塘，多端撻辱，遂遇害。

何繼德武舉，東豪村人，好義急公，常帶練丁來城聽調。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五月大盜黃全義統匪黨數千到村攻劫，繼德與其弟武生繼昌身先打仗，村陷，均陣亡。

譚丹書增生，山邊村人，秉正嫉邪，常與南江大盜黃全義村不睦。咸豐六年十月全義糾引水逆陳開、梁培友等統匪數萬到山邊、山肚村晝夜環攻。丹書督練拒守，斃賊無算，力竭村破，男婦慘遭殺害者六千三百有奇。

李秀林六品軍功，嶺底村人，屢帶團來城聽調，忠勇過人，逆首黃二等率匪千餘到村攻劫，秀林登屋燃砲，連斃數賊，村破被害。

雷上聲六品軍功，太平村人，常帶練剿賊，屢立戰功。咸豐六年十月逆首陳開、黃鼎鳳等統匪數萬攻劫山脚一帶村墟。上聲督練力拒，村破，賊衿周振基率其姪惡匪道彰、道猷捉之，慘被剖腹刳肝

而斃。

馮會庠生，縣城人，性放達，不拘小節。咸豐四年土匪黃二、黃興福等陷城，遂挈家避居雷嶺村，屢次督團剿賊。十一年（一八六一年）蔣升憲益禮統兵到縣，委辦城局團務，旋即赴省鄉試。適賊破雷嶺村，會悶家斃命。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前撫憲及升憲劉均委辦理局務，會矢志滅賊。計逆首黃鼎鳳勢焰日大，惟招撫王興福可散其黨羽。二年九月十八日（一八六三年十月三十日）親往龍山橋子村訂約，行至中途，爲賊殺害。三年蒙升憲劉奏請優恤。

周紅較九品軍功，東華村人，性勇敢，精武藝，屢次帶練來城聽調。咸豐元年擒桂平嶺尾村賊首楊睿清解縣正法，隨往趁大墟，爲賊黨捉去，慘遭寸磔而斃。

黃光椿庠生，東壘村人。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正月被水逆梁培友、土匪甘見孫等統匪萬餘劫村，光椿督練拒賊，村陷被捉，其子守先年甫十六歲，捨身救父同時被害。

鄭植璧庠生，鄭村人，因屢次擒賊，爲賊所恨。咸豐 年 月，在中途被賊捉去，慘遭殺害。

李都廩生，西朗村人，保舉以教諭選用。因屢次擒賊，賊深忌之。咸豐六年爲賊所害。

梁鳳翅庠生，烏柏村人，屢次擒賊，而爲賊所恨，咸豐 年 月慘遭殺害。

章聯芳山東里武生，軍功加千總銜，陣亡。

章開邦東豪人，監生，村破陣亡。

羣盜

王星福縣城大井頭人，素無賴。兄亞壯、星高與大盜張嘉祥爲刎頸交。道光廿九年嘉祥聚黨甘塘，星高往入夥，爲八掛村團練所殺。迨嘉祥聽招撫，亞壯潛勾賊首盧亞相帶率匪船到縣城灣泊打單開角，又故代爲調停，藉此挾制守街，派簽各富戶錢銀。三十年縣令張汝瀛蒞任，亞壯懼，逃往北流。星福習見兩兄故智，在木舖街開德陞八音館，廣交匪類。咸豐四年與逆匪馮二、黃存義、賊衿湯聘三等密議聚黨陷城，自以勢力不及，推黃存義爲首。存義殺後，率其黨歸覃塘逆賊黃鼎鳳，任爲心腹，令守龍山。同治三年四月劉藩憲攻破平天寨與其黨蒙富同日誅之。

黃存義混名龍門二，邑之南江人，撐船爲業，聲如破鑼。道光廿七八年，常與其黨黃祖志、李亞安等潛出爲盜。咸豐四年八月初五日存義與惡黨王星福、逆衿湯聘三等聚匪陷城，逼官取印，派單開角，拷索金銀，隨又統匪黨攻擊郡城，各賊自王星福以下，俱聽其指揮。六年色總戎會同李令收復縣城，存義遂勾引水匪數萬直上，一路焚殺山邊、山肚二村，斃至六七千之多。所有山脚、西山、石鱗三圖二圖俱歸其管轄。水逆陳開封之爲偽威國公。十一年蔣藩憲總統大軍到縣，存義聽招撫，以打仗不力執而誅之。

石達開邑之北山里祁石村來人，其家世業農。道光廿九三十年間，會匪馮雲山誘其入夥，遂棄家從賊。咸豐元年縣令張飭令龍山武舉覃安邦發其祖墓，碎骨揚灰。年其弟鎮吉帶匪竄回祈石，查

取家口，遂開妻已嫁，得其十歲子而去。九年，遂開已自稱偽翼王，統率賊匪數萬到縣，分黨往土狗、長壽，被團練殺退。同治二年，竄至四川爲官軍擊敗，全股俱滅。

黃鼎鳳乳名特旁三，郭西青雲僮村人。幼時從羊乍村宋家牧牛，及長不耐勞苦，爲響馬盜，被人控告，逃往依招撫巨寇張嘉祥，充當壯勇。至湖北，不守營規，與其黨黃有祿逃回縣之黃練墟。當是時地方不靖，三里賊首譚特養、朱十二屢率匪徒劫掠覃塘。鼎鳳故放大言，謂有其在特養等當不敢侵犯。其黨譚富又向墟中紳耆不時道及，紳耆受其所愚，咸豐二年遂招回覃塘墟開設莊丁館。特養兩次帶匪入境，鼎鳳俱身先團練打退，人由是信之，凡事皆聽其指揮。鼎鳳見事權歸己，思吞併地方，每串惡匪，劫其界外鄉村，又陰使人往言歸覃塘管轄，保無事，試之果然，從者日衆，所管多至七十餘村。五年水逆陳開、梁培友等統匪數萬由潯城直上貴縣劫掠，封鼎鳳爲僞將軍。鼎鳳素受分水村挫折，心畏其強，因邀梁培友等帶匪助攻，八晝夜而村破，殺戮無遺。自是以後，無所顧忌，遂攻劫賓州，戕害官吏，計殺譚特養，盡有三里地，逐梁亞油三兼併蒙公、石龍、陳開封之爲僞隆國公，受之而不聽調遣，賊匪莫不切齒。十年，鼎鳳帶匪往劫思恩，竄回，其黨周十二久有二心，恐爲所殺，密約陳開、黃存義、梁亞油三、朱十二等分五路攻擊覃塘，竟爲其所敗。十一年，蔣藩憲收復潯城，統軍直上，鼎鳳僞聽招撫，所有巨寇羅華官、大口扒、韋二、蒙富、王星福、黃祖志等帶率惡黨盡歸覃塘，推鼎鳳爲總哥，統匪往攻府城。同治元年七月，被撫憲劉打敗，竄回登龍橋屯紮，令其黨龔瘦六、姚十來、林單眼四等分守險要，親率匪衆劫掠博合、天梓地方，搬運穀食。二年，撫憲升任兩廣

總督，藩憲劉統帶水陸大軍駐縣，屢次進剿，未獲大勝。鼎鳳自計黨羽衆多，有馬數百，砲械糧食充足，以爲人莫敵己，遂夜郎自大，稱僞建章王。五月賊衆大隊過江劫掠橋墟、石碓堡等處，肆行焚殺，被官軍打散。藩憲劉督兵追剿，收復縣城，登龍橋，併焚毀覃塘老巢，開挖長壕，因其平天大寨。三年四月鼎鳳勢已窮蹙，誘擒誅之。百姓分其肢體殞刻而盡云。

徐亞雲邑之瓦塘來人，素無賴，以屠牛爲業。道光廿七八年在瓦塘嘯聚匪類，截搶船隻，河道爲之不通。後鄭撫憲重懸賞格，爲其黨蔡輔秀所擒，解郡正法。子亞撈亦大有父風。

邱二娘邑之橋墟來人，年三十許，常入市擺賣糖果。夫邱二吸食鴉片，凡事聽二娘之所爲。二娘習見賊人伎倆，遂豎旗聚衆，出境劫掠。每打仗，頭繫洋巾，騎馬督陣，惡賊甘受鞭撻，竟忘其爲婦人。咸豐元年二娘率匪黨千餘至覃塘，與大盜黃亞左、黃亞右等合夥屯筍。敗後竄往石龍，被團練砲轟落馬而斃。

張嘉祥廣東高要縣人，初至貴縣在水源街全昌鹹貨舖僱工，旋辭出往石罅，捉牛皮店榮利之子勒贖。榮利赴縣告，縣令楊曾惠僅循例出票不嚴拘，因得漏網。道光廿五六年，嘉祥寓劉公墟開賣洋烟館，常從大嶺、平村、博合、大灘往來，交結謝江殿、蘇三等土賊，以打劫爲生。廿九年官兵進剿，嘉祥屯筍甘塘聽盛總戎招撫，隨與城東外慣賊王亞壯串通，挾制富戶，派出錢銀，令其惡黨守街，並強取團練大砲一位。三十年縣令張汝瀛蒞任，議成大團，嘉祥船經過，紳士逼其繳回原砲，遂往南甯不返。林單眼四武樂平塘村人，焚劫地方，爲逆首黃鼎鳳之死黨。同治元年 月，升憲劉統兵來縣，

黃逆令其率匪屯筍龍岩以阻官軍入路。兵勇團練屢攻不下，後誘其招撫，執而誅之。

### 官紳衙役爲盜

劉裕琨四川人，年廿四五歲，任五山巡司，長住縣城。性好賭，不分流品。咸豐四年城陷，自設一賊館，號洪天堂。常對人言，當喚大哥，不必稱老爺。五年，水逆一路焚殺直上，賊首譚特養接縣令李嘉年往三里墟居住。裕琨旋亦挈眷回五山衙署。六年稟辭上省，適色總戎帶兵到西山村駐劄，李令要其親來繳印。到，即逼吞洋烟數錢。不死，次日帶其回城。在粵東會館與色總戎會訊，語多侵李令。訊畢網出西門，沿路罵李嘉年害我，臨刑口猶喃喃不絕云。

湯聘三邑諸生，道光廿七年初議團練，人多畏事不願管理，聘三因奔走富戶，求爲團總。既任事，乃交結惡匪，或於封禁穀米出境時，私放船隻以取利。咸豐四年土匪陷城，半由其主使。死之日，囑其家人不得薙髮，此實一心爲逆者。

黃姦現縣城人，父黃五爲糧書，侵食同事，爲其子舞弊入邑庠，屢不法，曾被人網送入縣。咸豐四年城陷，賊使其寫單開角，拷索錢銀，雖貧者亦多不免。六年永瀆逆首李七來城，投爲司筆札，後以藥桶發火而斃。

陸耀珠武生，北山里橘子村人，隨逆賊王星福、黃鼎鳳爲盜。同治三年劉統憲攻剿平天寨，鼎鳳使其父子與陸鼎嘉守橘子、高昂二村，以拒官軍入路。攻久不下，及破，獲鼎嘉正法，耀珠同其二子昔其、昔零逃竄石龍。今尙漏網。



章樹勳三州監生懷西里平村人，獐頭鷹鼻，富而貪，往往出賞與匪徒出境打劫，坐收其利，大盜自張嘉祥、黃亞左、亞右之下均聽其指揮。道光二十三四年合浦縣案賊供稱：爲首係黃縣章三相。經省憲委員陳瑞芝到縣查拏，已計獲，旋聽該處紳士巧辭脫，二十五年廉州龍門協赴任，座船過瓦磨工口被劫，官眷衣服亦剝取一空，縣令顧諧庚因之撤任，乃章三相敢將所劫玩器擺設在其家中坐立之小廳。二十九、三十年盜賊如毛，每賊隊經過或當舖或榨房舖戶，俱得其一到彈壓即無事，此實賊亂之始，罪之魁也，已伏冥誅。

湯德廣東人，縣總役，常爲賊耳目，暗地分財。咸豐元年升憲勞帶兵經縣，會同郡守張其翰、縣令張汝瀛緝到城隍廟，訊誅之。

盧振平南人，縣總役，通賊分贓。縣令張汝瀛到任，該役與湯德畏官嚴明，逃往郡城，縣令不動聲色，置若罔聞。數月後，二役探無事，仍回，照舊聽差遣。咸豐元年出其不意，俱緝到城隍廟會訊，誅之。

陳芝縣城人，爲刑書，與賊潛通信息。咸豐元年緝到城隍廟嚴刑會訊，該匪祇認受贓五兩，郡守張其翰罵云：爾識例狡猾，今日不論受贓滿貫，即得銀一兩，亦要殺頭。訊畢，即與湯德、盧振同日誅之。

### 會匪入境

道光 年間縣令楊會惠不以盜賊爲事，逆匪馮雲山遂由大墟入龍山，潛到開礦之處糾串拜會。

時有武生赴縣稟報，竟將原稟擲回不收。三十年有會匪千餘聚桂、貴交界之白沙墟，豎木爲東西幟門，開爐鑄砲。各團以大憲方嚴辦土來械鬪之案，不敢起練往剿，屯筭約三十餘日而去。

### 僮人記

縣治之北一帶鄉村，星羅碁布，附山而居，謂之山脚。由山脚而六凌，而三八，至龍山，皆僮人居住。僮人向皆畏法，自土來械鬪，驅逐來人之後，山脚僮徒，習爲不善，兇悍橫行，往往三五成羣，日則截路搶剝，夜則糾結城廂賊匪，穿牆竊物，種種不法，怙惡不悛。惟太平、雷嶺二村爲尤甚。

### 來人記

貴地土著，祇有韋、覃、農、黃、鄒五姓，五姓之外多係各處來此占籍，原無土來之分。乾隆、嘉慶年間，漸有潮、惠二處人來居住，謂之來人。至道光初，則種類繁矣。其人不與村衆爲鄰，築屋另居，男女力作，不變鄉音，良善者多務耕讀，守法畏官，與土人無異；若無賴游民，鄰性難馴，專以打劫爲生，幾若士農工賈之外，別有此盜之一途，以爲常業。劫城巨寇鍾亞春、黃亞左、亞右、楊撈家之下多至二十餘名，倘開選賊之科，鼎甲殆一時之盛云。

### 五山覃塘各里記

竊聞五山、覃塘、三里各處，屢產巨寇，前明特設同知一員於三江口，築城屯兵防守。崇禎之

末，猶有韋金寧、黃日登輩滋擾地方，其勢焰不減今日黃逆。雖曰風氣，而豈非人事乎。五山爲縣之極邊，離城約百有餘里，多崇山峻嶺，惟務耕作，少讀詩書。由五山而至石牙、石龍及樟木、蒙公、覃塘、三里狼僮雜處，且其地壤相接，爲賓州、來賓兩屬交界，盜賊出沒，最難稽查。國朝於五山設有守備一員以資彈壓。因衙署崩塌，已撤回郡城。

君子垌懷南六羅各村記 附松木嶺金雞嶺等村

木格、君子垌其地皆來人居住，道路險要，圍牆周密，野性不馴，慣於劫掠。自道光二十八九年巨寇黃亞左等往往在瓦塘豎旗招賊，出境焚劫，數百里地方俱遭其蹂躪。迨亞左沒而黃亞斗、黃亞娘等復猖獗，一賊首亡，一賊首又起，如撲燈之蛾，死者在前，繼者踵至。去君子垌十餘里，又有下山、連塘、新屋、小村、楊村、橋板、平塘、寮冲、綿灘、六羅及合浦縣屬之齊田村互相糾結，打劫爲生，無事則四出搶掠，有事則羣聚六羅。六羅村依山而居，高築圍牆，其平居閒暇，每將橘子由牆外拋擲，賊人在牆內揮刀，中者以爲技藝之優。此外猶有松木嶺、金雞嶺、馬尾嶺、楊海塘等村，其惡跡大略相同，但無有能出於君子垌、六羅村之右者。

木梓墟記 附木格橋墟

貴邑之有木梓，南界廣東合浦，東連木格橋墟，山路崎嶇，匪徒出沒。前人設督捕通判於此，諱

慮盜賊竊發，命三五差壯，便可擒拏，原寓有杜漸防微之意。乃近年以來，本官因其缺苦地僻，避不到任，僅令一二人坐墟收規，賊匪無所畏懼，而木梓、木格、橋墟各巨匪紛紛而起，其勢遂大不能復制。總覽三墟形勢，木梓固爲難治，而木格有君子垌、魁頭嶺，橋墟亦有杉江、松木嶺、金雞嶺、馬尾嶺等村，俱係來人居住，其山岡重疊，樹木叢雜，素恃險固，即昇平之日，猶不免截路捉人。

### 大嶺瓦塘記

縣西上游有大嶺、瓦塘，不過貌小墟市，盜賊最多，前人設大嶺汛於河邊，原使之稽查彈壓。乃昇平日久，事不認真，汛官長住縣城，置而不問，遂致徐亞雲、徐亞二、貓鰍四、長源大等各匪得嘯聚惡黨劫掠，河道爲之不通，遠近受害。

### 大墟記

邑東大墟與桂平縣之武平、厚六里交界，盜賊往來，難以稽查。道光廿八九年賊首楊睿清、楊秀清、黃狗奕等蜂起，截搶船隻，劫掠鄉村。後又有林單眼四、李仁茂聚衆作亂，爲大盜黃存義、黃鼎鳳之爪牙。原其致亂之故，皆由貴地離府城百有餘里，其間地方廣遠，無兵壯緝捕，遂至積而爲害。

## 銀山記

縣治之北，有所謂銀山者，即龍頭、六班、平天諸山，上連賓州，下通武宣、潯郡，綿亘數百里，峯巒重疊，道路崎嶇，盜賊出沒，爲大藤峽之右臂，歷經封禁。嘉慶二十五年，縣令蔣錫慶僱工開挖，虛費數千金，而不法鑛徒相聚爲盜，終其任而驅逐不清。道光年間署令王濟復招人探採，蓋廠抽砂，趨利之輩，紛紛而至，不一二年，深山窮谷，居住俱係來人。人壯力強，子無家室，兇悍異常，每有劫奪之案，差壯不敢入而問焉。三十年土來械鬪，敗後，多隨會匪而去。咸豐初，大盜黃鼎鳳即其上築寨聚黨，毒流遠近，官軍疊次攻剿，費餉不下百萬，始能掃穴擒渠。

## 定祥山記

石罅去二十餘里，遙望峯巒環繞，玉笋參天，問之士人，則曰定祥山也。山無別徑，祇有窄路，由窄路而入，則有走賊肚平原寬廣，城郭天然，可容一二千人。由走賊肚依山而行，則有薯洞巖，離薯洞巖數十步別有書房，乃古人避亂讀書之處，均可以棲止。向來昇平日久，人跡甚稀。自道光三十年，賊首黃亞左、劉亞烏等統匪焚劫附近一帶村鄉，各村紛紛避入，賊掠無所得，四面環攻，鄉人挾大石從上墜下，山石相擊，片片飛開，急如驟雨，中之者傷斃甚多，賊人由是不敢復至。今幸大亂既平，疊奉憲諭清除土匪，各匪每以此地爲遁逃蔽，忽而不察，滋蔓堪虞。又況界接橫州大塘、良村二處，素多慣匪，氣類相感，安保不彼此交通，是在居民上者防患未然嚴緊查拏庶不至養癰爲害耳。

# 吳江庚辛紀事

知非

## 簡單介紹

周穗成

蘇南地區是當年太平天國與滿清反動派劇烈鬥爭之所，遺事遺蹟，散遍各地。近幾年由於人民政府的大力保護文物，並廣泛徵集革命文獻，太平天國的遺蹟、遺物，不斷的有重要的發現，吳江庚辛紀事即新發現的資料之一。

吳江庚辛紀事作者署名知非。該書原無書名，所謂「吳江庚辛紀事」，是我根據它的內容和參酌作者原意而加上的，是否恰當，還請讀者教正。原書在一九五一年蘇州展覽會上展出，承該會主持者——蘇州文管會的幫助，借給我抄錄下來，得以向學術界介紹，使大家獲得參考之資料，所以謹向蘇州文管會致謝。

書爲原稿本，寫在三十二開大的十行紙上，該紙的折疊處上刻「狀元及第」，下鐫「元盛魁記」各四字，紅色，全書計四十頁，彙訂成冊。所寫內容是每天記敘的，好像一部日記，但從它的墨色看來，似非當時逐日所寫，或爲事後所追記。從它的不同墨色，知爲時斷時續，曾經多次，連續記載，但細察它的內容，却是寫在辛酉年（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國十一年）末。

書中有些事蹟，特別是談到一些曾經參加革命的地方人士（尤其是與原作者有關係的親友）時，有很大的塗改。如本來是姓名全寫的，後來就塗其名而只留其姓，或進而刪改了他們的活動事蹟，似企圖代爲

隱蔽，本文都把它們一一鈎出來，還其本來面目，而存事實的真相。原文上有很多眉批，爲內容的重要補充，我也照式抄存，留供參考。

在庚中年紀事後的空格上，蓋有「知非」及「多難多愁多病身」的圖記兩方，篆字、硃色；前者係橢圓形，後者爲正方形，所以這部原稿本，知爲署名「知非」的這個人所寫。「知非」顯係筆名或別署，根據書裏所敘關係人看來，知道原作者姓王（如辛酉九月十八日記事條上的眉批裏，指出當時同里地方主持難民救濟工作的「勤補任」，姓王，可以證明），但是他的名字，却暫時不易考查了。從他的家庭情況及其身世的記敘來看，他是出身於士紳階級的。

知非是吳江同里鎮人，書中有：「吾鎮幸隔龐湖，不能即至」（見原稿：庚申四月二十五日記事條）數字，可以證實。因爲同里位在吳江縣城之東，中間就隔着一只龐湖（又叫龐山湖），他所講的「幸隔龐湖」的「吾鎮」，就是指的同里鎮，所以我們瞭解本書作者是吳江同里人。太平軍佔領吳江後，他就一直蟄伏在自己的家鄉，太平軍在吳江一帶的活動，他是親目所親的。

全書記載太平軍在吳江同里鎮活動的情況，前後計分「庚申」、「辛酉」兩大部分，書採記敘體，按日排比，堪稱詳盡。而所記又本之於自己的耳聞目覩，原作者在書後跋尾中曾有說明道：「此庚辛兩年實事，見聞所及，隨筆書之。」所以拿他所記的內容，來與他書對照（如地方志乘等），不但一一可考，而且更爲詳細。尤其有許多記事，如太平天國的賦稅制度與稅額，考試制度與試題；如太平軍在吳江一帶的地方設施與人事；如天朝的禁煙、禁賭及撫輯流亡、救濟災黎等社會政策，都是他書所未備或雖記而不詳的，據此書可以進一步考見太平天国革命的措施與精神。特別是本書記載了太平天国革命後期所實行的新的土地政策，及其對於地主與佃農關係的態度。更是研究太平天国史者所極欲參考的材料，也就是本書的

重要價值之所在。

本書也存在一些缺點：主要由於原作者受了時代與本身階級立場的限制，基本上對於革命是採取敵意的。如稱太平軍爲「長髮」，或直接詛譏爲「賊匪」；指太平軍解放一地爲「陷」，進攻一地爲「犯」等。甚至把過去據實所記錄下來的太平軍良好的紀律——軍令禁嚴等字句，在後來竟公然塗改了，足見存心抹煞太平軍好的一面，顛倒黑白，混淆真相。這是應該特別指出的。

其次本書還有一個缺點：因他「僻處一隅，才識不廣，間有得諸道路」（同見書後原作者的跋尾），對於本地時事，雖屬詳實，但是所記吳江以外的情況，就有誤植之處了。如記太平軍解放蘇州、紹興、杭州諸地的日期等，「得諸道路」，每有舛誤，我曾略加考釋，以免以訛傳訛。括號裏的文字及文內附註，皆爲穗成所加。

再次，本書僅記「庚申」、「辛酉」——公元一八六〇到一八六一——兩年之間的時事，祇及太平軍在吳江前後四年（自一八六〇——一八六四年）中的一半事蹟；而且詳前略後，未能有始有終，貫徹到底。這都是本書的缺點。

有關吳江地區的太平天国史料，現在所見者除一些實物文獻如太平天国所頒發的「蕩滌」、「印照」、「門牌」（註）外，關於文字的記載，祇有地方志乘如光緒吳江縣續志、重刊震澤縣志及僅載吳江南鄉盛

註：「蕩滌」見歷史教學月刊三卷一期、二期和十五期（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月號）拙撰太平天国常熟守將錢桂仁所發田憑、單跋，太平天国潘叙奎蕩滌地跋，太平天国過毅記吳縣林吳公祠錢繼執照單跋。「印照」見上海大公報史學周刊第二十五期金毓黻撰太平天国恒順店印照跋。「門牌」見正文註二。



澤一地的盛川稗乘（未刊舊抄本）而已。

而吳江位在蘇州之南，嘉興之北。蘇州是太平天國的蘇福省，一個革命後期經營東南的大本營所在地。在地理形勢上，吳江是蘇州入浙的孔道，也是蘇福省的重要門戶。因此太平軍在該地的事蹟，不僅關係於吳江一地而已，通過吳江事蹟的記載，既可以窺測蘇福省的地方設施，也足以考見蘇浙一帶太平軍的活動情況。因此太平軍在吳江的史料，是值得重視的。

本書對於歷次太平軍的南下援浙及班師北上，來來往往，其時間、人數和他們的番號與統屬關係等，只要是取道吳江的，均有詳細的記載。所以吳江庚辛紀事一書，不但是有關吳江一地的太平天国重要史料，而且可供我們研究整個蘇浙地區革命動態的參考。因此是件值得重視的歷史文獻，有把它的全部內容公開介紹的必要。特在原稿刊佈前，先作一簡單的說明如上，下面就是它的原文和筆者的註釋了。

庚申二月初一日〔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二日〕：長髮（誣指太平軍之詞，下同）陷廣德州。

初四日〔二十五日〕：入四（泗）安鎮。

十一日〔三月三日〕：陷長興。

十四日〔六日〕：犯湖州，焚西門外數里，城中守禦，不下。

十九日〔十一日〕：犯杭州，焚大關十餘里，瑞將軍（清杭州將軍瑞昌）率滿兵守禦。

廿七日〔十九日〕：長髮陷杭城，官民死者數萬人。

三月初一日〔三月二十二日〕：提督張玉良援杭城，瑞將軍內應。

初二日〔二十三日〕：克復杭城。

【閏】三月十五日〔五月五日〕：立夏，天氣寒冷凝霰，浙關外雨雹。

十七日〔七日〕：大帥張國良（樑）大營失守，潰兵七八萬，錢糧器械無算。長髮旋破丹陽南下，制軍何桂清（清兩江總督）在常聞警遽逃，長髮遂由小路先破無錫，旋陷常州，不數日而已至關外矣。蘇城素無重兵，民力脆弱，大吏一籌莫展，平日招勇團練，僅有虛名，而耗實餉；況廣匪潛匿，五方雜處之人，不可勝數，一旦變作，內外蹂躪，百萬生靈，遭此大劫，亦定數也！

四月初一日〔五月二十一日〕：敗兵入關。

初二日〔二十二日〕：敗兵不計其數。

初三日〔二十三日〕：江震新進迎送，蘇城不及舉行。敗兵、馬兵陸續至蘇城。

初四日〔二十四日〕：廣匪搶掠城外，放火、殺人，蘇民逃難者蔽港而下。夜，火光燭天十餘里。

初五日〔二十五日〕：蘇民逃難來鎮，船如飛鷁，或背包行走，天雨泥塗，不勝其苦。日夜火光燭天。

初六日〔二十六日〕：鎮上起圩團。

初七日〔二十七日〕：鎮上設局盤查，時獲匪徒賊船。

初八日〔二十八日〕：人民漸有至鄉間租屋，安頓婦女。

初九日〔二十九日〕：蘇民、吳江民有搬至鎮者，鎮上居民有搬至鄉者。江城獲賊匪，殺七人。

初十日〔三十日〕：敗兵至吳江。

十一日〔三十一日〕：長髮陷蘇城，大吏逃竄。〔註一〕  
十二日〔六月一日〕：吳江令田，微服來鎮，明日南去，署中搶掠一空，江城極亂。未初，日色異常，照地如血。

十三日〔二日〕：江提督（清提督江長貴）兵至吳江，敗兵自北而南，江兵回去。

十四日〔三日〕：蘇城文報斷絕。

十五日〔四日〕：震澤令范同局董謝紳尙在城中。

十六日〔五日〕：蘇城附近各鄉村放火擄掠少年人丁。

十七日〔六日〕：警信一日數至。余家眷搬往近鄉。

十八日〔七日〕：鎮上民團、圩團極嚴，拿獲匪徒賊船，鄒巡司訊明殺一人，餘俱打放。

十九日〔八日〕：同里近鄉李姓，平日結怨，鄉民乘亂殺死，焚其廬舍。

二十日〔九日〕：長髮至尹山、橫塘、斜塘焚掠。

廿一日〔十日〕：有被擄脫逃至鎮者，言蘇城殺戮之慘，上方，天平沿山，無不蹂躪。

註一：太平軍克蘇州日期爲「四月十三日」。見交詠、朱學勤等編平粵匪方略卷二百四十，據滿清杭州將軍瑞昌，浙江

巡撫王有齡之奏報，另見潘鍾瑞：庚申噩夢記（庚申紀）上一文。按是日天曆爲庚申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一八六〇

年六月二日。

廿二日〔十一日〕：鎗船來鎮，局總與鄒巡司出錢令往別處。黃昏，東柵閔動，合鎮驚擾。

廿三日〔十二日〕：竟日擾擾不定。晚間，火光至近。長髮陷江城。

廿四日〔十三日〕：早，長髮蜂擁衝至吳江，馬隊當先，城內外盡遭蹂躪，放火、殺人、擄人、劫財，不可言狀。家眷搬往近鄉，鄉民亦驚擾不定，只得回家。時警信疊至，無暫避之處，適謝翰香有舟來接，力勸至伊戚直渡港家安頓。余方寸已亂，令內人、兒子、三姪、口姬四人，且往暫避，心甚懸懸，實萬不得已也。夜不寐，刻刻驚心動魄，真從來未有之危急也！

廿五日〔十四日〕：長髮自北而南，旌旗五色燦爛。吳江音信不通，吾鎮幸隔龐湖，不能即至。〔平望陷。〕

廿六日〔十五日〕：聞黑旗過吳江，殺人更甚。探船兩日內至浮玉洲即回。斗姥閣被焚，八坵上下塘焚掠更甚。

廿七日〔十六日〕：江城長髮盡聞南去，城內外被殺二百餘人，擄去不計其數，焚燬房屋幾處，路無行人，土匪乘空搬運財物至數百載。

廿八日〔十七日〕：有至江搬運家伙者，有探親友家者。擄去之人，漸有逃回。嘉興陷。

廿九日〔十八日〕：塘路通，覓舟令王振雲往直渡港探視家眷，至晚未回，驚疑之至。

五月初一日〔十九日〕：王振雲回，知廿四日穿塘而過，竟遇長髮鎗船追來，幸有蘇船被獲，吾舟得脫。四鼓至直渡港，彼處已亂，不能安居，因白旗幫與長髮水戰，驚擾地方，只得更遷，同謝氏眷

至西草田暫住。離同里七十餘里，在太湖邊上，幸邀天地祖宗福庇，入生出死，叩頭仰謝，自省且自勵也。然所託之人，當此大難，竟乘勢載去，不顧險阻，人心之不測如此！

初二日〔二十日〕：吳江城守王（國祥）招集殘勇，名爲彈壓，實則搜掠貨物也。

初三日〔二十一日〕：平望之西白旗幫與長髮打仗，敗走。塘路有長髮回北者，或數十人一隊或十餘人一隊，不時而過。

初四日〔二十二日〕：鎮上人有至江收葬尸骸者。

初五日〔二十三日〕：聞尹山一帶居民，殺匪頗勇。此數夜中火光，南望不絕。

初六日〔二十四日〕：車坊打仗，砲聲轟然。

初七日〔二十五日〕：塘路敗。長髮絡繹回北，因石門守禦甚嚴，退回吳江駐札，吾鎮驚擾。

初八日〔二十六日〕：長髮駐吳江，城上旌旗遍插。城守王國祥下午至鎮，託名籌餉，實通長髮，探望虛實也。夜，移局勇至渡船橋，長生橋兩處水旱要口守禦。連日間聞崑山、太倉、嘉定俱陷。

初九日〔二十七日〕：黎明，聞鑼聲，人聲鼎沸，長髮來船五六隻，四五十人，至塔婆庵插旗。局勇領隊袁梅圃，蘇州人，武職，率勇挺鎗，傷豎旗者，餘俱逃去，奪大黃旗一面，小旗十餘面，船兩只，大獲全勝。局董與鄒巡司賞出力練勇、圩勇數名，添用鎗船十八號，勇五十人。

初十日〔二十八日〕：早，聞鑼聲閏動，至午，獲土匪五人，船一只，訊明殺四人於總局前。

十一日〔二十九日〕：拿獲匪徒六人，訊明押至北觀殺死（懸）示。中午，獲廣匪九人，慄悍凶狠，

衣服異常，搜出財寶之物，盡殺於司署前。

十二日〔三十日〕：長髮自北來至江城更多。同里一日數驚，添設保衛局（下有：「局董袁德洲」等五字，但已塗抹），招勇百名，設局財神堂。

十三日〔七月一日〕：保衛局籌餉，派富戶出錢，幾近抄逼，被勒者十餘家。二更，西方黑虹竟天。

十四日〔二日〕：早，獲船一隻、奸細兩名，本城人，爲長髮買辦者。午，吳江火，煙焰連天，望之怕人。

十五日〔三日〕：早，獲奸細二名。街上拾得長髮告示，云要獻貢投降。夜黑虹竟天。

十六日〔四日〕：黎明，長髮三四百人，至王家木橋，鄉民潰散，團勇、圩勇打仗開鎗，打倒長髮二人，有黃衣、紅衣長髮數十人，開砲打殺圩勇，新招勇闕逃，幾至大敗，幸鎗船救護，開鎗，打散，長髮方退。殺鄉民一人，號令王家木橋，人心皇皇，大半在船止宿。三鼓，借得雪巷沈仲廉處濟勇百名，砲八座。松江陷。

十七日〔五日〕：調濟勇守長生橋旱營，田令、韓把總、沈仲廉俱來鎮看視。

聞道村南馬隊攢 踰溝三刻已離鞍

千家屋散泥塗走 四野笳聲心膽寒

眷屬異鄉音信斷 田廬此際別離難

黎明震動日中定 暫息衡茅事早餐

嗟余無識又無才 避難倉皇客子催

一棹烟波西路去 千羣旗幟北方來

坐無安處心常悚 倦不能眠夢已灰

入耳怕聞風鶴響 一燈憔悴費疑猜

十八日〔六日〕：黎明，長髮數百人，用門窗搭浮橋，過岸至王家木橋鄉村焚掠，烟焰四起。濟勇衝出打仗，民團、圩團隨後，殺長髮數人，傷數人；團勇死者亦數人，良久方退。下午，獲奸細二人，即殺。濟勇與團勇不和，告退，立刻開船回雪巷，田令、鄉巡司止渴（喝）不住，保禦（衛）局勇亦乘勢告退，居民萬窘，多下船出，鎮空虛無備，幸敵未來耳。

十九日〔七日〕：中午，濟勇復至，田令、沈仲廉俱來鎮出撫，當發半月糧餉，領隊陳、汪、薛三人，本局又添勇數十人，人多船雜，發糧餉、備器械、試鎗砲，晝夜喧嚷。夜，近鄉火光甚多。余仍宿舟中。

二十日〔八日〕：長髮沿鄉擄掠、放火。角直告急，池墓吃緊。夜聞南方轟砲不絕。

廿一日〔九日〕：黎明至午，南方砲聲數十餘響，湖州趙竹生（清湖州「總辦團防」趙景賢）領兵至平望，長髮暫退。同里湖獲鎗船一隻，匪四人；葉澤湖獲鎗船三隻，匪七人，俱搶掠行船，田令訊問數十人。是夜，余起岸宿家中。

廿二日〔十日〕：平望駐兵把守，長髮盡回吳江，死傷頗多，然湖州兵觀望，並無北下之意。保衛局鎖勒江書張姓捐餉，楚毒備至。

龐湖七里鎖寒雲 限住潢池十萬軍

半壁霞蒸迷毒焰 孤城月黑吐妖氛

雕牆峻宇成豺穴 皓齒明眸逐虎羣

亂世不堪回首事 剪燈且與細評論

遠望爐鄉雉堞連 四郊瓦礫盡口寒

徧搜黃白因穿地 亂殺蒼黎不怕天

三里城地(池)成曠土 一羣俘虜指先鞭

官民竄去無踪跡 賸有紅巾過往船

無那前塘敵肆橫 四更聞報倍心驚

登舟且作浮家計 曠野如看鬧市成

宵宿破囊擄半擔 晨餐半粒飽殘生

追思五百年前劫 今日相逢此弟兄

時與親友數人，同避鄉間，雪亭、墨卿、靄雲同舟，余起岸，諸君俱往鄉間避居。

廿三日〔十一日〕：獲逸匪二人，釋放。



廿四日〔十二日〕：黎明，塔婆庵水口有船十餘隻，長髮百餘人衝入椿（椿）內，以次上岸，宋家濱民出門，擄死一人，濟勇、團勇往救，始退。沈仲廉、金慕潮領砲船出湖開砲，已不及矣。

廿五日〔十三日〕：早，濟勇祭旗，音樂讌會。

廿六日〔十四日〕：保衛局勇祭旗，音樂讌會。中午，往塘河燒破糧船，爲其藏匪也。夜聞南方砲聲，平望打仗，湖州兵退，平望復陷。

廿七日〔十五日〕：出視長生橋旱營，塔婆庵水營，搭浮橋於西珠圩，以通救應。各口置砲船兩只，大砲八尊，擡鎗十餘件，鎗船二十餘只，濟勇、保衛勇、老局勇及船勇共三百餘人。晚，獲長髮一人，殺於保衛局前。

廿八日〔十六日〕：長髮陷車坊鎮，未擄。有葉姓人願出頭進貢投誠，即講和。時大小船約三百餘號，領兵官數百，忠王李親自出征，晚入九里湖，鎮上派兵船分守湖口。

廿九日〔十七日〕：黎明，渡船菴告警，勇出即退。已刻，九里湖檣帆爲櫛，旌旂蔽天，漸進（近），即調鎗船往敵。長髮前驅八槳船數號，發大砲，聲震天地，砲子打過鎮上三里有餘，本處鎗船逃回，敵船亦乘勢而進，一砲打倒羅星洲觀音殿及在旁樓房幾間，船遂停泊，下午（午）佯退。日晡時，聞大砲震天三響，鉛彈飛落，屋瓦如擊。俱云長髮已上岸，余與一從人急閉門自後門而逃，恐砲子落着，以布衫兜頭而走。街上人盡往東南方，余亦隨之，下三元橋，近朱家濱，見前面逃難者，男女混雜倒退，旋見旗鎗紛然如飛而來，長髮已至。一人手執紅旂利刃，身穿黑掛，腰圍紅綢，下

體衣裙，赤脚，口音大約關外人，向余索取銀子、花邊（即銀圓），余即將所帶錢洋幾兩，盡數與之而去。余意不可前行，即坐於古墓草間，以眼觀心，以心觀天，不知驚懼，亦不知利害，任長髮十餘次來搜索，告以前面已有人取去，身無別物可獻，彼亦不較。雖火鎗、白刃，幾近髮膚，幸未受傷。在旁逃難之人，同坐墓間，或擄或傷，流血滿身。余從人亦被擄去，約一時而回，頸有傷痕，幸得脫，余甚心憫。天暝，見四面火光衝天，長髮已盡入鎮。鄉間稍清，因趁星光而走，同行者爲袁東籬、金柳溪、金八愚、雪亭兄、玉波兄、蘭修弟、王振雲、陳司務共九人。行秧田中，鞋袜濡透，沿途沾髒，暗中摸索，過木橋三座。三鼓，至濠裏鄉民家暫息。東籬與金氏兄弟決意夜行，渡港往東路去。王振雲、陳司務隨行，余與雪兄、蘭弟、玉波兄，又被傷，行走不動，只得等至天明。

六月初一日（十八日）：味爽，行陳家濱、計家濱、浦家濱。辰刻至湖岸，無船可渡，左近一港有農船，再四央求，方登彼岸，地名號土上，尋所熟悉之家，亦盡下船出避，因暫避一庵中。庵內逃難之人甚多，與老僧謀一飯充饑。下午，聞鎮上長髮已退，沿鄉土匪搬運物件者，不計其數。余覓船不得，行走已憊，遂於佛堂默坐，一夜佛燈明滅，蚊蟲滿身。

初二日（十九日）：五鼓，即走四五里至四渡埧培三叔處，同覓船回鎮。見烟焰衝天，火勢甚熾，三典、泰源、恒源、永和已燬，正燒漆字圩范氏房屋，外姑死，內兄弟秋谷被殺，芝仙擄去，其餘街上殺死者數十人，血肉狼藉，蠅蚋蔽體，慘不忍睹，至家，入門一看，門鍵被打破，家伙一空。晚間，又傳敵至，其實虛驚。夜，余宿家中。

初三日〔二十日〕：略將舊戶釘好，用鎖打破之處，與別家通者，亦取木板撞實，顧一舟同顧光川、雪兒暫棲。夜住近鄉。市湖浮屍約百餘，天炎日烈，眼胖如牛，水面人油泛起，臭穢難聞。

初四日〔二十一日〕：泊船第五圖顧氏墳旁。四鼓，即見鎮上火起，辰刻到鎮，知仍是范家埭原處又燒去房屋數十楹。上午，有各處鄉船至鎮搬運伏物。下午，閉然，東南埭一帶門戶破壞，寂無人影，竟如陰間，合鎮居人，不及百矣。

初五日〔二十二日〕：早，至鎮，一切食物用物俱無買處。晚間，漸漸無人。連日聞梅堰、震澤等鎮俱陷。

初六日〔二十三日〕：有議進貢之舉。余時至家中，凡銅、錫、磁器、舊衣，以次竊去。

初七日〔二十四日〕：鎗船日來鎮，起土匪贓物，兼硬分人家米糧。

初八日〔二十五日〕：上午，黎里陷，南望火光燭天。

初九日〔二十六日〕：光川至黎里探信。家中門戶打開，回來看視，惟失物件而已。

〔此處書眉：「使者葉、蔡、王、顧四人，往蘇城進貢投誠。備猪、羊、鷄、鴨、糧米、瓜菜等物，約二百千文。」〕

初十日〔二十七日〕：市頭稍有蔬果，街上水中屍骸以次收拾。

十一日〔二十八日〕：余因寒熱脾洩，雇一鄉船計往西路載回家眷。

十二日〔二十九日〕：黎明，烟火四起，江城長髮至鎮，殺擄較前相似，焚東柳圩朱宅幾間，錢宅兩埭，大半門戶打入，或有未進者。余于辰刻開船往西草田，穿塘而過，幸未遇長髮，連次問路，過

直渡港，至下橫舍，又十里，方至西草田。時已夜，眷口無恙，與王西山、徐秋岩、謝愛溪、翰香竟夕談。四鼓，收拾起程。中午，將近上塘，岸上人言長髮不時來往，人船俱擄者不計其數，因等至下午，令舟人走探，漸漸近塘，拼命穿過白龍橋，幸椿木拔去如飛而行，遇一鎗船，欲作搶掠之勢，舟快未及。晚，至第五圖，同坐船止宿。

十三日〔三十日〕：早，與家眷同回家中，收拾竊贖之物。又傳敵至，即下船搖出，知爲虛驚，因往龍田送三姪，余亦租屋一間安頓，與墨卿兄、靄雲作寓鄰。

十四日〔三十一日〕：余往下埧濱，喚坐船至龍田，搬起在船物件，開發兩舟。

十五日〔八月一日〕：聞鎮上由車坊進貢蘇城，貢物：猪、羊、食貨，約費數十千文，貢使四人，鎮上人。（原爲「皆下踐者」四字，後塗改。）

十六日〔二日〕：余在龍田茅廬病瘥，下痢，臥牀不起。

十七日至二十日〔三日至六日〕：病稍輕。

廿一日〔七日〕：子亮姪回鎮，知江城長髮責貢，人又備禮，即令前四人進貢吳江寧天安賴處。

廿二日至廿七日〔八日至十三日〕：龍田鄉民有起釁者，欲搬往之人出來分食，糾合多人至各家作鬧，與墨兄、靄雲好言安慰，共費錢十餘千文，以作酬款，始得平復。

廿八日〔十四日〕：早，與墨卿兄買舟回鎮，至家，夜宿敦厚堂牆門間。

廿九日〔十五日〕：出視鎮上，光景漸好，賣買惟浮攤，貨物較前騰貴數倍。

三十日〔十六日〕：鎗船來鎮，鄒巡司不時來往，名爲彈壓，其實搜取土匪贓物，並勒捐富戶冬米。時田令在周莊亦分取也。因作二律，以紀兩次失陷光景：

轉眼滄桑事豈無 乍遭大劫到偏隅

米鹽十室塵生爨 兵燹兩輕市已蕪

魑魅曉行犬盡吠 鬻骸夜語鳥相呼

蕭條四野人踪少 戰血模糊濕不枯

磨鍊精神出險中 嗟哉身世固當窮

乍驚鶴唳筐箱倒 旋肆狗偷杼柚空

百里離踪分異域 一舟性命趁長風

嗟余兩次穿塘走 夜被蘆花笑此翁

（此處書眉：「賊隔不易鑿驅出，客至還如寇至同。」）

七月初四日〔八月二十日〕：靄雲出來同住。

初六日〔二十二日〕：開戶冊送江城，連日報名開數。

初九日〔二十五日〕：一日虛驚三次，長髮焚掠棟花塘一帶鄉村。（下有：「因其爲土匪搶竄上故也」一句，

後塗沒。足見太平軍下鄉，並非無故「焚掠」，而爲維持地方秩序。）

十一日〔二十七日〕：各圩造冊的戶，並家口填明呈送，以給門牌，設立師帥、旅帥。時蘆墟、

池墓、周莊等處，以次進貢。

十四日〔三十日〕：長髮船數十號東去，並不犯境。

十六日〔九月一日〕：連日人家自鄉回鎮者甚多，因金澤、朱家閣、章練塘等處俱「打先鋒」，東路逼近也。

十七日〔二日〕：家眷自龍田搬回，余亦回家收拾。

二十日〔五日〕：墨兄、竊雲家眷搬回。連日長髮有告示來鎮，催戶口冊、師帥、旅帥往來江城辦事。廿六日〔十一日〕：忠王李出示安民，辭甚狂悖。

八月初一日〔十五日〕：設局填寫門牌，着旅帥、卒長，各圩挨戶給發，每張或三百有餘，或五百有餘，富戶亦有千文不等。

〔此處眉書：「吳江守將（調）換館子懋天廟（註二），各鎮上官賀喜。演戲四日，（請各上官）領宴，一切工役當差。」〕

註二：天朝新任吳江守將「懋天廟」爲蕭朝興。其人事蹟，雖未見有他書記載，但我曾經註錄有一件天朝原文獻——吳江「計彩化門牌」。這件門牌是他經手發的，上面蓋有他的大官印，印文所刻全銜爲：「太平天國御林王親軍忠報國懋天廟任西殿屬官領袖蕭朝興」。據此，不但知道了他的名字，而且從他的名字「朝興」及其職銜「王親」、「任西殿屬官領袖」二事看來，還可以考見他是太平天國開國元勳之一——西王蕭朝貴的兄弟，這是過去發現的史料中所無的。由此可證：西王參加革命，不僅有他的父母親，同時還有他的兄弟輩，可說是全家附義了。吳江庚辛紀事及「計彩化門牌」的發現，實補充了上述這一重要的內容，使我們瞭解更多的革命事蹟了。

初六日〔二十日〕：有行文告示到鎮，招文武生員，由本縣送蘇福省應試。鎮上赴試者四人，先到江城，次到省，稍有攸助。

十一日〔二十五日〕：鄉試。頭場：

頭題：同頂 天父天兄綱常

二題：禾王作主救人善

三題：能正天所視

詩題：一總山河樂太平

十五日〔二十九日〕：二場：

策題：治兵安民策

論題：真道根據惟一正

詩題：萬郭來朝

鎮上中式三人，名「新科博士」〔註三〕：鍾志成、計、任（計下有「吟香」二字，任下有「小寶」二字，皆

削去，擬爲彼等隱瞞。）

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二日〕：參軍鮑、寧天安賴手下長髮往東路順

註三：「博士」，天朝科舉名，凡省試中式者就爲「博士」即「舉人」。太平天國科舉，前期尙承襲歷朝舊制，分稱「進士」、「舉人」、「秀才」等名目，後曾一律改稱。見太平天國所頒官書——于王洪仁玕所撰：欽定士階條例。其所  
以改「舉人」爲「博士」，是取「博雅淹通」之意。

便焚掠葉澤湖、新湖、南鄉村數十處，直至青浦相近。常熟陷。

廿九日〔十三日〕：設立前軍，軍帥金大昌接印，衙門在財神堂觀音殿，放告理事，假山樓爲迎賓館。吳江花、鮑二頭子（本爲「官」字）不時來鎮催取公事。長髮數十人，日日來往買取物件，百貨騰貴，食物更甚。市上熱鬧，生意繁盛，較平時數倍。師帥顧松山，辦錢糧。旅帥五人，卒長十餘人。（原爲：「旅帥姚秋波、王德二人辦事，司馬、百長、五長之屬」數字，後削去）及衙門書役、護將數十人，俱有經費。

九月初旬至下旬〔十月中至十一月初〕二十餘日，大雨，水漲三尺，田禾未收浸沒，米價騰長（漲）。長髮日日來鎮，與店舖交易，（下有「習爲故常，時或」數字，後刪去）鄉間「打先鋒」，並不犯境。

廿一日〔十一月三日〕：新科博士鍾，受職監軍（天朝「監軍」職位，相當於縣長）位在軍帥（軍帥相當於區長）之上，往來蘇城、江城，頗見信任。

廿五日〔七日〕：余重至西草田。

廿六日〔八日〕：晚回家，幸來往未遇長髮，得獲安全。

廿七日〔九日〕：爲長髮十月初一（原作者記錯一天，按天曆十月初一日，爲陰曆九月二十八日）彼處以節氣定月不照清朝時憲。是日立限，一應軍民人等留髮，如有私剃，責罰甚嚴。

### 冬興

掛壁塵封只素琴 衡茅朔氣鬱蕭森

一弓菜圃留殘霰 四野穹廬易晝陰



自喪亂來惟有膽	除君父外別無心
長宵兀坐愁無寐	剔盡昏燈擁布衾
羽檄橫飛黯陣雲	吳頭楚尾一家分
金甌半損供牛鬥	玉壘重圍限蟻羣
自古冤魂騰燐火	至今劫燼化妖氛
淚痕莫灑新亭客	麟閣還宜早建勳
東南半壁已難安	法令居然到彈丸
刀筆何曾更漢吏	衣冠漫擬學周官
丁錢直使攤門易	塵布何論挨戶難
戎馬書生稱得志	花門頓改舊寒酸
海上孤城未易攻	八千子弟愧英雄
魚鹽獨擅東南利	戰守兼收水火功
藪作逋逃羣賈集	貨成奇巧四夷通
傷心鬼國稱安土	不怕波濤泛浦東
楓林颯颯乍寒時	何處隆中繫客思
螢火半燒叢雜草	嚴霜不瘁歲寒枝

枕邊詩夢疑成蝶 林外鐘聲慮吼獅

只有疏梅渾似昔 紙窗移影日遲遲

旌旗滿眼棹輕舟 兩向銀塘問鷺鷗

老境自知猶數奇 故交豈料起邪謀

餘生厄難憑誰諒 卒歲癡貳賣未酬

洗手羹湯欣有屬 慰情稍覺展眉頭

十月初一日〔十一月十三日〕：吳江參軍花、軍政司鮑，時至鎮請董事十四家議捐納借餉事，查門牌，收鋪捐，收房捐，米行抽釐，每日約計數十千文，民間之利，括取殆盡！

初三日〔十五日〕：新科博士江震兩邑監軍鍾，到江接印，衙門在城外倪宅，護將十名。

初六日〔十八日〕：軍帥金，出示禁開烟燈，鎖打枷號三人，且連日理訟事，申詳監軍批示，貼出衙前結案。

廿一日〔十二月三日〕：長髮發兵船百餘至下橫扇「打先鋒」，監軍來鎮調鎗船十號開路。

廿二日〔四日〕：軍政司鮑，在鎮催捐。夜，因鎗船滋鬧，居民驚擾，或下船爭逃避（下有「長髮遺」三字，後刪去）護將禁止不定，立拿四人至衙門質訊，並欲解江。

廿三日〔五日〕：求免遁逃一案，罰捐菜油五十担，錢五百千；姚竹汀三十担三百千，徐清泉、周燭、鄒魚行各十担一百千，又有陶恒昇米行幫伙宋姓，趁客船將行李下船爭鬧，被拘不放。

廿五日〔七日〕：長髮打先鋒回，捆載衣服、物件甚多，至鎮售賣，惟匪人與之交易，甚得便宜。

廿六日〔八日〕：蘇福省（天朝新設置的省區，範圍相當於清的蘇州府屬）差官徐，黃袍黃包頭，參軍花，監

軍鍾，紅袍黃包頭，奉天王詔至鎮，軍帥以下一切受職人員迎接。黃旗數十對，前後呼擁，各店俱設香案，行人跪接，至公館前懸掛詔辭，惟應天順人安民完漕而已。下午，設筵慶賀。

廿八日〔十日〕：花參軍請董事十四家借捐軍餉，每家八十千，願金、嚴、范、徐、姚、金、嚴，有潘姓（原爲「潘仁甫」三字，後改爲「潘姓」）捐不肯捐，拘人管押，三日後，解江，責三百板，講歸結，捐錢八十千，罰錢八十千，又費三十洋釋放。

題金丹幄折菊小引

金君拔俗才 家世本簪組

日承趨庭訓 事事能踵武

乍遭孤露悲 風木用心苦

嗟哉喪亂秋 鍊石天誰補

大劫一再逃 竭力禦外侮

幸有手足親 三鳳河東舉

堦前盈蘭玉 耕讀課寒暑

暇日慕隱者 娛情涉荒圃

手折菊一枝 歸來戲綵舞

十一月初旬〔十二月中旬〕：辦理預完銀米，師帥名下各旅帥所屬鄉村，照田完納，每畝約出米一斗四五升，錢約百文，以熟田之多少照戶分派，參差不等，旅帥陸續解江。

〔下有「潘仁甫因餉不允，解江拘打，其餘顧、金等在鎮富戶十餘家，各出錢八十千文，或四十千文」一段，後削去。〕

初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夜，天鼓鳴。

初九日〔二十日〕：催完在鎮各圩門牌銀米，每戶完米一石，加耗五斗，完銀八百文，加耗二百，每圩計貧戶不能完者，有力者多完補數。夜，天鼓鳴，如萬馬奔騰之聲。

廿五日〔一八六一年一月五日〕：鎗船在鎮，聚賭開場日久，監軍、軍帥屢次出示禁止不悛。

廿六日〔六日〕：朝，聚集多人，闖入軍帥衙門，毀傷文書器用物件，並搶軍帥衣庄，住宅一空，擄長髮十餘人至渡船橋殺死。因飛報江城，蕭、花、鮑領兵數千，舟三百餘來鎮剿除。鎗船已經星散，無從打障，安民放砲回江〔下有「幸軍令森嚴，並未上岸」二句，均被削去。〕是日，居民逃避鄉間，或船或走，一鎮大半驚擾，店舖關閉，市無居人。

廿七日〔七日〕：店舖大半不開，貨物不全，余家無人出避，安坐靜俟而已。

廿八日〔八日〕：見告示，鎗船爲首顧小大，已經費指揮擊獲，解江，鍾監軍來鎮安民，人心始定。

廿九日〔九日〕：軍帥金大昌，因鎗船被搶，結仇，告病求解上司不允。連日催完在鎮各圩銀米，

拘數戶管押，卒長不出力者質罰，橫征暴斂，不能割一。

十二月初一日〔十一日〕：前軍軍帥着顧松山兼理，催繳各旅帥、卒長門牌銀米。

初七日〔十七日〕：聞上三縣及本縣蘆墟、盛澤、莘塔等處業戶，各自收租，每畝約四五斗。同里業戶公議，令各卒長發追租單，由局取租，旋得鍾監軍文書，必先報明田數、圩名、花戶存案，然後施行，各業因有或報或不報者，因循觀望，事不果行。

十八日〔二十八日〕：聞砲聲，蘇州長髮會同吳江領兵船數百，往新市、雙林、烏鎮打先鋒。

廿二日〔二月一日〕：回，擄人千餘，擄物五六百載，至鎮沿街貨賣，頗形滋擾，而不肯射利之徒，與彼交易，不得禁止。

廿四、五日〔三日四日〕：長髮在鎮買取食物，盈千累萬，不計其數，旅帥、卒長各有餽獻，解往江城，以作度歲。

廿六日〔五日〕：蘇州封城。

廿八日〔七日〕：吳江封城，惟花、鮑、鍾監軍在城外鎮守理事。

三十日〔九日〕：並無長髮來鎮，店家有往上海帶回大清通書者，爲護將所見，拘人勒財，以作犯法。

### 除夕

五百年逢劫運奇

陸沈世界盡瘡痍

出門但見巾橫裏 對鏡那堪髮寸垂

老病支離存鶴骨 歲寒憔悴耐松姿

敝廬今夕團圓坐 已謝蒼天轉禍時

辛酉正月廿九日〔一八六一年三月十日〕：吳江邱軍政送詔書來鎮，軍帥、旅帥迎接款待。

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四日〕：長髮南上，船步雙行，竟日不斷，沿鄉擄掠，放火。

三月初六日〔四月十五日〕：監軍出示，招文、武生應試，先由軍帥處報名。

初十日〔十九日〕：出示，如有不赴考者，罰修塘充役。

十二日〔三十一日〕：夜，監軍來鎮，着護將執鎖封捉人，應試報名者二十餘人。

十四日〔二十三日〕：赴江應試，王鶴雲閱卷。

十五日〔二十四日〕：考試，江震共四十八人，回里廿三人。

頭題： 真道未知須省悟。

二題： 大孝終身繼有虞。

三題： 四海一家盡兄弟。

詩題： 萬姓安居享太平。

十六日〔二十五日〕：覆試。

【題目】：孝弟力田論治安策。

下午，出案：原秀士八名，新秀士〔註四〕四十名，給紅緞包頭，內有八名，給黃緞包頭，以先定鄉試願去也。

四月中旬〔五月下旬〕：霖雨連綿，水驟漲，低田湮沒，菜、麥不登，米價騰貴。

五月〔六月〕：鎮天侯費，設保衛局，用鎗船數十號，聚賭開場，演戲，局設東柵，兼管民間盜賊、詞訟等事。令富戶十餘家，捐錢一千千文，又收房錢陸百餘千文；又各戶出紅粉錢，長短不一。開徵上忙條銀，每畝一百八十餘文，加耗六十餘文，後加至共錢三百五十文。

連日砲聲不絕，有官兵至西塘及池墓、金宅等鎮，令民薙髮，索捐軍餉，一兩日即去，長髮旋至擄掠、放火，民遭其害。復有兵船在泖湖、澱山湖中托名盤查，其實搶掠，來往客商，道絡梗塞。

廿六日〔七月三日〕：夜，有星起西方，光芒上射，長數十丈，大如帚，旋移向北，為孛、為彗孰是，其度在北斗下，柳井之分。

六月初三日〔十日〕：省中鄉試，中式七十二名，鎮上二人：鍾、任，稱約士。

初八日〔十五日〕：夜，聞夾浦關停商船二百餘號，吳江長髮竟出擄掠，死三百餘人，船貨銀錢數百萬，管關長髮顏姓，係省中委員，日稅數千兩，因向吳江索為首之人，久之無所聞，然過關商船寥

註四：「秀士」，也是王朝科舉名，就是縣試中式者的「秀才」。太平天國後期改制，以為「士人榮顯之初，如卉木之方秀」所以改「秀才」為「秀士」，出處同見「註七」所引的欽定士階條例。

寥寥！

二十日〔二十七日〕：鍾監軍來鎮，勸捐元寶，請十四家：潘梅圃銀二百五十兩，顧柏園銀二百五十兩，錢竹汀銀一百四十兩，錢子鶴銀一百四十兩，其餘九家顧思徑、年在田、范郁參、金秋岩、黃銅士、金直卿、徐文蘭、金丹崖、甘小溪各出銀七十兩，共一千四百兩。

七月初五日〔八月十日〕：續請客，居四家：沈曉雲十兩，王榴生四十兩，費玉崑四十兩，顧質菴令郎三十兩，又捐房錢兩月。

十三日〔十八日〕：連日酷熱如蒸，至晚黑雲西來，大風，雷電霹靂霆震，大雨如瀑，屋瓦如飛，耳中有萬馬奔騰之聲，室中盡濕，窗不能閉，約半時許，稍緩。二更，風定，雨止，雷歇，門前老榆吹折二大枝，損牆門簷瓦。鎮上倒屋，倒牆，折樹，不計其數，書院前廳盡倒，壓死難民二名，傷者數人；東柵項氏壓死一人；湯家橋、會川橋、泰來橋折木欄杆，盡被吸去，漁人言：有火龍自西來，數水龍逐入海去，亦數十年未有之災害也。

客有自城中逃出者，因述亂後情景有作：

一望孤城雉堞連 四郊瓦礫盡寒烟

徧搜黃白因穿地 亂殺蒼黎不怕天

古廟拆材供入爨 停棺倒骨更售錢

官逃民散渾閒事 賸有紅巾過往船



七月廿四日〔二十九日〕：午後，來蘇省長髮逢天安劉〔註五〕統領八槳砲船八號，餘船十餘號，停泊市湖，貼示查核各舖戶店本，給發商憑〔註六〕抽厘廿五。黎明，江城花、鮑、鍾三司，到鎮會議，軍、師帥辦酒送禮物。申刻，開船南去。

八月初五日〔九月九日〕：鍾監軍設局斗壇，招鄉勇三十名，晝夜巡防。

九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一日〕：午後，來砲船十四號，溧陽長髮二三百人，有領隊過站上岸，搶掠食物、烟燈、器具，有劉姓捐衣一包，在石皮街田岸，遇長髮十餘奪去，並搜身畔銀洋；中元橋有人買長髮船上貨物，係水手私買，頭子得知，即行殺却，拋屍於河，晚即開行。

聞大清咸豐帝駕崩熱河。

〔此處眉書：「自去年秋開闢上設立粥局，濟以難民，給粟每口朝晚發粥四碗，日漸增多，每日需白米三四石。屢施藥，寒施絮袄。又有過往之人，留宿給路費，由航船送往別處。死者用柴爇埋葬塚。主其事者係（王）勤補姪。（經費浩繁）各處籌劃勸捐（至）一年有餘，然恐難（持久）接濟。」——括號裏的文字，係原文而已為塗抹者，成註。〕

註五：「逢天安劉」即後來因功封賞為「凜王」的劉肇均。那時忠王派他担任蘇福省的民政工作，職銜為：「總理蘇福省民務」，見黃曉（即王韜）《太平天國書和太平天國黃興和商憑》。特別是後者這件王韜原文獻，還刻有他的這一職

銜和蓋着他的大官印。

註六：太平天國所發商憑，即商業許可證，今遺有「黃興和商憑」一件，內容見拙撰：《太平天國黃興和商憑跋》一稿，文載

上海大公報史學周刊第十五期。

九月廿一日〔二十四日〕：上海開讀紅詔，新主國號同治，年六歲。

九月廿四日〔二十七日〕：長髮開徵糧米，正米一斗八升，秤見紅粉（天朝稱火藥爲紅粉）一斗，折色八升×千，每畝合四斗一升。

廿一日〔十二月二十二日〕：聞紹興陷。〔註七〕

十一月廿一日〔十二月二十二日〕：鎮天豫（即上文所述及的費指揮，時因功進爵鎮天豫）罷收租息局于北觀，業主齊集，自備棹、櫂、筆、硯，租簿收租。至十二月初十日，各鄉俱通，一日有千餘戶還數，江城花、鮑因糧米未清，將即局董提去，從此瓦解。

十二月廿一日〔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日〕：聞杭州於初一日陷，滿州（洲）城初三日陷（註八），王巡撫有齡殉難，滿州（洲）城殺戮殆盡（註九），寧紹失去，杭州糧絕，月餘，樹皮敗絮食盡，兵民餓死十餘萬，以致此變。

註七：太平軍解放紹興日期爲「九月二十九日」。見奕訢、朱學勤等編剿平粵匪方略卷二百八十六，據滿清閩浙總督慶瑞的奏報。按是日天曆爲辛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公元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一日。

註八：太平軍解放杭州日期：考攻下外城時爲「十一月二十八日」（天曆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公元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佔領滿城（即內城）時爲二天後的「十二月初一日」。詳見奕訢、朱學勤等編剿平粵匪方略卷二百九十三，據滿清浙江布政使林福祥的奏報及許瑤光所撰談浙等書的註錄。

上海吃緊，金澤鎮焚掠，因其通官兵也。

河道盜寇蜂起，白日搶劫。

廿二日〔二十一日〕：連日市上長髮銷貨，五方雜處，晝夜肩摩踵接，食物騰貴，從古未有。

廿四日〔二十三日〕：天朝十二月十一（日），大除夕，以明年正月十二日，壬戌正月十三日爲天朝元旦，（原作者記錯一天，天朝壬戌十二年元旦，爲陰曆正月十二日）〔此條日期有誤——編者〕

此庚辛兩年實事，見聞所及，隨筆書之。惟僻處一隅，才識不廣，間有得諸道路，奇人異事，概不錄存，蓋不敢傳疑於後也。當此亂離之世，豈無博雅之士，採掇時事，緝（輯）爲成書，是余所有志未逮焉爾！

註九：太平軍解放杭州，並無「殺戮」之事，在忠王李秀成親自領導下，紀律嚴明，秩序井然，未妄殺一人，詳見忠王親筆自述。原文所謂「殺戮殆盡」，顯爲原作者之曲筆。封建統治者敵視革命，極盡破壞之能事，在文字著錄上，也往往採用這類措詞，以達到彼等誣蔑革命之目的，本書其他各節類似的字句，概可瞭解它的實質了。

# 二七工仇

湖北工團聯合會  
京漢鐵路總工會  
聯合辦事處

編者按：一九二三年的「二七」大罷工是中國工人階級反帝反封建的偉大的革命鬥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上有着重大的意義。關於「二七」運動的記載比較最詳細、輯錄文件最多的書籍，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有兩本，一本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北京工人週刊社編輯的京漢工人流血記，一本是湖北工團聯合會京漢鐵路總工會聯合辦事處編輯的二七工仇，兩書內容，基本上是相同的。現在將二七工仇發表。書中所錄文件原有刪節之處和排印上的錯字，都根據京漢工人流血記校對訂補，並根據京漢工人流血記增補了幾通文電。原書輯有罪魁軍閥蕭耀南的「通電」一件，內容完全是捏詞污蔑，毫無史料價值，故予刪去。原書除正文九十八頁外，還有「弁言」二頁，照片八頁，目錄八頁。照片前六頁係「二七」諸烈士生前及就義時的遺像二十幀，後附罪魁軍閥照片與「罪魁題名表」。這一部分除選刊兩幅烈士遺像外，餘未收錄。目錄也經簡化重編，但順序未予更動。原書現存本所資料室。

## 目錄

### 二七慘殺事件之報告

#### 甲 京漢路工會成立之略史

乙 激成罷工之始末情況

子 鄭州開會

丑 議決罷工

寅 罷工經過

丙 吳蕭屠殺之時期

子 江岸慘劇（附第一次死傷調查表）

丑 各站慘劇

丁 慘殺後之武漢現象

子 圍封工聯會

丑 封禁各工會

寅 捕殺施洋

卯 封閉真報

辰 官廳文電

戊 慘殺後之呼號與援助

己 議員提案

庚 駐滬後宣言與文電

補遺

甲 京漢鐵路長辛店鏖戰情形（附工友死傷表）

乙 各站概略

丙 各路援助紀略

子 正太

丑 津浦

寅 道清

卯 京奉

辰 京綏

巳 粵漢

午 武漢方面

未 上海

丁 北京市民大遊行（附文電）

戊 各地文電

己 國外各團體文電

庚 國會方面提案

二七工仇

## 二七慘殺事件之報告

二七之難，殺人如麻，吳蕭罪惡已成鐵證。蓋工人依臨時約法第六條，確守秩序集會結社，正爲共和精神澈底貫注於第四階級之所致，且亦勞動界進步覺醒之良好現象也；行政官廳，方將獎勵提倡之不暇，而武人更無濫行干涉之權限。詎吳蕭等殘暴成性，竟強命爲國家干城之兵士，屠殺徒手無辜之工人，工人等橫被摧殘，負屈含冤，自不待言，即兵士等，亦多出身工人，縱不然，亦同係同胞，箕豆相煎，良心上得毋有慚怍耶！慘殺情形大略，曩曾作數次報告，特以調查不周，諸多未盡。茲爲使一般社會明瞭真相起見，用再作一度報告如下。

### 甲 京漢路工會成立之略史

吾儕工人，素來安分守己，除作工外，並不干涉其他事情。近年以來，物價騰貴，生活維艱，爰謀組織工會，一方面要求路局酌加薪資，一方面擬設消費組合等事業，以期解決本已生活問題。既未與政客來往，亦未與黨人勾通，此與國家法律社會治安毫無妨害者也。工人等本斯旨意，慘淡經營之結果，十六分工會次第成立，其所以得順序成立之原因，實由路局之默許，又有吳佩孚保護勞工之通電，安心而無恐耳。初固不知保護勞工之吳佩孚，暗中尙命趙繼賢、馮澤屢行破壞，其保護勞工，正爲對於社會之沽名釣譽，對於工人之誘惑殺戮也。分工會既經次第成立，爲謀各工會間之統一聯絡起見，

勢有成立總工會之必要，所以四月九日召集全路代表於長辛店。八月十日，復召集全路代表於鄭州。遂決定設立總工會於全路適中地點之鄭州，此分工會及總工會成立之略史也。

## 乙 激成罷工之始末情形

### 子 鄭州開會

一月二十八日晚，最慘之消息傳來，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率領警士多人來總工會禁止開會，詞色極其嚴厲，謂：「吳巡帥說，爾等敢在軍事區域擅自開會，實屬胆大妄爲，業已命令靳師長張師長嚴加取締，否則，必以武力對待。」工人領袖答曰：「吾儕開會，會報告路局，路局會給免票並許掛專車，若謂禁止開會，何以事前並不拒絕。況此次開會，京、津、漢、滬各報登有通告，遍請全國各界蒞鄭參觀典禮，已經接有多處知會，現在突然禁止，我們對於各處，實在下不了台。」黃殿辰怒曰：「吳巡帥一定不准開會，爾等若不服從，我只照吳巡帥命令行事，不暇與爾等辨別是非。」言訖，悻悻而去。從此延持三日夜，工人爲委曲求全計，正擬致吳佩孚書，誰知吳佩孚已電令駐鄭州靳師長禁止開會。電云：「鄭州靳總司令鑒：頃接京漢路局長徑「二十五日」電云：「據報二月一日本路全體工人，將在鄭州開成立大會，各路與會者甚多。以未經地方官廳許可集會，竟敢明目張胆、聚衆招搖，不特影響所及隱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謬絕倫，將來羣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將誤陷法網而不自知，瞻顧前途，杞憂無極。務祈麾下迅飭預爲防範，切實監視。本路幸甚，地方幸甚。」



等語，即希預爲防範，設法制止爲盼。吳佩孚豔（二十九日）。」總工會得了這個消息，派代表楊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煥章等五人，往洛陽見吳佩孚解釋一切。抵洛見吳佩孚，吳佩孚面置重霜，眉蹙文說：「現在民氣大梟張，真不是好象。北京學生把教育部打了，曹三爺想做大總統，又有人要殺黎宋卿，請你們不要開會。你們的事，我那一件沒贊成過，但是鄭州是個軍事區域，豈能任意開會嗎？你們不開會不行麼？你們一定和我破體面傷和氣麼。你們想我是軍官，已下了命令，豈能收回成命麼？你們若說一定非開會不可，那我可就沒辦法了。」代表等再四解釋。結果仍由吳佩孚面許總工會成立，但不准開全體大會。代表等遂返，籌備一切。孰知吳佩孚奸險性成，陽雖應允，而暗令靳氏以武力阻止。當是時也，全國各工會代表陸續聚集鄭州，（武漢方面）計有漢冶萍總工會、漢陽鐵工廠工會、漢冶萍輪駁工會、漢口人力車夫工會、英國香煙廠工會、揚子廠工會、花廠工會、武漢輪工會、粵漢鐵路總工會、徐家棚粵漢路分工會、武漢機器工會、縫紉工會、鄂直豫蛋廠總工會、湖北蛋廠工會、西式皮鞋工會、洗衣工會、武漢電話工會、調劑工會、及建築工會籌備處等，共三十餘團體，凡代表百三十餘人；尚有武漢男女學生及新聞界三十餘人。（各路方面）計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綏、隴海、粵漢等路共約六十餘人。本路分會此次成立大會，同時還召集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及分會委員長會議，所以長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順德、彰德、新鄉、鄭州、許州、鄆城、駐馬店、信陽州、廣水、江岸各分會代表，到者計六十五人，此乃鄭州開會前一日之大概情形也。

二月一日清晨，鄭州全埠下緊急戒嚴令，兵士荷槍實彈，沿街排列。上午十時，鄭州京漢南  
北兩段工會代表及各處代表，仍是秩序整然，由五洲大旅館出發，軍樂前導，禮物牌匾對聯後  
隨，鄭州工友亦全體由會所出發歡迎，會於中途。距會場不遠，軍警齊前包圍，舉槍威嚇。工人等  
向之理論曰：「我們並非開全體大會，只是送匾慶賀，送匾與慶賀。是商家百姓常有的事，豈我們工  
人獨不能耶！」兵士等皆擬鎗於工人之胸而叱曰：「巡帥命令，不但不准送匾慶賀，連路也不准你們  
走！」隨說隨將工人逼對一一打落地上。工人等於此時乃憤不顧身，遂一致衝破包圍線，齊集花地  
崗五慶里普樂園會場。首由主席宣佈工會成立。繼由羣衆高呼：「工會成立萬歲！」此時黃殿辰已  
率警察多人馳赴會場，聲稱奉巡帥令「不准開會」，「限五分鐘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軍法從  
事」。時場外已有軍隊密密包圍，工人均哭泣叫嚷曰：「我們今天開會，是吳佩孚允許了的，爲何又  
來禁止？你們想官僚軍閥吃的飯，是不是我們工人做的？穿的衣，是不是我們工人做的？住的房子，  
是不是我們工人做的？你們積年剝削蹂躪，我們工人總不過問，我們僅僅開一個會，又不干你甚事，  
你們還要這樣壓迫，你們就不能够手拍良心想一想嗎？我們今天拚着鎗砲打死，總是要開成立會的。」  
黃殿辰聞此等語，早是面紅耳赤。延至下午四時，各代表及各工人，以在強權之上，勢難對抗，遂草  
草宣佈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仍結隊衝出會場。是夜各代表所住旅館均經重軍駐守，監視各代表的行  
動，偶語齊行，概行禁止。總工會在萬年春酒館所定酒席，咸不准出售。總工會亦被重兵佔領，一切  
什物，盡被搗毀。會所當晚亦被封閉。據兵士對工人云：「此皆奉吳巡帥命令，並不干我們的事。」

晚間全體代表秘密議決從速離鄭，以免危險。總工會既經封閉，代表等遂移至江岸辦公。部署既定，翌晨遂全體離鄭。此鄭州開會時吳佩孚陽允陰違，以武力阻止開會之大概情形也。

### 丑 議決罷工

代表等被吳佩孚驅逐離鄭，漢口各工團及各界代表羣情憤激，特開緊急會議，商籌對付辦法。大家議決，必要擁護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隨由十八個工團聯名致電京漢總工會及各分會，表示堅決。原文如下：

萬急。京漢鐵路總工會暨分工會均鑒：代表等此次具滿腔熱忱，赴鄭慶祝貴總工會成立大會，不料萬惡軍閥橫施壓迫，強行解散，致我神聖莊嚴之三萬餘工友的總工會，不克轟轟烈烈的正式宣告成立。對於我等不准走路，不准送禮，不准赴宴，甚至不准居住旅館。我等痛心切齒，憤恨萬分！全體議決，誓以死力擁護貴總工會之成立。切盼貴總工會下全體動員令，向萬惡軍閥作最後之奮鬥，必期爭回集會結社之自由；再行正式的開成立大會。我等代表全體湖北各工團，誓以全力為諸君後援，即赴湯蹈火，拚一死命，亦所不惜！望貴總工會全體工友奮力圖之，臨電不勝激昂憤慨迫切待命之至。

此次鄭州開總工會成立會，京漢全路各分工會均派有代表到會，被軍閥壓迫致總工會不能正式成立，來賓送禮不准走路，甚至各代表居住，飲食、言論、行動均不能自由。大家都極其憤恨，誓非

懲創萬惡軍閥、爭回工人人格、爭得約法上規定的集會結社之自由不可。於是全路代表會議一致主張取最後手段——全路罷工，一面印發宣言，限期覆答，遂決定自二月三日起全路一致停工。總工會關於此事的特別緊要啓事，及全體罷工宣言錄之如下：

### 京漢鐵路總工會特別緊要啓事

本會於二月一日在鄭州開成立大會，橫被軍閥爪牙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京漢路管理局長趙繼賢、南局長馮灃等捏造謠言，聲恣洛吳亂命；飭鄭州軍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全埠戒嚴，強止送禮走路說話食宿開會，並佔領會所，所有一切什物，盡被搗毀。本會已臨危急，高壓之下，萬難活動，業經本路各分會全體代表會議議決，自二月三日起，本會移至漢口江岸分會辦公。四日下午，下全體罷工令。一面向當局提出最低限度的條件：（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漢局長趙繼賢和南段處長馮灃，要求吳、靳及豫省當局撤革查辦黃殿辰。（二）要求路局賠償開成立大會之損失費六千元。（三）所有當日在鄭被軍警扣留之一切牌額禮物，要求鄭州地方長官，用軍隊奏樂送還總工會鄭州會所。所有佔領鄭州分會內之軍隊立即撤退。鄭分會匾額重複掛起。一切會中損失，由鄭分會開單索償，並由鄭州地方官道歉。（四）要求每星期休息，並照發工資。（五）要求陰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發工資。以上要求，若不達到圓滿目的，本路全體工人，誓死決不上工。特此露布，即希各界鑒察！

京漢鐵路總工會啓

### 京漢鐵路總工全體工人罷工宣言

全國工友們，各界同胞們：

我們京漢鐵路的工人，本着國家約法所賦與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組織工會，一年多以來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個分會，我們的總工會籌備了半年的工夫，耗費我們許多精力、時間和血汗的金錢，慘淡經營，才得到組織完備，定二月一日在鄭州開成立大會。期前邀請各業工團代表及各界人士參與盛典，屆期來賓到會者數百人，一切設備完全，籌備開會。

咳！意外的悲慘發生了，黑暗勢力橫來了！萬惡的軍閥爪牙鄭州軍警長官，用武力橫加壓迫，禁止開會，封閉會場，阻止我們和來賓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團所贈送的匾額對聯，均遭遺棄道旁。我們神聖的最高機關，京漢鐵路總工會，已經被軍警占據了；會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搗毀。各工團代表及來賓均被監視，言動不得自由，並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滿街軍警林立，旅館都有兵士駐紮，一時狂風慘霧，鄭州全市陷於黑暗之境。工友們！同胞們！你們想想：這種橫暴無理之來，怎麼不叫我們憤極痛恨呵！這樣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誰也不能忍受呵！

我們考察這件事發生的原因，實由本路局長趙繼賢南段處長馮灑喪心病狂，捏造謠言，唆使軍閥吳佩孚命令鄭州軍警當局所致。工友們呀！被壓迫的同胞呀！你們要看清楚：壓迫我們的剝奪我們的自由的、解散我們的工會的、侮辱我們的人格的是誤國殃民的軍閥和他們

奸險的爪牙呀！我們要認清楚我們的仇人，我們不能忍受這種欺侮和宰割呀！我們要緊緊的團結，反抗我們的仇人，向我們的仇人進攻呀！

反抗呀！進攻呀！我們是沒有一點恐懼的，因為仇人軍閥、財閥和其走狗的勢力都在我們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手裏；被窮苦壓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們無產階級的兄弟朋友，他們明白了，他們決不會幫助仇人壓迫我們。我們無產階級有最大的權力，我們勞苦羣衆的團結，就是我們最大的權力；我們還有最精良最堅強的武器。我們現在爲反抗我們的仇人萬惡的軍閥，爲保障我們的人格，爲爭回我們的自由，我們要向前進攻了。工友們！同胞們！我們鄭重的宣言：「從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漢路全體一律罷工，不達到下列的條件，決不上工。」我們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條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漢局長趙繼賢和南段處長馮漢，要求吳、靳及豫省當局撤革查辦黃殿辰。

（二）要求路局賠償開成立大會之損失費六千元。

（三）所有當日在鄭州被軍閥扣留之一切牌額禮物，要求鄭州地方長官，用軍隊奏樂送還總工會鄭州會所；所有占領鄭州分會之軍隊，立即撤退；鄭州分會匾額重複掛飾，一切會中損失，由鄭州分會開單索償，並由鄭州地方長官到鄭會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並照發工資。

(五) 要求陰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發工資。

工友們！無產階級呀！爲爭自由而戰呀，爲爭人格而戰呀，爲爭我們切身的利益而戰呀！弟兄們！無產階級呀！努力呀，奮鬥呀，衝鋒呀，前進呀！

同胞們！我們受同樣的軍閥壓迫呀，同胞呀，爲爭共同的自由和利益，爲打倒共同的仇人，大家聯合起來，用力援助我們呀，趕快加入前線呀！

全國被壓迫的同胞呀，起來呵！一同前進呀！向仇人進攻呀！打倒軍閥呀！

京漢鐵路工會臨時總辦公處（設漢口江岸分工會）

###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通電

全國各工團均鑑：此次京漢總工會在鄭州開成立大會，橫遭軍警壓迫，已於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時全路罷工以示抵制，此中經過想貴會現已聞悉。

本部素知軍閥怙惡，與我工界勢不兩立，此次鄭州事變，不過初發其端。因此對於京漢工友宣言爲爭自由而戰之旨，極表同情。

蓋軍閥今日可施之於京漢者，他日即可施之於他處，如吾人今日飲泣吞聲，不復與較，非爲全國工會將悉受摧殘，吾勞動界恐永無甯日；循至莽莽神州，盡變爲軍閥、官僚、遊民出沒之場，而神聖勞工永沉地獄不能自拔矣。

我勞動界年來發揚蹈勵，類多明達好義之士，觀此慘狀，詎能容忍？尙望本階級鬥爭之精

神，實援助，切是爲至要！

中國勞働組合書記總部冬〔二日〕

### 寅 罷工經過

自二月四日上午九時起，京漢全路工友爲爭人格爭自由，一致罷工了。鄭州最先，其次江岸、長辛店，不數小時，已全路停工，客車、貨車、軍車一律停頓。是日清晨，各分會先將敬告旅客的傳單張貼於各車站，繼復張貼敬告本路司員的傳單，然後宣布罷工。議定罷工期內，工人一切行動均聽總工會指揮，並組織糾察團以自衛，調查隊以探聽消息。故罷工後，秩序井然，紀律森嚴，此罷工第一日之情形也。

二月五日，是京漢全路全體工友與萬惡軍閥決鬥而大罷工的第二天，也是江岸工友們戰勝強迫開車的軍警的日子。先是蕭耀南欲用軍警強迫開車，乃派張參謀長厚生（即張楚才號木偕，荊門縣人，現充漢口鎮守使署參謀長）至江岸；復先使該地警官某要挾江岸工會交出京漢鐵路總工會及江岸工會委員楊德甫等五人，被工會嚴詞拒絕。張厚生乃指揮大批軍隊佔領廠內，在大智門車站開始賣票；並於工人家中拘出開車工友二人，強迫開車。分工會調查隊探得，飛報於分工會，即派糾察團前往。一時有二千餘人聚集於廠門，衝開軍警，搶回被拘去之二人。此時軍警又生惡計，將糾察團內工友五人拘去，以要挾工會釋放搶回的兩工人。工會不允，乃派代表張濂光等四人至軍營，卒將五人索回。先搶回的兩個工友，詢知他們實是被迫，遂亦釋放。



京漢全路工友已罷工兩日了，但是還未得着相當的結果。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本階級攸〔休〕戚相關之誼，特發出緊急宣言，以求全國各工團及各界的援助。原文錄後：

###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援助京漢路總工會全體工會罷工緊急宣言

全國同胞們！各業工友們！

京漢鐵路全體工友，因軍閥壓迫，解散他們的最高機關總工會而罷工了。他們爲爭自由，爭人格，爭切身的利益，一致開上前綫了。我們在他們的罷工宣言上聽着他們悲壯激昂的呼聲了。

工友們！同胞呀！大家應該明白知道京漢工友這次的行動，不僅是他們一部分的事，是我們全體工人的事呀，不僅是工人一方面的事，是我們全國被壓迫同胞的事呀！

京漢鐵路的工會是我們全國最先進、最有力的工會，倘若他們的最高機關不能開成立會，甚至被解散不能存在，那麼我們後起的、力量薄弱的工會，還能成立還能存在嗎？壓迫我們的人——軍閥及其爪牙，既解散了最先進最有力的京漢總工會，他們還不來解散我們後起的力量薄弱的工會嗎？前次唐山開灤五礦三萬多工友罷工，因軍閥楊以德的武裝警察隊和美國兵士的壓迫而失敗。萬惡的軍閥們有了胆氣了，他們以爲我們工人是容易欺侮的，工人是沒有力量反抗的，所以這一次他又敢來欺侮我們京漢路的工友，解散京漢鐵路總工會。倘若這次又被他們壓迫下去了，讓他們得了勝利，那他們的氣焰還了得嗎？那我們全國各工會不被他們剷除乾淨嗎？工友們！全國無產階級呀！這是我們全國工人的生死關頭，我們務必要全體一致起來誓死力爭呀！

全國被壓迫的同胞們！我們都是同樣的受軍閥的壓迫，約法上所賦與我們人民的自由，都是被軍閥和他們的走狗剝削完了，我們人民是絲毫的不能享受。我們受了這樣的壓迫和痛苦，我們還能忍受嗎？萬惡的軍閥們豢養無萬數的軍隊，耗費了我們人民無萬數的膏血金錢，不獨不保護我們人民。反要連年不斷的爲私利而大戰。犧牲了我們人民無限量的生命和財產，破壞了全國的秩序安甯，還要盡量的剝削我們人民在約法上所應得的自由。同胞們！軍閥罪惡，真是說不盡呵！我們不打倒軍閥，我們是沒有生路呀！現在希望我們勞苦的同胞一致向我們共同的仇人，軍閥及其爪牙反抗呀！援助我們京漢鐵路的勞苦同胞，即是爲我們全國同胞爭生存爭自由，即是打倒我們共同的仇人，解除我們共同的壓迫，求得我們共同的幸福呀！

全國同胞們！工友們！我們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已全體議決用實力援助京漢路的工友。到緊急時，我們全體（湖北全省各工團）決定取一致行動，宣告總同盟罷工，必要達到完全的目的。

工友們！全國被壓迫的同胞呀！生死關頭，時機緊迫，大家一致起來拚命的向軍閥決鬥呀！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執行委員會 一九二三年二月五號

是日，總工會爲傳遞消息起見，發刊罷工日刊，將罷工消息，公布國人，以明真像。罷工日刊第一號於此【日】出版。

二月六日，爲罷工之第三日。武漢各工團代表，組織慰問隊，各執慰問旗幟，赴江岸舉行慰問大

會，合江岸工友約萬餘人。當由京漢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長楊德甫報告罷工情形，並致謝辭。繼由各工團代表數十人演說，其最激昂者，爲工聯會正執行委員長陳天、漢冶萍總工會代表許白昊、香煙廠工會女代表陳雲青、工聯會秘書主任林育南、真報記者兼工聯會顧問張子餘、周無爲、真報總編輯郭寄生。末由工會秘書李震瀛向衆宣告閉會，並致謝辭。慰問隊遂經租界遊行示威，及華界而散，秩序井然，觀者莫不欽服。罷工三日，尙無決「結」果，總工會復致全國各鐵路工友書如下：

### 京漢鐵路總工會致全國各鐵路工友書

全國鐵路工友們！

我們因爲被軍閥打碎了我們生命般的總工會，用軍隊佔領了我們鄭州的會所，我們已經宣布總罷工有三天了。衝進軍閥官僚資本家的聯合戰線了。我們這回總爭鬥可以說是爭自由作戰爲我們全國無產階級作戰，我們甯願全體死於鋒刃之下，不願退讓的血鐘響了，戰鼓鳴了。

今天湖北全省各工團已經預備動員了，加入戰綫了，我們總工會來慰問的代表有千餘人，我們甚是感謝，甚是憤慨。工友們！我們從此已經認清，惟有我們無產階級才能幫助無產階級的戰線上絕無調和妥協呵！

親愛的全國鐵路工友們呵！你們要知道我們的生死的關頭到了，我們京漢路總工會已經率領三萬多羣衆奔往決鬥呀，衝鋒呀，我們已經要用頭顱塞滿了前綫，要用赤血染紅了旗幟呵！最後的時期來了！盼望你們整起旗鼓來，加入我們的前綫呵！來爭到我們的最後勝利呀！親愛

的全國鐵路工友們呵！我們盼望你們的：

(一) 經濟的援助。(二) 實力的援助。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各工團等已經爆烈了，盼望你們立刻起來回應呵！

京漢鐵路總會江岸辦事處啓 (二月六號)

### 長辛店罷工宣言

(銜略)頃接本路總工會來電，訂於二月四日十二時全路一致罷工。因此本工會遵照總工會命令，屆時一律停止工作。此次罷工，完全爲爭工人自由，並不受任何方面指使及任何黨派利用。特此電聞。

長辛店京漢路工會啓

## 丙 吳蕭屠殺之時期

### 子 江岸慘劇 (附第一次死傷調查表)

罷工經過四晝夜，二月七日上午，武漢各界復派代表前往江岸慰問。是日下午二時，張參謀長厚生着某軍官來，謂「奉蕭督命，特來約總工會派全權代表開始談判。如願意，張參謀長即可來會晤談，惟須先將全權代表名單開示。」總工會爲息事寧人起見，乃派張濂光等在江岸分會，與之接見。見時態度曖昧，頗難得其要領。旋由張參謀長約以五點半鐘在江岸分會繼續談判。詎至五點二十分，該代表等滿擬踐約談判，陡然槍聲大作。蓋彼約定時間，所以弛工人戒備，實則彼已接有蕭耀南轉到

吳佩孚嚴辦電令。四點鐘時，設總指揮處於扶輪學校後面，決定三面包抄計畫。於是于一九二三年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七日下午五時，中國勞動運動空前的大流血慘劇開幕了。不知死活的蕭耀南奉了吳佩孚的命令，派張厚生率領有兩營多兵隊，全副武裝，並帶繩索數百根，分三路均從車站出發；一由福建街橫抄工會左後，一由三道街橫抄工會右後，一由車站直抵工會。三道街槍聲先作，張厚生和漢口江岸第八區警察分所長立於分工會前警察崗位，身着戎裝，手持軍刀縱橫指揮。

兩軍對敵了，一邊是赤手空拳的工人，一邊是長槍利刀的兵士。

總攻擊令下了，排槍開了，煙霧彌天，天昏地暗了。我們追逃至此手顫了，淚流了，心房碎了，燦爛的工會被血染了，慰問隊集會的敝地變成血泊了。槍聲響處，血肉橫飛，工友何辜遭此屠毒！霎時許多工友應聲而倒了。一個工會糾察團派出維持秩序的工友王先瑞君，見工友慘死痛不欲生喊道：「工友們！他們殺了我們這多弟兄，我們都去死囉！」其餘的工友便上前救護死者，而王君就在這時被兵士擊斃了，死後手中猶持着「維持秩序」的標旗豎立地上。又有糾察團副團長曾五良君，因兵士橫暴，二友慘亡，乃徒手抱一兵士，一軍官即開手槍擊曾君，槍聲響處，曾君得其死所矣。可憐一個每月幾塊錢的兵士，不知爲什麼也爲軍閥盡了忠，同着曾君飲彈而死了。

三路兵隊會合了，工會包圍了。張厚生即與警察分所長移往扶輪學校側面，令號兵吹衝鋒號，以作指揮。子彈橫飛，以與工人底血肉相搏戰。工友們知徒死無益，乃分途逃命。兵士隨後追擊，赤手無抵抗力的工友被兵士逼得無路可走，又有二十餘人投江溺死了。此種慘劇，真令言者痛心，聞者墮

淚，斯時殘忍的軍閥想還在揚揚得意舉酒慶功也。

工人死傷的不少了，而軍閥底狠心猶以爲未足，又活捉去七八十個工人，插「捆」於江岸車站電線桿上毒打，這才知道他們帶繩子的用處了。然而他們還不算數，又在附近的工人住宅內，搜出了十幾個工人都槍斃了。工會委員長林祥謙君亦於此時在家中被捕。工友周依海無處逃避，佯死於尸叢中，經過的兵士，用刺刀割去他的板帶，以盜取財物。並將已死工人身上的皮襖也剝去了。並且一般餓虎似的兵士，乘此機會搶劫工人家內財物，毆傷工人家屬，搗毀工人及工會底什物，工會門首豎的國旗和匾額，均被撕了打了。林祥謙之弟元成，由家中逃出，爲兵士所見，即大呼道：「這是林祥謙的兄弟。」喊聲剛止，槍聲作了，林君死了。張厚生又令許多的兵士由警士領至楊德甫家中搜索，幸其全家已逃，徒使兵士飽搶一頓罷了。附近工會的商店，均被劫掠一空。他們財物搶多了，不能盡拿，乃強迫寄頓在食店內，次早始來取去。此等情形，誠如土匪過境，乃官廳文告誣工人爲「匪徒」，其實他們自己才是匪徒呢。七點鐘了，張厚生始集合軍隊，分佈步哨。這個時候，正是我們那最可敬愛、最不朽的林祥謙君慷慨捐生的時候啊！林君被捕，也捆在江岸車站，與先捆在電桿上受毒打的工友們一起。此時張厚生召集警察分所長、車站廠長、段長於車站內，並親自提燈於七八十人中找出林君，回顧吳段長曰：「此人是否工會長？」吳答言：「是。」張乃立命劊子手割去繩索，迫令林君下「上工」命令。林君不睬。張乃命劊子手先砍一刀，然後再問道：「上不上工？」

「不上！」林君抗聲回答。

張又命砍一刀。

「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張怒聲問。

「上工要總工會下令的。但今天既是這樣，我們是頭可斷而工不可上的！」林君慷慨地回答。

張復命砍一刀，林君遂暈。不一時醒來，

「現在怎樣？」張笑聲問。

「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可憐一個好好的中國，就送在你們這般混帳忘八蛋手裏！可歎呵！」林君切齒憤聲地回答。

張等聽了大怒，立命殺死並割下首級懸於車頭上示衆。一個轟轟烈烈的京漢路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君，就此「從容就義了。」

林君死後，其父林瑞和及其妻同至車站收屍，張厚生不許，且加種種威嚇。林君父歸家拿斧一把，並集合工友數十人再至車站，對張說道：「如不許收屍，定以命拚。」張仍不許。工人們奮勇上前搶林君頭，張命開槍，又殺十餘人。夜半了，工人家屬始漸集，將受傷工人「送」至車站醫院不能盡容，乃始「抬」至天主堂醫院，傷重者當即隕命。傷輕者送院，又不盡爲醫治，廠長且聲言醫藥費不爲工人負責。次日黎明，已死工人家屬，始來收尸，無家屬的工人，遂由慈善會領埋。這次慘殺，京漢路全線同時各地皆有，（見後之死傷調查表）茲將江岸死傷第一次調查表附列於下，其餘俟調查確實陸續發表。

死亡調查表（江岸工會）

姓名	年齡	籍貫	何廠工作	死亡情形	家屬人口	備考
林祥謙	三十七	福建閩縣	工務廠機器匠	斬首於江岸車站	父妻子女共四人	江岸工會第一屆會計幹事第二屆會計委員現任正委員長
曾玉良	三十七	江蘇揚州	機器廠車床匠	手槍擊斃於工會門首為最先流血者	妻女弟共三人	江岸工會第一屆交際幹事第二屆代表現任糾察副團長首組織工會者
陳年伯	四十一	湖北孝感	平車廠大木班工匠	亂槍斃於工會門首	妻子女三共五人	江岸工會第一屆交際幹事第二屆代表現任糾察團組長
徐言發	三十四	湖北黃陂	機器廠翻砂匠	同	妻女二人一共四人	
李開元	二十一	廣東	同	槍彈橫穿腰腹忍痛回家倒地	父母二人	
吳海發	三十	湖北孝感	平車廠工匠	槍斃於工會門首	母子女三人	
柳成有		同	同	同		
王先瑞	二十八	福建閩縣	機器合隴班車匠	同		
陳端炳	三十二	同	機器廠鍋爐匠	同		



丁道啓	陳芝槐	劉文銀	王起鵬	姜和順	梅啓發	張福狗	晏佑來	梅才詠	朱仁斌	邵承鷹	吳彩貞	林開庚
	三十		三十	二十八	三十二	三十	四十	三十	三十九	三十	二十七	四十二
湖北黃陂	同	湖北孝感	湖北北	湖北鄂城	同	同	湖北黃陂	湖北北	同	同	同	同
工務廠工人	車頭廠炭棚工人	車頭廠司機匠	車頭廠機器匠	車頭廠炭棚工人	同	車務廠車頭生火工人	車務處打鐵匠	機器廠翻砂匠	機器廠翻砂領班	車頭廠驗車匠	機器廠打磨匠	車頭廠驗車匠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亂槍擊斃於工會門首	中彈死於醫院	同	同	同
母一人	母妻子共三人		妻子二女二共五人	父母妻子女共五人		父母妻子二共五人		一妻一妾				
							〔京漢工人流血記 作工務處打鐵匠〕					〔京漢工人流血記 作林開庚〕

李啓發	二十	湖北秭歸	工務處工人	同	妻一	〔京漢工人流血記 無此人〕
龔德詠		湖北	同	同	子一	
胡興順		湖北孝感	工務處領班	同	母妻子二女二共六人	
劉長發	四十四	湖北	車頭廠工匠	同	妻子三女二共六人	
楊慶壽			車務處第一號搖 車夫	中彈死於醫院		
陳道忠	三十五		車頭廠生火工人	同	妻子女共五人	
葉志槐		江蘇上海	平車廠油漆匠	同		〔京漢工人流血記 作葉志松〕
葉青山	三十二	湖北鄂城	車頭廠加油夫	同	母妻子共三人	
張春喜	三十一	湖北宜昌	工務處工人	同	妻一子一	〔京漢工人流血記 無此人〕
秦君			車頭廠工匠	同		
林元成	二十八	福建閩縣	原爲信陽生火夫 現閑居	亂殺斃江岸三道街	林祥謙之弟	〔京漢工人流血記 作「刺刀殺斃於江 岸街道」〕
錢惠和	三十四	江蘇上海	車頭廠鍋爐匠	槍斃工會門首	妻一人	

胡如樹		安徽	機器廠車床匠	同		
劉幼亭		湖北	工務廠翻砂匠	右腿槍傷後二十餘日死於醫院		會計幹事〔京漢工 人流血記作劉幼 亭〕
劉壽真	五十二	湖北	機器廠銅匠	左膀彈傷在醫院割去死於傷後廿餘日		

聲明 外尚有投江溺斃者二十餘人，俟姓名職業調查確實再佈。又工人之妻女被殺死者四人。又非工人死者三人：二小買〔販〕一拾糞夫，皆中彈死，姓名正在調查中。

受傷調查表（江岸工會）

姓名	年齡	籍貫	何廠工作	受傷情形	家屬人數	備考
陳大發	四十六	湖北漢陽	平車廠小木班工匠	左腿被刺刀殺傷甚重	母妻子女共五人	工會平車廠總幹事
葉金州	三十六	湖北黃陂	平車廠工匠	左膀槍傷	妻子二人	同
白吉亭		同	機器廠大寫字房工人	脚被槍彈穿傷	妻子共三人	工會調查委員
劉海田	三十八	湖北孝感	平車廠大木班木匠	左腿槍彈傷	妻子二人	工會會計委員
熊啓元		湖北	工務處加油工人	腹部受傷		工務處代表糾察團 組長

任錦強		同	機器廠車床匠	頭被刺刀殺傷		
唐業華		福建閩縣	機器廠翻砂匠	槍傷		
張成寶		江蘇上海	機器廠車床匠	腿被刺刀殺傷		
姜鴻星	三十七	湖北鄂城	工務處送信夫	右膀槍傷		
周依海		同	平車廠機器匠	腿部槍傷		
樊其松	三十七	福建閩縣	機器廠翻砂匠	腿被槍傷		
黃孝生		湖北武昌	機器廠鍋爐匠	臀部槍傷		
潘得友		湖北孝感	三百二十二號路 棚工人	右腿槍傷		
祝德義		湖北	工務材料所工人	腿彈傷		
徐大鈞		湖北黃陂	工務處打鐵匠	左手彈傷		左手已割
吳志興			蒸木廠工人	雙腿槍傷		有一腿醫生要割去
吳必發	二十八		平車廠工匠	腿部刀傷	父母妻子共五人	
桂明亮	二十七	湖北武昌	機器廠車床工匠	手被彈傷		
涂云山	四十一	湖北黃陂	平工廠小木班工 匠	胸部左膀均重傷		木班代表會計幹事

林道鏡		同	同	遍身被鎗打傷		
鍾靈喜		廣東	機器廠翻砂匠	左膀被鎗打傷		
李厚元			機器廠鍋爐匠	頭部受傷		
孫小發			江岸小質〔販〕	右膀被彈傷		右膀現已割去
孫進云	四十		機器庫房工人	足被鎗傷		
吳有見	二十一	湖北黃安	蒸木廠工人	足被鎗傷	母一人	
徐少安	二十七	湖北黃陂	江岸小質〔販〕	右腿鎗傷	父母二人	
王錢田	三十一	湖北夏口	江岸機務材料所工人	同	母妻子四人	

丑 各站慘劇

(鄭州)四日京漢鐵路全路罷工實行後，駐鄭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鶚，於是日下午，召分會委員長高彬、劉文松、姜海士到司令部。見面時，靳大罵：「媽的巴子，你們不替我們開工，我們和你們幹罷！」高等將總會通告與彼，謂：「我們是奉總會命令，不能作主。」靳謂：「甚麼總會分會，真是混帳。」三人即退出。五日，一日無事。到晚上，一巡官到高彬、姜海士家，謂師長請他們到第十四師俱樂部講話。二人既至，鄭州巡警局局長黃殿辰亦在彼處，當將二人拘留，加上腳鐐手銬，如同大盜一般。劉文松聞訊大憤，謂：「分會是我們三人共同負責，現在他們二人受苦，我一人不能畏禍偷

生。」即時馳赴該俱樂部，請求與二人一同拘留。各工友聞訊，大憤黃某濫用職權，又感劉文松之義氣，罷工心更爲堅決。六日早，工人王宗培、錢能貴又被捕去，亦加镣铐。王同凌楚藩（總工會委員之一）同屋，便衣警察來捕凌，凌已他往，因將王捕去。錢從前因其子無故被巡警抓入警署，曾至警署質問，警署唧恨，故借此事報復，將兩手兩脚用麻繩緊縛，拉至車站示衆，威嚇工人。工人不但不爲所嚇，反增其敵愾之心。下午警署催人鳴鑼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復將王宗培押解北上，沿站勸告上工。王至順德，脫身至京，隨後在京四處呼籲，並向國會請願。（請願書見後。）七日上午，高、劉、錢三人被押於工會看守之，軍官買許多點心款待之，又有副官林寶第勸三人發令上工，三人不爲動。林曾作工，其父其子亦作工，彼常以此種煽惑誘惑工人，不知其賣身軍閥爲可恥，真是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矣。後又有副廠首萬玉琳見因不願上工，被十四師捕去毒打。司機彭占元、機匠馬定清均不肯上工，彭被捕至十四師，打數百軍棍；馬被警務所長胡鴻章打得口鼻流血。七日下午五六時間，更亂行圍捕多名，其姓氏及有無死傷尙待調查。

（信陽州）該處分工會執行委員長胡傳道亦於七日下午六時間，被軍隊強迫開車，不屈；斫斷一臂，仍不屈；又斫斷一臂。同時更圍殺工人數名（數目姓名未詳）。鎗擊斫殺之後，即由三五兵士各捉一人上工，工人腿上均係鐵索鎖繫。此種辦法，自江岸起各站如是，真殘酷也。

（長辛店）七日，該處分工會，突來荷鎗軍隊約一營以上，亂捕工人，倉卒間工人紛逃，被其放槍追逐，結果死十餘人，傷二十餘人，捕去三十餘人。死傷之姓名，尙在調查中。

(廣水)七日下午六時餘，該處駐紮軍隊稱：奉蕭督令，逼迫工人上工。不願，即被毒打。受重傷者頗多，有無死亡，尙不得詳。

(駐馬店)該處分工會，突於七日下午六時餘，被軍隊包圍，捕去工人二十餘名。刑嚇利誘，而工人仍不肯輕率上工，致多有遭毒打者。

(其餘)未得情形，不敢虛捏。

## 丁 慘殺後之武漢現象

### 子 圍封工聯會

京漢路罷工後，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本階級的同情，作實力的援助，以致觸怒軍閥，於二月七日下午六時餘。(距江岸慘劇約一句鐘)亦遭武力摧殘。除封閉會所外，並拘捕各工會代表數十人，內有多人受其毒打者。工會什物匾額毀劫一空。更派軍士十餘人駐守會前，有不知情形或往窺伺者，又約捕去二十餘人。

### 丑 封禁各工會

京漢路工橫遭慘殺後，接續封閉湖北工聯會，猶恐各工團有所動作，又用一網打盡的方法。於是揚子廠機器工會、漢口特別區香煙工會、武漢輪工會、粵漢鐵路徐家棚工會、漢治萍總工會輪駁工會、西式皮鞋工會、武漢調劑工會、花廠工會、人力車夫工會、西式縫衣工會、武漢蛋廠工會、武漢電話工

會、漢陽鋼鐵廠工會、牛皮工會等，均陸續被封。內中香煙、花廠、牛皮數工會並各捕去多數工友。鋼鐵廠工會，被其廠長吳任之做得尤爲辣毒，竟將素具奮鬥精神之工人開除二百餘人。各工團既被封閉，更將其自辦之工人補習學校及子弟學校，一律勒令停辦。因工潮而禁止其求學，不能不謂其有意實行愚民政策也。

### 寅 捕殺施洋

施律師洋，字伯高，湖北竹山縣人。被湖北工聯會暨京漢鐵路總工會聘爲法律顧問。因爲他極能爲勞動界謀利益，勞動界視之如明星，依之如保姆。所以軍閥、官僚、資本家忌刻萬分，久欲殺之而後快。此次京漢路流血，工聯會封閉。七日下午七時餘，施洋遂被加以「煽動工潮」的罪名，在漢寓被捕。當晚解省，拘於陸軍監獄。越八日，陰險殘忍之軍閥吳佩孚，竟命其心腹黨羽蕭耀南將他鎗斃了。時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即陰歷壬戌歲除夕日黎明六時也。

在施洋行刑之前，執法某叫寫信回家，他大聲呼曰：「中華民國就是我的家！我有什麼信可寫？我只希望中國的勞動者早點起來，把軍閥、官僚、資本家和你們這般替他們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寢皮！」執法某羞愧不堪，連叫開鎗。施君當受第二鎗時，猶高叫「勞工萬歲！」嗚呼烈矣！

### 卯 封閉真報

真報出版，即以擁護勞苦工人及一切無產階級之利益爲天職。故一般軍閥、官僚、資本家，視爲非去不可之眼中釘。京漢慘劇發生，吳、蕭於此高壓狂熱之時，遂令軍警於八日晨圍抄真報檢出關



於勞工各種文稿，及漢口特別區香煙廠工會所送「勞動福者」匾額一方，及「順應潮流，維持正義，不畏強禦，力挽狂瀾。」對聯一付，據以為證，加以「鼓動罷工擾亂秩序」八字罪名，將社址封閉。社內財產搶掠殆盡。並對其社長郭祖賁、編輯郭寄生、林相拂、張子餘、周無爲等懸賞通緝。數人乃逃往滬上，發布宣言，表示與惡魔作最後奮鬥。其附設於真報社內之閒話報，亦同遭封閉，並不准移地出版。嗣後武漢報紙，均常受軍警檢查。武昌大公報，因不附和蕭耀南，亦被迫停刊。武漢輿論界，亦以此次為空前之災犯「難」。

### 辰 官廳文電

距江岸流血約數十鐘，即有蕭耀南石印佈告，徧貼通衢。如此神速，豈事先辦就者歟。佈告中誣稱工人為「匪」，又懸賞通緝京漢總工會委員長楊德甫、江岸工會交際主任朱藍田、糾察團長羅海臣，亦誣為「匪首」。復懸賞通緝陳天、郭祖賁、周無爲、郭寄生、樊一狗、袁告成、許白昊、項飛龍、馬東陽、張子餘、張率五等，無不以「匪」銜加之。於佈告外又通電栽誣，蒙蔽真相。蕭耀南電文略。

### 戊 慘殺後之呼號與援助

江岸的流血慘劇消息傳至武漢各工團，各工團悲痛萬分，一致議決總同盟罷工，以達到打倒這狡詐狠毒軍閥的目的。遂由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幹部下全體動員令，各工團一律罷工，除粵漢路已於六

日罷工外，揚子廠當晚（慘殺之晚）即開緊急會議議決罷工。鋼鐵廠八日罷工，其餘水電等工團，均豫備陸續罷工。誰知高壓之下，被壓迫者是萬無活動之理的。粵漢路被五名軍士挾一工友，強迫上工。鋼鐵廠工會、輸駁工會亦被軍士包圍強迫開工。而豫備罷工之水電工會等，更被軍士監視，分寸不得自由，遂各含痛上工了。

###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緊急代電

各報館轉各工團、各商會、各工會、各省省議會、各學生聯合會、各團體暨各界同胞公鑒：  
京漢鐵路工會於二月一日在鄭州開總工會成立大會。乃民賊吳佩孚派遣軍警，任意將我工人之集會、行路、言論、居住、飲食種種自由摧殘殆盡。我京漢路工友三萬餘人爲爭生存、爭人格、爭約法上之自由，出於萬不得已，乃有罷工之舉。萬惡軍閥，不自省悟，不知懺悔，猶復電令蕭耀南以武力壓迫工人。蕭狗竟於七日下午五時開拔全副武裝之兵士千餘名至江岸登陸，伴約代表談判。乃代表尙未出席，兵士突即包圍工會，開鎗轟擊。工人手無寸鐵，任其屠殺，計刀殺四人、鎗殺三十四人，中彈受傷命至垂危者，更不計其數。事後反誣工人「欲毀鐵路」、「搶奪兵士鎗枝」，並「以手鎗射擊軍官」種種罪名。又捏造事實，謂有「匪徒」從中擾亂，又謂「開鎗格鬥，當場互有傷亡」，並謂「奪獲手鎗多枝」，此種騙賴誣妄之文告，不過淆亂人民之聽聞，擾掩飾自己之罪過耳。殊不知當日之事，有目共睹，此種加罪之辭，其將誰欺！此萬惡之吳賊蕭狗對於京漢路江岸工友殘殺之實情也。昨今兩日，迭接電告，謂京漢路長辛店

之工友，亦被鎗殺數百人，鄭州百餘人，其餘如駐馬店、廣水等處，均各數十人。似此橫蠻殘酷，其肉尚足食乎。敵會爲階級之同情，最先起而援助。乃軍閥毒辣性成，不准我工人抬頭喘氣，在圍殺江岸工友之時，局「同」時包圍敵會，大肆搜索，搗毀什具，拘捕各團工友數十人，並將會所封閉。工人何辜，受此屠殺！同人虎口餘生，現已力竭聲嘶。伏望全國同胞，主持正義，一致聲援，俾慘遭屠殺之數萬工友，得以伸雪；被捕工友，得以自由；並恢復京漢總工會與敵工團聯合會。至於前後所提出各條件，均應從新談判，俾得圓滿結果。民賊吳蕭，國人應如何共棄之！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 京漢鐵路總工會緊急通知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叩

親愛的工友們！我們全路工友被鎗殺的竟有百餘人。我們的總工會及分工會均被封閉，我們的工友被殺傷的更不知多少，我們工友都被兵士捆綁上工。事到如此，我們工友當然不能不忍痛上工。我們這次開成立會，原來事先得了吳佩孚的允許的，但是他後來居然大施壓力壓迫我們。趙繼賢、馮溼二賊或給我們代表以免票，或用專車送我們代表去開會，同時却運動曹吳屠殺我們。我們還再三讓步，派代表向吳佩孚求情，並停止開會。不料他的爪牙黃殿辰等竟佔據我們的總會，驅逐我們的代表。我們到這步田地，忍無可忍，才罷工要求。不料吳佩孚一面打電報給我們說好話，並派代表詭言和我們議和，一面暗用大隊兵士包圍江岸總會辦事處，開鎗襲擊，竟欲殺盡總會代表。不幸江岸分會委員林祥謙等被捕，未加審問，毫無罪名，竟將

林祥謙等四工友梟首示衆。即以江岸一處而論，殺人竟至三十七人之多，重傷者數十人，斷手斷脚殘廢者數十人。事後蕭耀南自知此種萬惡行爲，必爲全國人民所深惡痛絕，尤復誣蔑我工人爲「匪徒」，捏造我江岸工友先鎗擊軍官，冀振「掩」盡天下人耳目。唉！曹錕、吳佩孚、蕭耀南、杜錫鈞等用心之險毒，誠非人類可比呀！

我京漢工人都是有血性的男子漢大丈夫，能够讓軍閥隨便殺死我們的兄弟麼？我們兩年來血汗造成的工會，能够隨便讓他們封閉麼？我們真正就是這樣上工了麼？我們決不要灰心，決不要怕死，這口氣是必定要爭的！殺我們弟兄的仇是必定要報的。吳佩孚、蕭耀南等軍閥，都是殺我們弟兄的兇犯，我們從此是要下決心打倒軍閥的。親愛的工友們！還好，我們總工會的正副委員長等處「並」沒曾被仇人殺死，所以我們的總工會還存在。我們工友還要服從總工會命令，維護總工會。總工會現在正在計劃和進行一切復仇的辦法呢。我們各站的會所，雖然被封了，但是我們工友還要團結一致，秘密組織，以圖再舉。現在全國各工團及各界都起來援助我們，我們自己更應緊緊團結，並秘密舉出代表與總工會接洽。

工友們！我們這次的恥辱，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我們許多弟兄被殺害，更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我們大家都要下決心，誓必報仇，誓必恢復工會，誓必打倒軍閥。我們如果能下決心，如果團結一致，我們一方才可以對得住死者，一方才可以打倒軍閥我們的仇人，奪回我們的自由呀！

京漢鐵路總工會二月十日

### 湖北省工團聯合會緊急通知

親愛的工友們！連日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怎樣對付我們，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大隊軍警鎗殺三十四個江岸工友。在長辛店、鄭州、廣水、駐馬店、信陽州等處亦遭同樣的慘劫。

（死傷人數，尙待確實調查。）將京漢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等四工友梟首示衆。封閉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京漢江岸分會、香煙廠工會等八處會所。用軍隊捆綁江岸工友、粵漢工友及漢陽鋼鐵廠工友上工。通電誣陷我們工人爲「匪徒」。封閉真報，及檢查各報館各印刷局。無端逮捕本會法律顧問施洋先生。我們工友被殺者二百餘人，被捕去一百餘人，中外官廳同時戒嚴，軍警密布，斷絕交通，如臨大敵。這都是他們的德政呵！

親愛的工友們！我們從此明白了，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與我們是勢不兩立的仇人，如果他們還存在，我們是永遠被他們殘殺的。我們從此也更明白了，我們只向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要求或請願，是等於與虎謀皮；唯一的方法，只有用我們的力量，打倒他們呀！京漢總工會成立大會，受這樣的摧殘，京漢工友起而罷工要求，是不得已的舉動，是必要採取的手段。我們湖北全省工友，本階級休戚相關之誼，起而罷工援助，也是必要採取的手段。只可憐我們的實力還不够，我們的組織還不嚴密，所以使我們全體工友受倍大痛苦。我們的敵人，既用這大的壓力對付我們，我們全體工友爲保全元氣以圖報復起見，只好暫時忍痛上工。本聯合會深知日昨各業工友因受敵人襲擊痛哭流涕者不知凡幾！切齒痛恨者不知凡幾！憤不欲生者不

知凡幾！但本聯合會極希望我親愛工友鎮靜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廠。須知吾人此時惟有忍痛在廠工作，才有報仇之日，才有打倒敵人之日。殺吾工界領袖林祥謙等之仇誓死必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誓死必爭。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誓死必打倒。唯知其此，所以我們要忍痛在廠工作，才有以後的種種辦法。我們的全省工團聯合會及所屬各工會雖多被封禁，但是我們的心還沒有死，本聯合會領袖們及各工會的領袖依然無恙，現在正在計劃進行一切。我們已經派出代表到各處運動，要求全國各工團援助我們，而且這次運動是爭集會結社自由之運動，不獨是勞動階級應該爭的，也是各界都應該出死力爭的，所以我們也要求各界援助我們，我們應立即鼓起勇氣繼續大奮鬥呀！我們親愛的工友，從此還更應服從本聯合會的命令，維護本聯合會，因為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殘殺我們工友，本聯合會便是出死力維護我們工友的。

所有沒有封閉的各分會仍然團結一致，奮鬥到底。如果軍閥、官僚再來封閉我們的工會，資本家再來破壞我們的工團或開除各工友的領袖，各工會會員還要一樣的和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奮鬥呀！所有已被封的各工會仍然要秘密組織起來，團結一致，選派代表到本聯合會來，是為至要。所有已被封至不能秘密組織的，應該由有勇氣的工友不管多少人（即使三四個人）暗中組織一個秘密的小團體，服從本聯合會的命令。

親愛的工友們！軍閥、官僚、資本家殺死我們這多弟兄，我們能够忘記麼？封閉我們這麼

多工會，我們能够忘麼？我們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我們工友有一個人存在，我們這次不共戴天之仇是必報的！自由是必要爭得的！仇人必是要打倒的！我們仍然團結便是報仇爭得自由打倒敵人的不二法門。親愛的工友！如果我們記念我們的死者，如果我們紀念這次的恥辱，我們如何能够灰心呢？我們如何能够不團結呢？我們如何能够不服從工團聯合會的命令呢？

我們只要自己能够振作，不因以灰心，仍然團結一體，准有一天，萬惡的敵人是要被我們打倒的。因為軍閥、官僚、中外資本家終歸佔極少數，我們貧苦人民佔大多數，如果我們百折不回團結起來，我們便能操得最後的勝利呢。親愛的工友們！從此互相誓約，我們寧可死，但是仇人是必要打倒的，自由是必要爭得的，團結是更要維護的呀！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二月十日

自「二七」慘劇傳到全國後，北京各團體組織了援助鐵路工人後援會，上海各工團組織了全國工團工人自救會，湖南全省的工團組織了援助京漢路工會爲京漢後援。全國鐵路，津浦已於九日同情罷工，津浦、京奉、正太、道清、京奉、隴海六路代表在北京開聯合會議討論實力援助辦法。全國各工團如上海海員工會、湖南工團聯合會、湖南勞工會駐滬辦事處、上海學生聯合會、潮州工界聯合會、北京各界聯合會以及國內議員、名流、工人、學生均有具體的表示，發出極熱烈的通電與宣言。

勞動組合書記部敬告國民

爭自由

反抗軍閥

## 爭民權 反抗慘殺

中國大小軍閥們，爲了互爭地盤，年年兵連禍結，因此冤枉打死的兵士平民，簡直計算不清。全國的金錢都吸收在軍閥們荷包裏去了，他們還命令一班不覺悟的兵士天天拿槍替他們向國民要錢，他們又還天天跑向外國借款賣國，以供給他們揮霍，買軍械，養土匪兵，打戰，殺老百姓，非弄到國家財政破產以至亡國而後已。

國家的財政被軍閥們搜刮了，國家的自主與尊嚴被軍閥們損壞極了，商界因爲他們的戰亂，生意買賣不能做了，學界因爲他們不發給教育費，教職員都紛紛辭職，學生不能求學了，現在他們又來殘殺工人了。

京漢鐵路工人大慘殺案，想國民都已知道。工人們天天替社會做勞苦的工，他們爲改良生活起見，要求組織工人的團體，無論在國法在人情，都不能不認爲是正當的要求。工人所要求的，學界商界都有先例，學界能有教育會、學生會，商界能有商會，何以工人不能有工會呢？京漢鐵路各站工人代表於二月一日，在鄭州開全路總工會成立大會，洛陽軍閥用兵力禁止他們開會，並派兵包圍工人代表的寓所，監視行動。吳佩孚口說贊成民主共和，口口聲聲說他的兵只做保衛國家保衛人民之用，並且曾發表了保護勞工的主張。就這回的事實看來，是保護勞工保衛人民嗎？是民主共和的氣象嗎？軍閥們騙人的話本來是不可信的，現在吳佩孚的食言，又加上一層確實的證明了。吳佩孚天天在那裏「做北洋正統武力統一」的迷夢，他對於民衆的



醒覺與聯合非常懼怕。他知道民衆果然醒覺而且聯合起來，便不容中國再有第二袁世凱、第二段祺瑞出現了。

吳大軍閥既然派兵制止開會，沒有武裝的工人，爲力爭憲法上集會結社之自由權利計，只有出於罷工之一途。吳大軍閥在鄭州的蠻行還未了結，曹大軍閥又在長辛店施行更大的慘殺。

不但工會被封，工會職員十一人被捕，而被殺傷的工人、老百姓多至數十名，中國的軍閥只會殘殺同胞呵！

長辛店工人之流血，把工人階級爭自由爭民權的神聖決心更明白表示出來了。各界同胞如不願再受軍閥的壓迫，都應當即時起來援助以熱血爭自由民權的工人。工人們能以熱血爭自己的自由，他們一定也能以熱血爭全國人民之自由，從事反抗軍閥政治、反抗外國侵略之戰爭，他們是我們的先鋒呵！

商界工界學界同胞都應當起來向政府提出抗議，都應當組織援助罷工工人和被殺者的機關。我們知道各業工人一定要起來罷工援助，不到工人爭得完全自由的保障，是不肯罷休的。我們希望全國學生青年，鼓起在「五四」以上的熱誠援助工人。

京漢罷工乃是工人爲自由、爲工人人格的爭鬥，也就是向軍閥、專制魔王殘殺者一切黑暗勢力的爭鬥，這才是爲全國人民奪自由、爭民權的急先鋒。各界同胞應以援助此急先鋒爲自己的責任。

打倒軍閥！

工會萬歲！

自由的中華民國萬歲！

〔此宣言據京漢工人流血記補入〕

###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爲「二七」大慘殺宣言

全國工人們，農人們，學生們，及一切被壓迫的人們！這次吳佩孚，蕭耀南，曹錕，靳雲鶚等凶暴野蠻的軍閥屠殺京漢路爭自由的工人的空前大慘劇，想你們都已耳聞目見或身受了。那狡詐險惡的吳佩孚的「保護勞工」的假面具也由他自己揭穿了。軍閥與人民對抗的陣勢也更加鮮明了。打倒軍閥的要求和奮鬥也一天緊迫一天了。

這一次的大慘殺，不僅是軍閥慘殺罷工的工人，實在是軍閥慘殺爭自由的人民。在這反動的軍閥政治之下，全國人民都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繫于枷鍊鐐銬之內，橫受軍閥的壓迫和摧殘，絕無自由可享。所以目下自由是我們全國被壓迫人民的共同必需品，軍閥是我們全國被壓迫人民的共同大仇人。軍閥存在一日，人民的自由就被剝奪一日。自由與軍閥不兩立，也即是人民與軍閥不兩立。凡我全體被壓迫的人民，若不甘永遠屈服于萬惡的軍閥壓迫之下做軍閥的奴隸，就應該一齊奮起，爲我們的共同必需品——自由，去打倒我們的共同大仇人——軍閥！

軍閥之所以能殘存至於今日，一半固由於我們人民沒有革命的覺悟和組織，一半却由於國

際帝國主義的或明或暗地扶植。例如日本幫助袁世凱、段祺瑞、張作霖，英美幫助吳佩孚、曹錕、陳炯明，都是很顯著的證據。國際帝國主義深怕中國人民覺悟進步的勢力發展，將阻碍他們在中國肆無忌憚兇暴露骨的榨取，故極力用種種法子（金錢或槍械）扶植我國反動的軍閥來壓迫我國的人民，務使我國永為他們的消費市場和原料產地，以遂其操縱我國經濟政治實權的資本慾大野心。最近且明目張膽慘殺我們唐山漢口等處為爭生存而罷工的勞苦同胞，摧迫蕭耀南殺死我們的為勞苦羣衆利益而奮鬥的共產黨員施洋同志，其橫暴狠毒壓迫我勞苦人民，絕不下于我國萬惡凶暴的軍閥。所以我們一面須打倒本國軍閥，同時還須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早已對國人宣言：要救現在紛亂已極受軍閥和外力兩重壓迫的中國，只有團結全國被壓迫的人民，協同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無產階級，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之一法。現在實際的形勢更加證明我們這種主張是目下全國被壓迫的人民的唯一的出路了。吳佩孚、蕭耀南、曹錕輩的慘殺京漢路爭自由的先鋒軍，北京軍閥政府和傀儡國會的毒打請願學生和示威市民，帝國主義的慘殺唐山、漢口、上海各地為爭生存而罷工的勞苦工人，……等等悲慘橫暴的事實，都不能各個單獨解決，必須要有一個整個的統一的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才能解決。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祖師馬克思曾經告訴我們一句金言：「團結即權力」。自從這句金言出世以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聞風響應，互相團結成了國際的結合以與國際資本

主義相鬥爭，最近且使全世界被壓迫民族都覺悟了，加入了這個戰綫，造成全世界最偉大最強大的革命的勢力。我們深切的知道：只有權力才能戰勝權力，組織的權力是最偉大的權力。軍閥和帝國主義有組織，我們無組織，故我們敵不過軍閥和帝國主義。我們要戰勝軍閥和帝國主義者，必須遵守馬克思這句金言，先把自己組織起來！再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都組織在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共同的革命目標之下，一齊拼命地向軍閥和帝國主義進攻。如此，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得着！

一切被壓迫的民衆，最勇敢最覺悟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戰鬥勢力的分子，就是屢次爲爭生存爭自由而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工人同胞。這次京漢鐵路工人爲爭全國被壓迫人民所共同需要的自由而遭吳蕭等兇暴軍閥的大屠殺大壓迫，實際就是全國公敵軍閥對於我們全體被壓迫人民的最勇敢的先鋒軍的大屠殺大壓迫，也即是對於我們全體被壓迫人民的大示威大壓迫，我們最勇敢的先鋒軍組織一日不能強固，我們對於軍閥和帝國主義的進攻也就一日不能得勢。我們全體被壓迫人民的利害是與我們的先鋒軍——工人同胞的利害一致的。所以我們全體被壓迫人民對於此次京漢路工人「二七」大慘劇，絕對不能如隔岸觀火一般，須一律感同切膚，我們爲爭得我們所共同需要的自由，打倒我們共同的仇敵——軍閥和帝國主義，須首先援助京漢路及各處被封工會的恢復並促進其組織的鞏固。這是一切被壓迫民衆的共同的急切的任務。

工人們！農人們！學生們及一切被壓迫的人們！我們受軍閥和帝國主義兩重壓迫已經很够

了，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的需要已經迫在眉睫了！我們三十九個爲爭自由而慘死的同志已在血陣中招呼我們衝上去了！我們須一致團結起來奮力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爭回我們的自由以繼諸先烈未竟的偉業呵！

打倒軍閥！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無產階級團結萬歲！！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 三月一日

〔此宣言據京漢工人流血記補入，並據先驅第十七號所載原文校對。〕

### 駐廣州京漢路罷工後援會電

省港澳各工會工團工友們均鑒：二月一日，京漢鐵路工人在鄭州開總工會成立大會。因爲赴會的人數甚多，聲勢甚大，該路局長趙繼賢，就電請吳佩孚派兵干涉。那萬惡的軍閥吳佩孚，就馬上嗾使靳雲鶚、黃殿辰等，以武力制止工人開會，封閉工會會場，擄掠財物，勒令代表來賓出境，毒打拘禁工會職員。京漢鐵路工人，無端遇着軍閥壓迫，連集會結社都不能自由，爲反抗暴力起見，遂於二月四日全體宣告罷工。六日早晨，鄭州軍警將工人代表四人捉去。七日上午，軍警又包圍長辛店工人，捕去首領十一人，當時有工人二千餘，環請釋放，軍警放槍轟擊，工友被斃及受傷者無算。漢口軍警又槍斃工人三十九名，分會長林祥謙慘被梟首

示衆。那末粵漢鐵路北段，也舉行同情大衆罷工了。萬惡的吳佩孚，並令洛陽兵工廠五百担任開車，做鷹犬的蕭耀南，也派出兵士担任司機之責。同時工人已拆毀漢口江岸南邊一段的鐵軌，來做抵制。這一次風潮，真是愈弄愈大。

親愛的工友們呀！我們要知道京漢鐵路這一次的罷工和普通的罷工不同，他們起初沒有提出什麼重大的要求條件，也沒有想到要發生罷工的舉動，完全是由外力逼成的，是因受軍閥壓迫而發生的。他們宣言中所說：「爲自由而戰爭的問題」，並不是京漢路工人局部的問題，是全國工人的重要問題，也是全國人民的重要問題。我們站在同一階級的人應該怎樣同情呵！當這種噩耗傳來到廣州之日，有許多省、港、澳工會代表正在廣州開春節聯席會議，時有某某君代京漢鐵路出席，報告一切，即由全體一致發起京漢鐵路罷工後援會以爲聲援。隨於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舉出辦事員，議定進行方法兩種：一爲經濟的援助，一爲聲氣的援助。

親愛的工友們呀！我們爲反抗軍閥壓迫起計，爲爭自由起計，對於京漢鐵路罷工，無論團體個人，都應該加以充分的同情；對於京漢鐵路罷工後援會，應該加以十分的力量，我們快快一齊起來，加入這一次後援會的運動呀！

### 南洋華僑五團體通電

北京工人週刊社轉北京國會、各省議會、各工團、各學生會、各教育會均鑒：頃接祖國來電，驚悉湖北督軍軍閥吳佩孚、曹錕、蕭耀南慘殺路工四十餘人，封閉武漢工會數十所。迭聽

之下，無任憤恨！溯自歐洲產業革命以來，勞資兩階級已成對壘之勢，利害上既根本相反，爭議處當必時有所聞。爲政府者，莫不居第三者地位而思設法調劑之，從來未聞一方袒護資本家一方仇視工人而敢肆意屠戮者〔註〕；有之，乃自蕭吳曹等賊始。是此獠不獨僅爲中國工人之敵，而亦世界工人之敵也。且世界近幾十年來，受各種經濟帝國主義者之壓迫，釀成不安之現象，而無恥武人政客又甘爲虎作倀，是而可忍，吾民將來尙有曠類耶？同人等雖身居海外，然皆來自祖國，固與我工界兄弟生長斯土，歌哭斯土，廬墓斯土。時至今日，實不忍作隔岸觀火，坐令我兄弟廬墓塗炭於萬惡軍閥之下而不救。用特電告全國各界速起奮鬥，務必驅除此慘殺我工友之元兇而後已。吾僑雖不能親來與此獠鬥，然亦誓必盡力爲國人援助成功也。臨電愴惻，伏乞矜鑒。

南洋華僑總聯合會，南洋英屬華僑學生聯合會，南洋華僑女權運動同盟會，雪蘭莪錫礦工會，南洋樹膠聯合會啓。二月二十五日。

### 山海關京泰路工會電

北京晨報、工人週刊、上海申、商報轉全國商學軍政各界及各工團同胞鑒：近來軍閥魚肉國民，官僚挑撥內爭，國已不國，我等手無寸鐵之工人，受政治上與經濟上之橫壓，實國民中之最勞苦窮困者也。今商學二界，均奮勇爲國運動，爲全體人民謀福，我等工人極爲感佩，並願

〔註〕這一論點錯誤，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壓迫工人階級，從來未居於第三者地位。

爲後援。茲京漢全路三萬餘工友爲開會不成與受壓迫過甚，已於四號全體罷工，諒各界早已耳聞目見。我等工界對於此舉，自當以實力援助，一致向黑暗勢力奮鬥，誓必達到目的，雖死亦所不辭！尙望各界即時與以強有力之援助，庶幾使光明之勢力日增，反動之黑暗勢力日減。萬一工界不能戰勝於黑暗勢力，亦即國民不能戰勝於黑暗勢力！蓋京漢路工友此次之舉動純屬反抗壓迫，爭我同胞人格，還我同胞自由。凡屬親愛之同胞，請即奮起，一致行動！臨電急迫，不勝禱切之至。

上海關京奉路工會叩魚〔六日〕

### 北京鐵路工人罷工後援會

(一)

全國各工團、各報館、各學校均鑒：本月一日京漢路總工會在鄭州開成立會，橫被軍閥蹂躪，激成全路罷工之舉，經過情形，當荷洞鑒。查結社集會之自由，明明載在約法，無論何人，不得侵犯。今竟突遭軍閥武力之破壞，根本大法，從此墮棄。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年來軍閥跋扈，政治昏暗，日甚一日，人民法律上之自由，無時無地不遭蹂躪；徒以團體不堅，不能爲強有力之反抗。今以京漢工友之團體堅實，組織精密，猶且不免，何況其他。吾人須知此次軍閥之壓迫京漢工人，實所以試驗國民反抗之力量；而此次京漢工人之犧牲奮鬥，實即爲中華民族爭自由而力戰。人愛自由，孰不如我，凡我國人，其各奮起援助即速加入戰線，以與彼軍閥決最後之雌雄！臨電不勝憤慨之至。

北京鐵路工人罷工後援會陽〔七日〕



(二)

全國各團體、各報館、各學校均鑒：今晨九時，長辛店京漢鐵路工人因不依京漢局長趙繼賢限期上工，突被駐紮該處之第十四旅及近畿游擊隊軍士開槍轟擊，當場擊斃者四人，垂危者三人，重傷者四十餘人，輕傷者不計其數，並擄去俱樂部幹事數十人，遞送保定，生死未卜。似此公然與吾民宣戰，尙不奮起討伐，等待何時？噩耗傳來，京中人士莫不髮指皆裂，不日即有相當對待，望國人一致奮起。臨電不勝悲憤之至。

北京鐵路工人罷工後援會叩陽〔七日〕

北京學生聯合會

(一)

上海、漢口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學生聯合會、各法團、各學校、各報館轉全國同胞均鑒：年來軍閥橫行，民不聊生！自國會恢復，爲虎作倀，並肆兇殘。京漢路工人因爭集會自由，橫被軍閥摧殘，不得已罷工。乃長辛店軍警橫捕工人代表二十餘人，濫用肉刑拷打，並擬一並槍斃。該地工人環請釋放，而保定方面密電大隊軍警包圍，開槍擊殺，工人手無寸鐵，身困重圍，死者三十人，重傷者五百餘人，其餘四千人概被困圍，飢寒痛苦，慘不堪言。夫集會結社載在約法，工人亦屬國民何竟遭此慘酷。將來推廣效尤，人民將無噍類。除由敝會極力募捐，切實援助外，謹代五千流血工友哀告全國父老之前。務請本打倒軍閥之熱

忱，共張撻伐，予工界同胞以實際上之援助，以維自由。臨電憤慨，佇候救援。

北京學生聯合會印

(二)

長辛店鐵路工會並轉鄭州總會暨工界全體同胞公鑒：頃於報端得悉工界同胞橫遭壓迫，爲爭自由之故，不得已而罷工，實深感憤。我國政治不良，軍閥肆虐，凡士、農、工、商各界同胞，莫不備受壓迫。鐵路上服務之同胞，晝夜辛勞，飽暖難得，此次爲要求改善待遇及爭自由之故，而開會集議，乃爲法理人情所許；乃軍閥橫加干涉，而政府一味袒護，實不啻將工界同胞之自由剝奪盡淨。是可忍，孰不可忍。尙望工界同胞堅持到底，非至工資增加、工作減少以及一切不良之待遇改善、一切束縛自由之障礙解除不止。京內同人願爲後盾，設法接濟。再者，國會毆打請願驅彭學生，血肉橫飛，慘不忍言，受賄賣票，毫無顧忌。政府破壞司法，蹂躪人權，彭允彝以一無恥政客尸位教育，污辱學界。京中同人，已決定推翻國會，擁護司法，力爭教育之行政及經費完全獨立，以澄清教育，保障人權。政治清明，我工界同胞亦與利焉。務望工界同胞共起合作，則國受其福矣。 此敬頌公安。

北京學生聯合會啓

### 上海工商友誼會

敬啓者：連日滬上中外報紙載有全國將舉行大罷工之說，以致人心惶惶，羣情不安，一旦實行，於國家元氣工商損失必然巨大。但究此種謠言之由來實緣於政府不納民意，聽從軍閥之

意志，窮兵黷武，格殺同胞。若非國民自決，軍閥之兇橫將益滋蔓。即如此次京漢路工人，因開會竟至殺戮百數十人，法律顧問施洋，亦無故被吳佩孚、蕭耀南串通槍斃。律師爲法律代表，人民之保障，今我國將次收回治外法權之際，法律尤當尊重，何吳蕭不顧法律，不問是非，擅殺律師。其違法殃民之罪，顯然昭著。凡我國民，自應一致聲討。故本會對於吳蕭二軍閥，主張請願政府國會及各省軍民長官，全國各團體暨四萬萬同胞，同起聲討，誓必依法懲辦。則此種謠言即可息，而廢督裁兵亦可見諸實行。否則強權公理，必有勝敗之分，願我民國官吏，各界同胞，速起自覺也。

### 全國工團工人自救會

國會諸公鑒：此次鄭州工人集會，吳佩孚蕭耀南無故干涉，更慘殺工人，死者數百，軍閥之淫威已極，人權之保障何存。竊勞工神聖，世有定評，民國新憲，亦有勞工專章。今武人橫蠻至此，全國工界人人自危。諸公代表人民，應請據法力爭，以伸國法而維人道。

全國工團工人自救會上海部叩寒〔十四日〕

### 湖北旅京同鄉會

北京、上海、漢口、廣州暨各省各報館轉各律師公會均鑒：此次吳佩孚、蕭耀南縱使軍警槍殺京漢鐵路工人，並捕殺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律師施洋，噩耗傳來，實深痛憤。夫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既爲約法所規定，工人之有工會猶農商學界之有農會商會及學會也。

工團既非違法之舉，律師職責原在擁護法律，保障人權，今施洋竟無故慘遭殺戮，似此濫用軍權殘民以逞，不特破壞司法之獨立，即律師執行職務亦將人人自危。貴會爲集合律師擁護法權之機關，務希依據法律聲罪致討，以保障諸律師之地位，而杜軍閥蹂躪司法之漸。本會同人，即當仗義前驅，以與萬惡軍閥相周旋也。

湖北旅京同鄉會叩

### 上海學生聯合會

漢口工友均鑒：人民集社自由權之被蹂躪者久矣，諸君爲此而奮鬥，遂被慘禍，死者達三百人，凡有血氣，莫不髮指！吳佩孚早視京漢路爲其私產，提款扣車，橫行無忌，復嗾使其部屬慘殺工界同胞，號稱政府當局者竟等聾瞶，寧非咄咄怪事。諸君在壓力之下單獨犧牲，勢難堅持，尙望團結固有精神，共圖奮鬥，最後勝利必歸羣衆。謹據積憤，藉表同情。現狀如何，並盼見示。

上海學生聯合會漾（二十三日）

### 旅滬湖北自治會

各報館轉全國國民公鑒：集會自由載在約法，炳若日星。鐵路工人開會，有何罪名，而遭慘殺？遷怒於律師，尤屬蔑視人權。况梟首示衆，民國無此刑；罪及妻孥，自古無此法。而吳佩孚、蕭耀南輩悍然行之，真暗無天日也。我主權所屬之全體國民，苟長此隱忍，一任挾持蠻力者橫行無忌，哀此子黎，寧有噍類。敝會同人以爲全體國民應有兩種表示：（一）設法救濟被害工人之家族，安慰死者；（二）一致與無法無天之吳佩孚、蕭耀南等決鬥，保障生者。以上

二端，一在表人類之同情，一在救國法之淪亡。迫於自衛，毫無黨派作用。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旅滬湖北自治協會印

武漢學生聯合會

北京政府、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工會、學生聯合會、各法團、各學校、各報館均鑒：京漢鐵路總工會於本月一日在鄭州開成立大會，各省工團派往慶賀之代表不下六百人，而局長趙繼賢、馮澐電告吳佩孚，竟派軍警將該會搗搶一空。工人無可如何，只得一面將總會暫移漢口，一面停工要求五條件，靜候解決，並無暴動。而停工未四日，鄂督蕭耀南竟誣工人爲「匪徒」橫加槍殺，誣會長林祥謙「懷手槍」而梟首示衆，以律師施洋會爲車夫會作仲裁而槍殺之，以真報館主持正論而封閉之。非唯湖北全省各工團皆被釘閉，即往鄭州之代表亦暗令通緝，通計沿路各站慘殺之工人實有三四百人之譜。想集會自由載在約法，工人不幸被擠爲無產階級，要亦中華民國之國民，況勞工爲富之父，創造世界實惟工人是賴，而集會猶不許，天下豈有是理耶？且工人罷工，各國常聞。要求出於不得已，當局宜體恤之不遑，而洛吳、鄂蕭竟冒不韙，下此辣手。據鄂蕭布告，槍決工人根據「懲治盜匪法」也。嗟呼！稍違軍閥意旨，即「盜」也「匪」也！學生、律師、新聞記者皆視爲「盜匪」而殺戮之也！株連波及，吾人寧有生存之餘地？似此草菅人命，蹂躪民權，真是暗無天日。噩耗傳出，普天同憤，敵會目擊其事，能不傷心。本宜早將此事，揭示全國，無奈處於積威之下，郵電被查，開會被禁，而辦事

職員，又多因寒假返梓，先天下而聞知，後天下而通電，頂天立地抱恨何如。茲由武漢各校留校代表公同議決，爲工人向當局要求下列事項：（一）由政府明令保障全國工人集會結社自由。（二）懲辦趙繼賢、馮漢及鄭州肇事軍警長官。（三）工會啓封，並送還賠償搶毀之各種物件。（四）厚恤被害工人家屬及恢復真報館。（五）由政府明令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罷工刑律。諸公見義勇爲誰不如我，敬祈大聲疾呼，一致聲討，予工人以精神及物質之援助，而向軍閥進攻，則軍閥絕跡，工人出頭，亦未始非吾各界本身之幸事。謹代泣呈，不勝盼禱。

武漢學生聯合會叩寢（二十六日）

### 武漢學生聯合會

中國人民因爲在軍閥與帝國主義兩重高壓之下，故約法上所賦予人民一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身體種種之自由權，皆已剝奪無餘。名義上我們雖爲民主國家的自由民，實際上我們比封建時代和殖民地的奴隸還不如。這種例真是紛如牛毛，不論在北京、上海以及各省都可以舉得出來，而且舉不勝舉。我們中國人民真痛苦呵！我們學生忝在志「知」識階級〔註〕，有見及此，爲全體同胞獲得自由權利計，在各處都曾率領羣衆大聲疾呼「還我自由」！如北京廢止治安警察條例運動，便是顯明例中之一個。

〔註〕 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

此次京漢鐵路工友大罷工，是因軍閥禁止他們成立總工會而起。其詳情已登載各報，此地不再細述。他們此次偉大壯烈之舉動，在表面上觀察，雖為爭他們自己的總工會而戰，在實際上觀察，實無異於為中國全體人民爭集會結社一切自由而戰，這是何等有光榮的事呵！凡是中國人民應該向此數萬勞苦同胞表無限之同情與敬意。現在他們已是在北洋軍閥吳佩孚、曹錕、蕭耀南壓迫之下失敗了。北自長辛店，南至漢口，被殘戮者百餘人，打傷者不計其數。殺死的人不許收屍，打傷的人不許就醫，深夜逮捕的人不許着衣履，割下工人血淋淋的頭掛在火車上沿途威嚇別的工人，放火焚燒工人的住屋，禁止商店賣米菜給工人，縱令兵士強姦工人的妻女，似此慘無人道，簡直比生番的行爲還不如。這便是北洋萬惡軍閥在京漢路上做出來給我們全體中國人民看的。

中國政治不上軌道，以致實業不振，教育破產，商務蕭條，人民困苦。政治所以不上軌道的原因，便是軍閥橫行之所賜。現在人人都知道，欲完成中國為一個自由的獨立的共和國，便非由全國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做一番政治革命不可。勞動者佔人民中之最大多數，而且握有社會生活之最大權力，欲民主政治革命成功，萬萬離不掉他們。考之各國往事，可以證明。故我們對於工人尤應結成休戚一體的親密的關係。此次京漢路工人的奮鬥與犧牲，便可證明工人革命性的富有與發達，和我們其他被壓迫的人民一樣。

茲提出對於援助京漢工人辦法如下：

(一) 由總會通告各地學生會舉行京漢工人及律師施洋追悼大會。

(二) 由總會通告各地學生會募捐，撫恤京漢死傷工人。

(三) 由總會通電國內外，宣佈北洋軍閥吳佩孚、曹錕、蕭耀南殘殺工人之罪惡，並宣言要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身體絕對自由權，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罷工刑律。

(四) 由總會通告各地學生當多設工人補習學校，以提高工人知識，並促其有階級覺悟。

(五) 通告各地學生會應當爲京漢工潮事出一特刊。

提出者武漢學生聯合會代表劉愚真、張紹康、何恐。

### 王宗培姚佐棠等四十八人請願書

爲請願事：查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處罰，載在約法，決不容妄加侵犯。工人亦人民一份子，當然享有此等權利。以事實而言，兩三年來，我國工人到處成立工會，在南方一帶官廳皆承認之，爲法定團體而助其發達。同一國之下，待遇胡可兩歧。是按國法證之實例，我工人之應享有集會結社等自由權，絲毫不容疑者也。乃近因京漢鐵路工人擬於本年二月一日，在鄭州開全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竟致橫遭當局百般摧殘，以武力壓迫，欲根本剝奪工人之自由。於二月一日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率警槍毀工人牌額匾等物，估據工會房屋，命令旅館不得賣與工人等食物，命令旅館不得容留工人等住宿，勒令工人及來賓等忍餓出境。京漢工人乃爲萬種蠻橫慘苦相逼，憤不欲生，遂出於不得已之罷工舉動。而車



務段長何開成，警察段長胡鴻章等，又乘機爲虐，驅捕工會職員王宗培等五人，加以手鐐脚鐐之非刑，嚇以不上工即立予槍斃。強迫工人發電捏造謠言，強迫工人打手印負使工人上工之責。種種慘無人道之舉，不可勝言。事後調查，始知此次禍端，完全爲京漢局長趙繼賢所激發。蓋工人等於籌備之前，曾經稟明趙局長，而得其許可者計有數端：（一）改放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假於二月一日。（二）自北段來鄭州，請由趙局長發給免票數十張；自南段來鄭州者，請由南段局長許掛頭等二等車二輛。是工人等非秘密私行集會可知。不料趙局長一面准許各工團代表集於鄭州，一面電告吳巡閱副使，謂：「工人等未經地方官廳許可集會，竟敢明目張膽聚衆招謠，不特影響所及隱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謬絕倫，將來羣起效尤，愈演愈烈，務祈塵上迅飭預爲防範，切實監視。」等語。是趙局長對於吳副使之措詞，似不知其有發免票掛車輛之事者。工人等俱在夢中爲趙局長一人所播弄，致演成罷工數日，殺人數百之慘劇，不知趙局長究竟是何居心。或謂京漢路局舞弊太多，恐爲工人團體所發覺；是否屬實，則非工人等所忍言矣。罷工後，工人等請求調和，亦是據理求平，苟當局稍存顧念國家交通，尊重人民權利之意，則應立允工人之要求恢復工作，早亦無事。乃路局立意與工人爲敵，竟於各站調兵遣將一若殺盡我工人爲快心者，致南北同有槍殺工人之慘劇發生。曾於六月寅夜捕我長辛店舊職員十一人，赤身提送保定，至今生死未卜，據聞已經槍斃二人。次日又以重兵迫工友上工，竟敢開槍轟擊，工人赤手空拳躲避不及，被擊死者五人，受傷者六十餘人。現在長辛店

爲重兵包圍，出入不能自由，死者不得葬，傷者不得醫，生者不得購食。光天化日之下，竟演戰場地獄之行。同行「時」武漢工人亦被蕭耀南派兵槍殺三十八人，傷及二百餘人。種種橫暴慘酷，言之駭人聽聞。血氣之倫，莫不憤慨。津浦鐵路工人亦純爲此不平，而決行罷工援助。各路工界亦羣情激昂，不願工作。工人等爲自由爲國法，皆不得不作困獸之鬥。非敢妄動，致羅法紀，苟得其平，工人等又有誰不愛平和哉。工人等不善筆墨，語無論「倫」次，意多不盡。即上所陳，亦可見民權之被蹂躪已盡，工人之冤枉，殆達極點矣。諸君關心民瘼，於此空前之慘劇必已注意察悉。此事非但京漢、津浦兩路工人之關係，乃係我工界全體之關係，乃民權被蹂躪之關係，乃國家被破壞之關係。長此演進，民難爲民，國將不國矣。我國會有保障國家大法之責，議員係人民之代表，務請諸君對於此毀法殘民之當局請政府與以相當之制裁，爲此被蹂躪之數萬工人，求一安全之途徑。工人等所請願之件，謹列於左：

(一) 集會結社之自由載在約法，工會設立，政府再不得非法干涉。

(二) 政府應從速釋放非法逮捕之京漢路各總分會一切職員及工人。

(三) 請政府立即撤退長辛店等處監圍工人之軍隊警察。

(四) 請政府嚴懲趙繼賢、馮溥、黃殿辰、何開成、胡鴻章等及鄭州、長辛店、武漢肇事之軍警。

(五) 請政府從速撫卹死傷工人及其家屬。

食。  
(六) 請政府從速運糧賑濟京漢全路工人，並不得禁止長辛店工人及其家屬自由購買糧

物品之損失。  
(七) 要求政府賠償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被警察焚燬房屋之損失，及各處被軍警搶掠搗毀

右列八條，皆工人等不得已之請求，願我議員諸君速為議決，咨達政府照行，則我工人等自當感激無窮，安心作工。倘政府不自覺悟，而仍繼續壓迫，則非木石，誰肯坐斃？雖犧牲全工界之生命以爭人格自由，亦所不惜矣。悲憤哀慘，竭誠請願，萬望國會政府勿使工人失望。工人幸甚，國家幸甚。伏乞鑒核公決施行。謹上衆議院。

請願者王宗培、姚佐棠四十八人。介紹議員吳昆、胡鄂公等。

### 議員吳崑等提出質問案

(上略) 此次工潮發生，交通阻塞，舉國騷然，小之影響國家之收入，大之引起社會之紛擾。在政府一方面，宜如何持平處理，消弭無形。不料為時已近旬日，而風潮反益擴大。使非速籌妥善之方，恐貽治緣益勞之患。本員等分屬人民代表，茲以職責攸關，特擬辦法四項如左：(一) 臨時約法第六條第四項，人民本有集會結社之自由，現在所有工會，政府自應依法允許存在；(二) 釋放關於此次工潮之被捕者；(三) 關於此次工潮之死傷者政府從優撫恤之；(四) 撤退臨時增調彈壓軍警，同時恢復各路工作。以上四項，似屬平情近理，且足維持

路政。故特條具意見，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八項及議院法第八章之規定，建議政府。是否有當，尙祈公決。

### 衆議院張樹森對於工潮亦提出質問書

(上略)以中國勞動均等之民，而又資本缺乏，本國無資本家〔註〕，所有貫輸資主者，惟國際資本家，吾國偏又人繁絕地球，勞動著世界；人以資本駕馭，我以勞動相埒，全國二萬萬方里，將成國際資本佔據之場，而四萬萬民族惟持勞動之業。以吾國現勢，因經濟逼迫，實演成一種勞動國的國情下，豈可不有誠實保護勞動的自覺。若無自覺，則是相率四萬萬人而自奴於外人。若有自覺，則於救濟生活而生之集會，爲何而不肯袒手承認？此應行質問者一。約法有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以救濟生活而生之集會，於社會安寧秩序不能認爲有妨害。不有妨害社會安寧秩序之集會，自由剝奪，是否違犯約法？此應行質問者二。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率領軍警制止工人集會是否政府命令，抑或承認此事？若政府命令或承認此事，是否政府蹂躪人民集會自由，故意違法？若未命令，未承認此事，是否政府對於濫用職權，違背約法之黃殿辰等，應行即予懲辦？此應質問者三。京漢局長趙繼賢率同軍隊殺傷工人多名，並傷居民，又逮捕多人，否是政府命令，抑或承認此事？若政府命令抑或承認此事，是不問其罷工原因正當與

〔註〕所謂中國「無資本家」，是否曲史實。

否，而即行調隊轟擊，不問其罷工原因正當與否，政府措置失當，即行調隊轟擊，是否政府濫用職權，草菅民命？若未命令，或未承認此事，是否政府對於擅調軍隊草菅民命之趙繼賢等，應行即予懲辦？此應行質問者四。（下略）

### 議員胡鄂公等提出查辦吳蕭案

爲提案查辦事：此次京漢鐵路工人受逼罷工，復被吳佩孚、蕭耀南等先後嗾使軍隊襲擊，捕各情，全國報紙日不絕書。迭由本院同人提案質問，政府亦概置之不理。初恐工人必有犯罪之處，吳蕭處置未必居不常也，及據各方面調查此事之實在情形，乃悉京漢鐵路工人早已設有分工會十六處於沿線各站，曾經路局允准，嗣爲統籌會務起見，遂議組織一京漢路總工會。定於本年二月一日在鄭州開成立大會，事先會將開會宗旨時期及地點登載各報，並經該路局長趙繼賢等許可，同局特准實行者二事：（一）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例假，准其改在二月一日，俾使工人赴會。（二）開會日自北段赴會者，該局長准予發給免票數十張，自南段赴會者，准許掛頭二等「車」各一輛，以便運送工人代表及來賓等人。既屆會期，各處赴會者方在踴躍歡迎，共慶盛舉。不料吳佩孚突派大隊軍警強佔會場，禁止開會，搗亂牌匾什物，痛毆工人。復令客棧不准留住來賓，飯館亦不准售賣食物，勒令與會者立即出境。繼又驅捕工會職員王宗培等五人，手銬腳鐐，酷刑毒打。其他與會諸人之被傷害者不可勝數。因此激生月之四日全路罷工之風潮，以爲要求恢復總工會之表示，並將總工會會址遷於江岸，各重要職員亦會集於此。吳佩

孚、蕭耀南等不自省悟，復派軍隊包圍會址，擊斃重要職員及工人五十餘名，受傷者三百餘人。其餘工人畏罪逃避，迄今流離失所者亦數百人。工會正會長林祥謙，當被誣爲「匪徒」，梟首示衆。而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施洋亦被捕殺。且復縱令軍警，四出抄掠工人家宅，此京漢路工潮經過之大概情形也。夫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原係約法所賦予，工人亦人民一份子，工人之有工會，亦猶農商學界之有農會商會及教育會也。今工人依法集會，毫無越軌行動，而吳蕭竟縱使軍警橫加摧殘，是乃蹂躪人權，破壞約法，其應查辦之理由一也。且十六處分工會懸牌結會早經成立，則由分而合之總工會，不惟非約法之所禁，抑亦諸路成例之所許也。況開會之前，業經陳報允准，忽於臨時盡食前言妄逞殘暴，是乃有意誘陷，故入人罪，其應查辦之理由二也。罷工之舉，原爲吳蕭所激成，在工人方面，不過遭受意外壓迫，呼籲無靈，特出此最後手段，以求約法上所許可之集會自由得以實現而已，原非軌外行動，何能妄加刑辟。今竟誣爲「匪徒」，圍攻捕殺至數百人之多，而流離失所及家宅之被其抄掠者尤衆。吳蕭此種舉動，正與刑律所定之殺人罪及強盜罪相合，此應查辦之理由三也。尤其駭人所聞者，莫如捕殺律師施洋一事。夫工人集會既爲約法所許，律師職在擁護法律，保障人權。施洋身爲律師，受工會之聘充法律顧問，乃其分所應爲。半年以來，武漢各種工人與僱主之交涉，施洋莫不盡力調處，俾得和平解決，成績俱在，不可誣也。今工人突受軍隊之摧殘，無法自衛，迫而罷工，對於當局之橫蠻，既非法律所能與爭，對於工人之憤激又豈施洋所能制止。

而吳蕭竟於圍殺工人之餘，復捕施洋，誣以煽惑，逕行槍斃。施洋而可殺，則凡與工會工人有往來關係者，無不可殺矣。守法之律師而可殺，則凡受人之賄而執行律師職務者，因當事人之遭非法蹂躪，亦可連帶被蹂躪矣。吳蕭等此種破壞司法，冤殺無辜之行為，已構成刑事罪犯，其應查辦之理由四也。綜此四端而言，則吳佩孚、蕭耀南以現在軍事長官而濫用職權，違法殃民，事實昭著，道路側目，非速促政府免其現職，嚴行查辦，不足以尊重約法而平公憤。

況比年來吳佩孚、蕭耀南擁兵自衛，武斷國政，遍布爪牙，割據地盤，竭各省億萬之膏血，養無數虐民之虎狼。禁紀自治以阻遏民意，挑撥內亂以逞其私圖，民怨沸騰而不之顧，外患厄迫而不之恤。種種罪惡，罄竹難書。若復聽其橫行，國家前途，何堪設想。本席身為國民代表有護法救國之責，當此裁兵統一呼聲最高之時，而有軍閥專橫毀法殘民之舉，心所謂危，不避強禦。謹依法提出查辦案，是否有當，即希公決。提出者胡鄂公、尚鎮圭、彭養光、李燮陽、李調元、張樹森、時功玖、汪曦鸞、張善與、任煥藜、段雄壽。

政府答復議員吳崑等質問案，語語袒護軍閥，我們早已預想到了。那有軍閥的臣妾肯替工人說話的道理呵。議員胡鄂公對於政府底答復不滿意，所以另行提出了查辦吳蕭案，這一紙空文有無效力，我們可以想到。畢竟勞動者的問題還是在勞動者自決呵！

### 京漢鐵路總工會及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駐滬辦事處宣言

軍閥吳佩孚、蕭耀南禁止京漢工人集會結社，乃是軍閥剝奪一切人民自由的先聲，他們慘

殺京漢工人，乃是慘殺他處工人的先聲。所以「二七」事件（即吳、蕭屠殺京漢工人事件）發生以後，我們都很明白，這不僅是京漢工人的事體，乃是全國工人的事體；不僅是全國工人的事體，乃是全國各界同胞的事體。

可是，在吳、蕭高壓之下的鄂、豫、直，此時已然沒有我們公開活動的機會了！我們後死者，要爲被難諸工友復仇，要爲全國同胞爭生存與自由，要聯合全國同胞來完成打倒軍閥的任務，更須找一個較妥的地方來策劃進行，因此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特在滬上設了一個辦事處。他的任務是：

（一）宣佈軍閥壓迫慘殺工人的真相。

（二）聯合各界同胞向軍閥總攻擊。

各界同胞諸君！各地工友諸君！亂亟矣！民億矣！「軍閥不死，大亂不止」。尙望齊仗正氣，共殄妖氛。工人幸甚，各界同胞幸甚。謹此宣言，毋任迫激。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京漢鐵路總工會駐滬辦事處

### 告各界同胞

同胞們！吳佩孚和他的走狗蕭耀南殘殺京漢鐵路工友的事情，範圍擴大，業已波及全國了。這是何等的痛心呵！往日我們只說是不做工就沒有飯吃，那曉得現在不做工就要殺頭。那林祥謙的頭血淋淋的掛在火車頭上，是何等痛心呵！那信陽州工友胡傳道的手臂，被砍落在草



地上，枯瘦血污，是何等痛心呵！那江岸、信陽、鄭州、長辛店等站天天聽着工友家族的哭聲，或是兵士戲侮及婦女哀啼聲，或是父死母逃的幼兒啼飢號寒聲，是何等痛心呵！我們工友沒有洋錢，平時受了欺侮壓迫，無人肯說公話代打抱不平；幸而有那漢口真報替我們說些話，那曉得吳佩孚、蕭耀南把那報封了，還要抄沒他的財產，是何等的痛心呵！律師施洋是一個俠心熱腸的人，當我們工友受強權壓迫的時候他很肯犧牲一切替我們爭幸福，那知吳、蕭竟將他捕去，在陸軍審判處槍斃了，是何等的痛心呵！目下武漢方面，恐慌到了萬分，天天捉人，而且不僅是捉工人，也有教員，也有學生，也有商人，也有報館記者。那些天良泯沒冷酷萬分的軍警偵探，這幾天到處藉此敲詐良懦，大發其財，是何等的痛心呵！同胞們！自由、身體、生命、財產、言論、行爲的一切自由，是約法所賦與的。約法是先烈的血換來的。我們同胞這十二年間擁護這幾十條約法，是經了幾樣大的犧牲。吳、蕭竟敢這樣殘殺工人，槍斃律師，封閉報館，這就是推翻約法。推翻約法就是推翻共和，就是對於國家和全國人民造反。造反即是國家國民的公敵，凡屬中華民國國籍的人，不管是何黨、何派、何階級、何團體均當一致聯合，討伐逆賊吳佩孚及其走狗蕭耀南。現在國民的態度竟這樣沉寂無所表現，是何等的痛心呵！同胞們！附和吳佩孚、蕭耀南的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應該一致討伐的。反抗吳佩孚、蕭耀南的都是我們的友人，我們應該一致聯合起來打倒吳、蕭呵！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京漢路總工會駐滬辦事處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十四號

## 漢口真理報被封後之宣言（第一號）

敬啓者本報已於本年二月八日被吳佩孚、蕭耀南命令軍警封閉，館內重要財產搶掠一空，同人等俱在密擊之列。竊本報自昨年雙十節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大遊行之日出版，迄於本年二月八日，即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被封之次晨封閉，此與工團聯合會同命運也。工團聯合會而既亡也；本報之亡何足顧惜。工團聯合會尙有復活之一日也，本報亦當然捲土重來。況本報既以代表全國被壓迫、被蹂躪、被損害之大多數同胞利益爲職志，早已誓言，既與工團聯合會同年同月同日生，即應與工團聯合會同年同月同日死，死得其所，又何憾乎？況後死一日，不反與工團聯合會同時入殯，且當京漢鐵路長辛店、鄭州、江岸等處，二百餘工人殘殺燬繫，血肉狼籍之餘，同人等尙得保全逋逃餘命，撫躬自問，慚愧有餘，更何暇戀戀於一報館之小小利害關係，悵惘此破甑爲乎。惟是，同人等尙不能遽然已於言者，豈單爲一報館之小小利害關係，憚曉瀆國人之聽聞耶。則以虐殺大獄沉冤莫雪難，完同人之天職耳。則以對於先烈頭顱換來之約法，血液換來之共和，雖明知其已死，要不得不枕約法之屍而慟哭，召共和之魂而奠祭耳。此無他，愛之也。同胞乎！吾父老昆季諸姊妹受軍閥之凌遲寸磔，業十一年，其手段最狠毒者，厥爲吳佩孚、蕭耀南。夫對於手無寸鐵之鐵路工人誣爲「匪類」，包圍轟擊若狩獵然，則此後全國同胞何人不可隨意被其誣爲「匪類」，包圍轟擊恣行狩獵以取樂乎？對於不肯上工之鐵路工人，或梟首而懸諸車頭，或枷鎖而押令開機，或抄家而奸淫婦孺，或懸賞而捉拿逃亡，則全

國同胞又何人不可被其隨意梟首，隨意枷鎖，隨意抄家而奸淫，隨意懸賞而捉拿乎？同胞乎！軍閥中之吳佩孚、蕭耀南跡其所行所爲，無一非暗示兩種革命，即非少數軍閥依退化的革命手段，剷除共和根株；便是多數國民依進化的革命手段，滌蕩專制餘孽。值茲生死一刻，肉薄拼命之時，啓全國同胞共同集合於打倒吳佩孚、蕭耀南的旗幟之下而外，別無良策。同胞乎！與其跪薄哀傷徒作楚囚對泣，坐以待斃，孰若揮魯陽戈舉大鐵錘，對於軍閥、對於軍閥中之吳佩孚、蕭耀南迎頭而痛擊乎！有國如此而不能革命者，其國人非奴隸即強盜也。同胞乎！盍興乎來。

漢口真報館駐滬辦事處郭祖賁、郭寄生、林相拂、張子餘、周無爲同啓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五日

### 漢口真報館宣言（第二號）

敝報因擁護勞苦工人一切無產同胞之利益，被罪人吳、蕭封報捉人，曾經發表第一號宣言，以完使命而盡職責。徼倖公道不滅，人心未死，一月之間，全國義憤激盪，爭欲懷大鐵椎狙擊祖龍。敝報同人宣傳之武器雖失，言論之喉舌尙存，吃一日飯，應說一日話，活一天命，應作一天工。值茲龍蛇起陸，撥亂反正之始基，正當隨我同胞，努力向善，焉能緘默而不言乎？此第二次宣言所由作也。

夫同人本屬知識階級，何故肯犧牲一切單來擁護勞苦工人及一切無產同胞之利益乎，豈如那軍閥、官僚、資本家之誣辭，有所爲有所求而故如此耶？同人既無所爲，亦無所求。然則，

同人心意果安在乎？曰：同人不過本此懺悔一念，投降於勞苦工人及一切無產同胞之前，懇其宥赦而施洗耳。原來，世界者勞動者之世界也。知識亦應歸勞動者所公有也。只用腦思不勞體力之知識階級，非應生存天壤者也。今天壤間偏此只用腦思不勞體力之知識階級，獨能逍遙快樂，遂厥生存抑又何乎。良以勞動者之經濟生活，早被掠奪，勞動之智慧生活，亦遂隨經濟生活而被掠奪，知識階級，即因掠奪勞動者之智慧而存在也。同人之不幸而為知識階級，即非同人本身直接掠奪，亦必同人之祖若父為軍閥、官僚、資本家，同人得受圓滿教育，而成為掠奪智慧之知識階級。同人之智慧，同人之贓品也。同人今日而投降於勞動界也，正所謂交還贓品於勞動者。換言之，即交還勞動者之所有物於勞動者也。

明乎此，則知同人之目的在為勞動者之忠僕，非在為勞動者之強主。同人應肝腦塗原，血液潤草，以供勞動者驅使指揮，不應居於指揮勞動者之地位，以專勞動者應行自專之權。是故立於階級爭鬥第一道火線而先行犧牲，當然為知識階級不可避免之神聖義務；詎可立於陣後使勞動者獨當第一道火線之衝而專受犧牲耶？同人之同志施洋，已立於第一道火線而從容就義矣。同人後死者之責任果如何乎？同人今敢大胆與國人約曰：自今以往，益加奮勉，除承繼施洋之後，一致勇往赴死，驅逐勞動者之敵人，拯救勞動者於水火外，苟稍存權勢心者，咸勞動界之叛徒也，願勞動界共棄之。

漢口真報館駐滬辦事處郭祖賁、郭寄生、林相拂、張子餘、周無為同啓。

## 施洋夫人郭繼烈爲夫鳴冤致律師公會函

民國不幸，軍閥肆虐。亡夫施洋向在武漢營律師業，每遇社會公義事務有時雖仗義執言，然實未曾逾越法軌。民國十一年雙十節日，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特與亡夫結定契約，聘爲顧問。凡關於法律上一切事務，諮詢所及，亡夫即有參與之責。數月以來，如花廠工潮、香烟廠工潮發生以後，曾經官廳及各當事者，或聘亡夫爲仲裁人，或請亡夫爲調和者，亡夫亦自竭盡其力，以謀融洽，委曲求全，成績昭著。乃此次京漢路工潮發生，鄂督蕭耀南竟敢藐視法紀，指令軍警誘捕亡夫於軍法處，旋於去歲舊歷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六句鐘，捏稱亡夫「鼓動工潮，阻碍交通」，執行槍斃。查京漢路全體工人定期於今年二月一號（陽歷），在鄭州開成立大會，事前曾經登載各報鄭重聲明，臨時又經京漢路車站之當局者專備花車，迎接工人之與會者及各來賓。漢口備車兩輛，迎載赴會一百餘人。姑無論亡夫以顧問資格，當然有與會之必要。即工人開會，亦屬約法所許，而開會之宗旨與時期及地點，事前既經公然宣布，非秘密會議，已昭然可查。苟認爲非法，則奚必放縱？況京漢路局辦事員，係政府所委，備車迎送，表示嘉獎。上車百餘人，旗鼓喧天，有責軍警，目非盡瞽，耳非盡聾，事前不禁，則亡夫之臨時與會也，又有何罪。況集會結社乃約法所許，查民國商人既有商會，農人亦有農會，教育界亦有教育會，今獨不許工會成立，野蠻橫行，莫此爲甚。亡夫身爲律師，擁護約法，是其職責。既屬顧問，責無旁貸，主持正義，安得謂之鼓動。矧罷工乃出於工人自決，要求條件，更不外爭求約

法所許之權利。且全路罷工，不動作於開會之前，獨勃發於軍警干涉開會之時，是其罷工明爲被軍閥所激，而反誣亡夫以鼓動之罪，蓄意殘害，顯而易見。再退一步言，即使此次工潮發生，與亡夫有若何關係，既在平時無碍行軍，亡夫是否有應得之罪，亦應由法庭審訊處辦。擅假軍律，草菅民命。一人受害，固不足惜，竊恐此後惡例一開，爲律師者，自身且不能保，安望其能保障民權。抑強扶弱，正義之本。威權或可以欺鄉愚，而絕不容施之於律師。前蕭耀南慘殺工人，通電各省誣被殺者爲「匪徒」；既曰「匪徒」，則工人無罪，工人無罪，則亡夫以律師資格爲工團之顧問，行爲適法，罪從何生。今氏爲亡夫鳴冤計，爲律師界爭人格計，爰將亡夫被害情形，翔實奔訴。素仰貴會擁護約法，不畏禦強，對於亡夫被害之慘狀，既知底蘊，當不致坐視摧殘，使彼軍閥暴厲恣睢，以今之殺亡夫者，浸假而殺全國之律師。謹此泣訴，哀請公決，並叩台安。

施郭繼烈叩

### 施洋夫人郭繼烈哀告全國同胞書

同胞諸君：亡夫施洋，因京漢路工人罷工，慘被鄂督非法槍斃。爲社會而死，死固得其所。處黑暗時代，原不必叫冤。亡夫不死於天災，不死於地變，不死於疫癘，不死於私仇，乃竟於轟轟烈烈光明正大而死，則死亦何憾。且亡夫不死於五四運動，不死於王占元通緝，不死於湘鄂戰後，而獨死於最近工潮，其壽命固爲徼倖延長。亡夫生時，恒以屢次倖免於難，引以爲恨。今幸得與許多覺悟之工友，同濺熱血，妾縱愚懦，忝爲烈士妻，自應繼志奮鬥，以了亡夫

未了之願。盡亡夫未盡之責，似不必悲痛涕泣，作怯懦態，呼苦呼救，徒令死者不得瞑目，生者沮喪厥志，又何須作此哀啓爲乎？豈亦如尋常兒女子依賴成性，恃夫以爲活者，失却溫飽，而故作此哀啓歟？則賤妾以未亡人之身分，苟活斯世，方將惶愧待死之不暇，奚肯懷此卑劣精神，玷亡夫之令名，辱亡夫之英靈乎！雖然，死者已矣！不能再爲社會盡力，苟同胞諸君，均能前仆被繼，則亡夫雖死猶不死也！

同胞諸君！試思亡夫身爲律師，吳（佩孚）蕭（耀南）並未發現若何罪證，居然擅行逮捕，擅拘囚於陸軍監獄。並且不經法庭審理，擅自鎗決。破壞約法，蹂躪人權，是此並非亡夫之死，實約法之死，實共和之死！亡夫死不足惜，約法死、共和死，凡屬國民，無論同情亡夫與否，誰不應頓足而嚎啕，勵志而勇進乎？

同胞諸君！試再思亡夫被逮之後，中國顯宦名流紛紛電勸，均莫救一命。詎洋行大班、買辦等，用電話催促速殺，遂決然一殺。是此並非亡夫之死，實國家之死，國魂之死。亡夫自不足惜，國家死、國魂死，凡屬國民，無論同情亡夫與否，又誰不應羣起而呼號，共同而救濟乎？

同胞諸君！試更思當亡夫被補之後，蕭耀南憤憤詈罵，謂不殺亡夫，工潮不能平息。而亡夫臨刑之時，身中兩鎗，尙大呼「勞工萬歲」而死。蕭耀南之詈罵，代表軍閥製造革命之心理也；亡夫之呼號，代表人民實際革命之心理也。是此並非亡夫之死，實革命先鋒之死，勞工前

衛之死。亡夫死自不足惜，革命先鋒死，勞工前衛死，凡屬國民，無論同情亡夫與否，更誰不應興師而討逆，倒戈而除暴乎？

今國民對於此事，固已不鮮爲根本解決之好時機者。而大多數尙不免在酣睡沉迷中。賤妾蠟臂當車，精衛填海，深恐難繼大志，爰有哀啓之作。

同胞諸君！國家已在革命之噴火山頭矣！捫心自問，究應爲如何之行爲，又應將走如何之路徑乎？願三復思之！

施郭繼烈哀啓

### 施洋夫人郭繼烈向國會請願書

(要求查辦吳、蕭案)

漢口工潮案內，被蕭耀南冤殺之律師施洋夫人郭繼烈女士到京以後，各處呼籲，謀爲其夫伸雪，迄無效果，近經衆議院議員葉夏聲、彭養光等介紹，向衆議院提出請願書，請爲提案查辦，茲錄其請願書大要如下：

爲軍閥專橫，殘殺無辜，泣懇根據約法，提案查辦，以彰法紀而平冤憤事。緣亡夫施洋，向在武漢執行律師職務。民國十一年雙十節日，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成立之時，亡夫早由武漢律師公會舉爲代表，赴上海全國司法會議。乃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一再送聘書於亡夫律師事務所，聘亡夫爲聯工會法律顧問，並特致函於滬，此亡夫爲工團所信仰而聘請者，非亡夫自行參與者明矣。亡夫既受聘於工會，則凡屬工會關於法律上一切事務，諮詢所及而亡夫即有參與之責。(中略)此次京漢路工人定期於陽歷二月一日在鄭州開會，無端爲軍警所迫，激使罷工。湖北



督軍蕭耀南竟於二月七日下午五時，指令所屬軍隊迫令工人開工不遂，慘斃工人三十餘名，被捉投江者更不知凡幾。當日下午六句鐘，又令漢口警察廳差警至亡夫律師事務所，偽稱警察廳長邀請亡夫調和工潮，當時亡夫正從夏口地方審判廳出庭歸宅，路工慘劇猶未聞知，徒以事屬公道，亦自深信不疑；既經違法誘捕，更於當夜三句鐘時，派警至宅，將亡夫辦理一切訴訟案件抄錄無遺，除爲工團所聘顧問證書外，毫無一紙犯罪文書。自二月七日至十五日間，湖北陸軍審判處曾將亡夫提訊數次，到處搜羅，終無供證。（中略）而蕭耀南竟置法律公論於不顧，一意挾勢擅威，捏稱亡夫「迭次公然演說，煽惑罷工」，橫援暫行新刑律第十六章妨害秩序罪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一項，於二月十五日上午七句鐘，即將亡夫槍斃。嗚呼！工會顧問，無辜死矣！亡夫爲公益而死，雖死亦何恨！惟是軍人濫引刑律，破壞約法，蹂躪人權，殘害人命，妾雖柔懦，然苟一息尙存，則亡夫之冤，不能不爲亡夫昭雪。謹涕泣爲我議員諸公陳之：

（一）亡夫未犯軍律，是否有罪，應用法庭依法裁斷。乃蕭耀南指令軍警違法誘捕，捕後不交法庭，而獨交付陸軍審判，則是蕭耀南壟斷法權，枉殺善類。

（二）所稱「迭次煽惑」，在事實上毫無根據，至於漢口租界外商營業各廠之中國工人，以罷工爲求全生活之最後辦法，亡夫雖會應當事者之請託，不避勞怨，居間疏通，而其能排除工潮擴張之成績，無一次不爲官廳所明察。

（三）據新法律第二百二十四條之規定，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則是縱令

蕭耀南以督軍強權，可以干涉司法，縱令其所擬亡夫迭次公然演說煽惑工人罷工之罪可以成立；亦祇能援引刑律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處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而已足。乃竟予以槍斃，誤解法律，草菅人命。

(四)蕭耀南之殺工人也，通電各省，謂其所殺者爲「突來之匪徒」，既曰「匪徒」，則工人無罪；工人無罪，則亡夫煽惑工人之罪名，將安所附麗？以不可殺之工人，殺之即誣曰「匪徒」，以不能殺之律師，殺之即誣曰「煽惑」，口啣天憲，橫行無忌。

(五)全路罷工，不動作於開會之前，獨勃發於軍警干涉開會之時，是其罷工，明係被軍閥所激，婦孺週知，而反誣亡夫以煽惑之罪，陰賊險狠，嫁禍陷害。

本上五種理由，蕭耀南應負暫行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條故意殺人之罪，其殘殺工人三十餘名，然其罪更不容寬。吳佩孚有教唆蕭耀南殺人之嫌疑，亦當從嚴澈查，按律懲辦，即爲擅權專橫者戒。

郭繼烈叩

### 全國各界聯合會

(一)

(銜略)頃聞施君伯高被押於軍獄，正在設法營救，乃吳佩孚嗾使蕭耀南捏詞加害。同人  
心長力短，徒呼負負。施君前任本會第一屆評議部長，熱忱毅力，夙所共佩，得茲噩耗，憤慨  
填膺。專此奉悼，並希轉唁施君家屬爲荷。

全國各界聯合會漾(二十三日)

(二)

各地各界聯合會鑒：此次吳佩孚嗾使其部屬，對於京漢工人大肆淫威，死者近三百人。施君伯高，以律師資格，充工會法律顧問，亦罹慘劫。按本會於民國八年成立，是時施君奔走呼號，卓著勤勞，旋任第一屆評議部長，多所擘畫。及返武漢，兼戮力於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奮鬥精神，久至彌強。卒以援助工人就義，聞耗之餘，不勝悲憤。諸君篤念公誼私交，諒必同深悼感。吾儕後死，應如何以瞑施君之目。此不可不從速圖維也！

全國各界聯合會漾〔二十三日〕

泉州律師公會

上海律師公會會長張一鵬先生鑒：七日蕭耀南鎗殺無辜工人三十七名，並將同志施洋無故逮捕，且又處以死刑。噩耗傳來，羣情憤怒。除逕電蕭耀南責詰外，請貴會速即聯絡滬上各團體設法營救，以保人權而平公憤。

泉州律師公會叩箇〔二十一日〕

上海工商友誼會

金隆街工商友誼會，昨爲施洋被殺事致上海律師公會函云：

敬啓者：自京漢路工潮發生以來，湖北軍閥蕭耀南受命吳佩孚，竟不問是非，擅捕工團法律顧問律師施洋而執行槍斃。事之前後，並無證據理由。夫律師爲人民之法律代表，保障人權，其職權之尊嚴，雖政府亦當尊重。今軍閥不顧公法，擅殺律師，其禍國殃民之罪顯矣。素

仰貴會爲全國法律團體之中堅，對於此種不法行爲之軍閥，似應提起公訴，以便法律解決。否則律師均將危險，我國司法，亦將永無獨立希望。言念及此，不勝痛感。爲此函請貴會速開大會，討論對付方法。（下略）

#### 夏口武昌律師公會

各法團各報館均鑒：律師施洋此次是否犯罪，應否處刑，本不應歸陸軍審判處審判，管轄錯誤，姑不具論。即就鄂陸軍審判處佈告內認定施洋有迭次煽惑工潮情事，已不能援刑律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一項處斷，即援此項律文處斷，其罪亦不至於死。查刑律第二百一十一條謂：「以文書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從左列處斷，左列第一項，其罪之最重爲死刑或無期徒刑者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或三百元以上三十元以下罰金。」按是項律文，殆謂被煽惑者所犯最重之罪爲死刑、或無期徒刑，則煽惑之人，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或三百元以下三十元以上之罰金而已。此次工人同盟罷工，所犯之罪依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條（從事同一之義務人之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之規定，刑律甚輕。縱謂施洋有煽惑之行爲，亦只能援刑律第二百一十一條第二項處斷（第二項謂其最重之罪爲有期徒刑者，處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罰金。）始與律文不相抵觸。即援同條第一項處斷，如原佈告所認定施洋有迭次煽惑犯罪之事實。最重亦不過處三等有期徒刑而已，乃竟予以槍斃，鄂陸軍審判處誤解法律，草菅人命，實屬不可思議。事前敵會曾依據法律函達當道，竟

謂施洋在法律上萬不致有生命危險。而事顧有大謬不然者，此豈鄂陸軍審判處真是不解法律耶？抑故意殺人以媚人耶？於最明晰之律文如謂不解，則係荒謬殺人。於輕微之罪犯，故擬極刑，則係昧良殺人。如值法制修明時代，鄂陸軍審判處，萬不能不負殺人之責。惟時局倏擾，國紀凌夷，非口舌所能爭，非法律所能制。斯世惟有強權，論列固難生效。同人責以大義，緘默義所不容，特此佈達，伏乞主張公道，以申正義於天下，則不勝盼禱之至。

夏口武昌律師公會

## 補遺

### 甲 京漢鐵路長辛店鑿戰情形

長辛店赴鄭代表回來後，便招集一委員會，報告總會被蹂躪情形及總會的決議案後，即開始準備一切罷工手續。越日復招集全體會員大會於娘娘宮，到者三千餘人，工會委員報告情形畢，羣衆熱潮如狂，呼聲動天地，均願爲自由而戰。大會既散，罷工便隨之開始。同時復發表一雷，其文如下：

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交通總長、參衆兩院，保定曹巡閱使，洛陽吳巡閱使，各師旅長、全國各工團、各報館各邦人士均鑒：敝分工會接本路總工會急電，定於本月四日十二時全路一致罷工。此次罷工原因，完全是爲着爭自由爭人格，敝分工會深恐奸人從中蠱惑，杯

弓蛇影，淆亂是非，故將此次罷工原因涕泣詳陳之：本路工人因生活困難，員司壓迫，即起組織工會，先後成立，本路共組成工會十六所，乃設總工會於鄭州，二月一日即京漢鐵路總工會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開成立會，約請各地工團代表及各行政機關人員和各界名流碩士與會，藉此聯絡感情，指教我們的缺點，此會之正大光明，諒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趙繼賢局長、江岸分局長馮漢、鄭州警務局長黃殿辰連電曹、吳兩使，誣稱工團爲不法團體及許多不近人情之語。吳使即電黃殿辰有據其某電稱，當相機制止，萬勿激生爭端。黃殿辰接電後，乃擅作威福，逞其惡性，即嚴行禁止開會。一月三十一號各地代表齊集鄭州，餽送許多禮物，二月一號總工會即派代表迎接來賓及所贈之匾額對聯。其秩序爲音樂隊在前，次爲代表，次爲匾額，次爲本地工友。由鄭州之第一賓館迎至總工會，秩序井然，並無喧嘩雜錯行動。乃黃殿辰召集許多軍警，上刺刀，實子彈，阻止工人行走，並派軍警數營包圍工會。即會場旅館，亦使兵卒佔據，嚴行監視各代表行動，飯館茶鋪，不許工人吃喝，工團所送之匾額，盡被兵士搗破。黃殿辰並聲言：「我在鄭州一日，即一日不許工人開會，所有打破之匾額也不許工人搬至工會之內。你們有能力即行全路罷工，使我黃殿辰屈服，我即一步磕一頭，將匾額親送至工會。現在呢，你們快些滾蛋。」唉！民國約法上說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權，工人亦爲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無之！語云：「不自由毋寧死。」我們要爭我們的自由，爭我們的人格，我們只要與侵犯我們自由的人宣戰，直接侵犯我們自由的人黃殿辰、趙繼賢、馮漢三人而已，

我們自不能與他干休的。我們一切行動均聽總工會指揮，請各界人士，伸張公理，爲我們苦工人謀自由幸福，我京漢全體工人是感激不盡的了。謹此宣言，諸希諒察。

京漢鐵路總工會會長辛店分會叩

（按此電未直許吳、曹，尙欲爲之留一餘地。又後來黎元洪發一獻媚軍閥的命令內說，此次罷工未經呈報云云，不知文電具在，豈是一手以掩天下耳目？）

罷工日正午，適有自保開來一列車，行抵辛店，即由工會命令停駛，是夜復有自漢北來通車，至辛店亦行停駛，工人待遇旅客，極有敬禮；男子則爲代僱車馬，婦女則延至工人家住宿，次日派人護送至京。故社會上一般人士，對於工人均懷一種好感。

五日早晨，路局趙繼賢已奉吳、曹兩軍閥密令，令他嚴厲處置，但同時北京總局茶役亦舉行同情罷工，總局更是死寂的了。是日趙即發一布告，裏面說的均是恐脅的話，並限工人十二小時內恢復工作，嗣見工人不以爲意，又派三宣慰員誘工會談判，大意說先行開工，再論條件，經工會嚴辭拒絕，無結果而去。此時吳佩孚又來一電，說他有五百工兵，可以擔任恢復交通，令趙放手辦事，接着下午一時起先後有軍隊多起開來辛店，均係全副武裝，由員司開車運來的。計有遊緝隊張國慶一營、保定十四混成旅時全盛所部二營、琉璃河第六連。軍隊到時，分佈各要隘列營，全體工人遂亦前往示威並向他們散發傳單，一時兵士均爲之感動。傳單錄下：

兵士們！警察們！我等都是苦同胞們呵！你們爲的是家裏要飯吃要衣服穿，才出來當兵或

當警察，我們也是爲着家裏的人要飯吃要衣穿才出來賣力氣，尋工做。你們是月中關餉，我們是月中開支。唉！講起你們的餉有二三月、四五月或六七月沒有關的，豈不是跟我們一樣的苦嗎？我們罷工是跟你們告老或解甲歸田一樣，因爲我們不願幹了，是不犯國法的。你們這次來此，我們十分歡迎你們，感謝你們！但是外面的風傳，實在是不好聽；都說你們是來壓迫我們的。我們不相信，因爲我們同是苦同胞，應該互相聯合互助，不應該殘害。俗語說得好：「強不欺弱，衆不暴寡」，你們手裏有槍、有刀、有子彈，你們是強者，我們是弱者，你們若來殘害我們，恐怕於心不忍吧？親愛的軍警們呵！我們願和你們結成很好的朋友。兵，警，工同是苦同胞，有什麼分別呢？如果你們不願意，定要來殘害我們，我們只拼着一條窮命，將來歷史上留個好紀念，就是有強力有槍刀的軍警，殘害手無寸鐵的苦工人，好聽麼？我們知道你們來到這裏的軍警，全是我們的朋友，我們不疑心，並且知道你們一定不會殘害我們的。

京漢鐵路總工會長辛店分會啓

軍隊六營將長辛店包圍定了，於是禁止工人在路上往來，偶語，開會，每數十步設崗位放哨，並有許多密探出沒工會附近，調查工會中主要人物的住址。娘娘宮也不准工人前往集會了。但是奸猾的趙繼賢此時態度竟變和緩了些，曾數次派人向工會代表接洽，意在調查工會的主要領袖，安排擺佈他的最狠毒的陰謀。

六日晨工會調查隊報告，軍隊行動極可疑慮。並聞涿州方面尙有大軍來到，一時全市空氣益臻緊



張。工人見辛店形勢已如此嚴重，均知此番必致演一齣大悲劇。但爲自由而死，死亦何憾！故工人態度仍不稍變。六日工會復發表第二次宣言以杜謠傳，宣言說：

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京漢全路已罷工兩天了，此次罷工原因，本分工會二月四日所發出通電，已說得很明白。南方各地，想必由江岸總工會發布詳細的宣言，務使各方面的人們，明白個中真象。乃北京的報館，還有一二家登載些不充分的確的消息，現在再把我們爲甚麼罷工及罷工後所取的态度簡明的說出。並希望親愛的同胞們，給我們以充分的同情和援助！

我們此次罷工，是因爲京漢總局長趙繼賢、江岸的分局長馮漢、運動野蠻的鄭州警務局長黃殿辰，以武力禁止我們二月一號在鄭州所開的總工會成立大會，並搗碎各工團送我們的匾額等禮物，驅逐各地代表出境，封閉鄭州工會，還要胡說：「我黃殿辰在鄭州一天，就一天不許工人開會，如果你們有本事，就實行全路罷工。」我們認爲這件事是趙、馮、黃三人合夥以強力來侵犯我們應享的集會結社自由權，也就是這三人無端蔑視我們的人格的代表。所以常時聚集各地代表在鄭州開了秘密會議，議決總會移江岸，再命令全路一致罷工，以爭回我們應享的集會結社自由權和人格，並保持我們的第二生命——工會。二月三日晚上，江岸總工會的密電到了，京漢全線一致於四日停工；停工之後，我們本全路一致的精神，各分會甚麼條件都不提，專聽江岸總工會的命令，總工會叫我們怎樣辦，我們就怎樣辦。在罷工事件未解決以前，除了聽總工會的指揮，別的甚麼全不知道，這是我們至死不變的信條。我們希望這次宣言能使

全國同胞都十分明白我們是受着怎樣的壓迫，而不得不出此最後手段，並希望他們的同情和援助。謹此宣言。

京漢路長辛店分工會啓（二月六日）

是日趙繼賢已下一道命令，嚴擊工會委員及其他職員約五十餘人。十二時五十分由唐沽船廠運來新工百二十六名，由十四混成旅副官韓振青、京漢局代表印刷所長孟彬湘帶同軍隊保護，運往辛店、保定、鄭州等站。一方面將從前被工會除名的工賊充當工頭，另挑選兵士五百名隨同練習。並宣稱罷工工人如不早日上工，當一律解散，押解回籍，並追繳從前所有薪餉或拘留家屬云云，工人置之不理。嗣又有京兆尹委員、宛平縣湯知事等人到工會聲稱願作調人，語多脅誘。工人答以此次條件均由總工會作主，分會無權談判，如願談判請轉達路局向總工會交涉，總會如有開工命令，分會自當遵辦。湯見事不偕遂去。其實湯此番出頭另有用意，蓋欲窺探工會實情而爲一網打盡之計。下午復由涿州開來兵二營，掌車及轉運手等均由沿路各小站站長充任。此項軍隊係時全盛所部，全副武裝抵辛嚴陣以待。是晚十一時許該隊即下緊急命令分途嚴擊工會要人。此時工會職員及領袖均在工人家屬中住，故大隊抵工會時一無所獲，惟將工會存款什物全數搶去，並欲放火燒屋，幸經某甲哀求得免。隨後即按戶搜索工人家屬，計捕去史文彬、陳勵茂、武把、洪尹福及工會學校教員吳汝銘等十一人。時值嚴冬天氣，又在深夜，兵士連搜帶搶，雜以拷打，全市經此一番騷動，悽慘已極，工人婦孺哭聲震天。此十一人復被剝去全身衣履赤身送往旅部，該旅長一見不容分說，喝令痛打一頓加上鍊鐐，捆

縛地上，祇待天明即解保定請賞。此時工人憤極，哀呼痛號之聲漫澈天地。是時天已黎明，該旅部門前已簇有三四千人，中有「要求釋放被捕工人」大旗一面，並有小旗若干，一致高呼：「還我們的工友！」「還我們的自由！」該旅長見羣衆聲勢浩大即下令衝鋒，於是全副武裝大隊兵士自內衝出，向工人猛烈攻擊，一時彈如雨下，刀劍飛揚，並繼以馬隊踐踏，可憐數千人中，中彈受創者紛紛倒地，結果死者四名，重傷三十餘人（越日死去不少），擊獲者三十餘名，輕傷及逃亡者無數。兵士更乘機大肆搶掠，任意殺人。居民紛紛閉門，全市秩序蕩然無存。辛店工會於是遂不得不謀他徙。所捕十一人亦於是日解送保定去了。

今將辛店工會及書記部報告此次情形兩電錄下：

漢口京漢鐵路總工會、各商會、各教育會、各學生會、各報館公鑒：本路工人因軍警強迫制止在鄭州開全路成立大會一律罷工抵制，要求回復自由。官廳方面不但置之不理，而且派來大批軍隊，如臨大敵。突於六號深夜捕去工會職員十一人，七日晨又有大隊開槍，打死工人十餘人、居民數人，工人及居民受傷者無數。工會封閉，已遷北京辦事。軍警似此橫暴，不獨身受之工人悲憤難堪，諒各界同胞亦不能目睹軍閥如此橫行，人民如此被難坐視不救。特此電陳，敬候明教。

京漢路總工會會長辛店分會叩陽（七日）

萬急。全國各工團各報館鈞鑒：頃據長辛店工會報告，昨日深夜，京漢局長趙繼賢率同

曹錕所派軍隊，捕去辛店分會職員十一人，解送保定。又於今日上午十時，派同大隊兵士，壓迫工人上工不遂，繼以慘殺，當場擊斃工人及市民十數名，傷創及失蹤者無數。軍閥肆虐，至此已極！我工界諸友如不及早奮起，以與此殘民之軍閥作最後之奮鬥，恐死亡無日矣！貴會接電後，祈即起示威，以實力援助。時機已迫，萬勿自棄責任。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叩陽（七日）（此電文據京漢工人流血記補入）

趙見工人死傷甚重，自以為得計，一面要求保定將十一人槍斃，一面捏造電報說工人以手槍與兵士衝突致遭傷亡，其技倆與蕭耀南、馮漢如出一轍。此時辛店工人則由兵士強迫拉入工廠作工，否則就地正法，因此喪命的竟至不可勝數。被傷的工人，趙復不准出境，不准就醫，故大半死亡。工人入廠後，不准兩人談話，不准請假，否則亦處重刑。此外則乘機安插私黨，將列名工會辦事者全體除名，並向其家屬追繳薪資，騷擾萬狀。彼復自編衛隊，其私人亦人人佩帶手槍，尋仇報怨，了無虛日。因為到了這個時候，軍閥既霸佔鐵路為私產，趙亦便以軍閥家奴走狗自任，所以竟有此豪奴悍僕的行徑了。但趙此種手段，究不能征服工人的心；一連數日，工人紛紛亡命，還是不能恢復交通，工廠秩序極形紊亂。只苦了長辛店市民日日在重圍之下，兵馬往來不絕，沿戶捕人，受不堪的騷擾罷了。

附辛店工友第一次調查死亡表〔此表京漢工人流血記編入江岸工會死亡調查表中〕

葛樹貴	三十	河間	機器匠	亂槍擊斃於街	母妻子二女二共七人	長辛店工會糾察部五十人隊長
楊詩州	十八	德州	銅匠	同		長辛店工會各科總幹事
辛克名	二十二	辛店	木匠	同	母一妻一	長辛店工會十人幹事
劉寶善	二十五		木匠	槍傷死於醫院		長辛店工會十人幹事
趙長潤	二十一		印刷	同上		同上

乙 各站概略

辛店、鄭州、江岸既同遭慘禍，各小站分會其備受蹂躪，自不待說；保定分會執行委員長何立泉被曹錕捕去，處以極橫蠻之站籠刑，工會會員捕擊逃亡殆盡，工會財產被抄。高碑店工會幹事二人及正定委員長康景星同日被捕，幾遭槍斃，現已囚在保定陸軍執法處。彰德工會辦事人亦先後入獄，否則逃亡在外，不能回去。信陽執行委員胡傳道因軍警強迫開車，不允，竟被斷去一臂，猶不屈，至今生死未卜。此外新鄉電報生趙密亦與鄭州五工友被捕往保定嚴刑拷打，鄆城南北諸站受禍略同，惜尙

未詳細調查不能備說。

## 丙 各路援助紀略

子 正 太

(一) 罷工前之情形：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時，京漢全路車輛概行停止開駛。正太工人在廠作工，因沒有聽聞京漢路車頭烏烏的聲音了，下工時紛紛往京漢路調查，始知該路已施行罷工。旋接閱正定分會罷工宣言，並知他們所要求當局者三條條件，完全是因軍警壓迫起爭工人自由，故出此爭自由的罷工。下午一時，於是開了一個緊急執行委員會，討論援助京漢方法和手段。討論結果：(1) 立時發出通電以作聲援；(2) 準備實力援助，實行罷工；(3) 派糾察隊往京漢路正定分會石家莊部分，夜間幫同守望；(4) 下午六時，召集全體大會。議決後，各各仍入廠工作。

是晚大會到者千餘人，公推石某為主席報告開大會理由及援助京漢辦法，會員登台演說略謂：「此次京漢罷工，純為爭工人自由，此不但京漢一路問題，實我們工界全體的問題，亦我們被壓迫者的苦難同胞的大問題。這次若京漢失敗，我們正太還能安靜嗎？況且正太與京漢二路唇齒相依，關係密切，又是同一階級的人，休戚相關。他們為人格而爭，為自由而戰，已捨身入了前線，我們既非木石，豈忍坐視？須認定這次的事情是我們切身的問題，我們當以全力援助，如京漢路三日內無解決，即實行罷工。」說至此處全場異常憤激，一致贊成罷工，但須聽從總工會的命令。當時掌聲如雷，激

昂呼喊之聲，震動全市。繼又一人演說：「我們援助京漢辦法，當然以罷工爲手段。但事在危急，不宜稍緩，金錢援助，還在其次。況京漢不通車，款項無從匯寄。既經議決罷工，首先一著即聯絡本路車房工友。再這次罷工，不得因軍隊要求而開車，免受愚弄，自招壓迫。」次相繼演說者甚多，言詞非常憤激，全場無不感動。是晚大會議決各案，完全由總工會執行，聽從總工會指揮。散會後，旋派糾察隊四十名幫同京漢路守望，如此者三晚。

(二)罷工之準備情形：當京漢路罷工三日仍未解決，前所發聲援之電北政府置若罔聞，總工會才知北政府並無誠意解決京漢工潮。又看着時機不好恐有意外發生，非取一致行動不足以厚實力，於是遂根據四日之大會議決案，下全路動員令，於七日上午十二時起全路罷工。動員令既已發下，罷工種種手續即分途進行：(1)自發出勸告全路火車房工友加入工會傳單以後，計已加入工會者共百有餘人，其未加入者亦派代表到工會聲明願取一致行動，唯總工會命令是聽。於是正太同盟罷工，遂無問題。(2)糾察隊均用紅布爲記，共百八十人，派四十名往太原分會維持秩序，四十名幫同京漢守望，其餘巡查均住工會內。(3)派代表到路局，聲明翌日罷工，並說明理由。局長聞之，無可如何，且言此係義舉實屬正大，但須要求兩條條件：(A)一切機器須留神；(B)電燈、水管仍須照常使用。代表等以爲既已罷工，即未便承認，後又再三要求，以爲罷工純爲援助他人，此點務須通融，代表等遂答應照辦。(4)電詢京漢總工會，條件已經解決沒有，自去電後，老沒回電，消息無從探知。六日晚，即得一假電謂：「正太總工會鑒：此間事，已完全解決，請勿念，承電詢，實感

謝！江岸總工會」閱電後甚奇，既解決，為何不通車？況該會先有密碼，此係假電無疑，當然不能受騙，只好置之不理，因此才知電報已不靈通了。（5）印刷罷工宣言，以便分發各界，使大家明瞭罷工援助京漢真相。（6）各廠門均派人輪流守望，無論何人不准出入，但有總工會出入證者不在此限。（7）派代表慰問京漢路罷工工友，當由正定分會委員長接談，希望援助之意；代表等謂此乃我們工界生死關頭，彼此是同一階級的人，當然要患難相助，並謂已議決明日罷工援助貴路，望須更努力奮鬥。是晚將各種事務準備完畢，翌日早十二時即發動。

（三）罷工時之紀律：罷工時最怕的，莫過秩序擾亂，所以議決紀律數條如下：（1）無論何人必須聽從總工會命令；（2）無總工會命令，不准私自上工；（3）罷工時，各工友一律坐守家中不得在外娛樂；（4）每日須到工會兩次，點名不到者即行處罰；（5）總工會委派何人職務時，會員不得推辭；（6）講演團團員須駐工會內，以便隨時分發講演；（7）如有軍隊壓迫時須全體出來示威。

（四）罷工後之第一日：七日早十二點，全路客貨車一律停止開駛。工人仍入工廠交待機件，即魚貫退出，各自回家，廠門即輪班派人把守。旋將罷工宣言散布全市，市民閱後多為感動，並謂工界真有互助精神。後糾察隊數十名至京漢路慰問一切，又派代表二人往正太路沿途散發罷工宣言。是日因無車頭，所以太原分會糾察隊四十名並未成行，此為罷工之第一日情形。

（五）罷工後之第二日：正太罷工之第二日，即京漢罷工之第五日。因各處消息不通，電報不



靈，噩耗飛來，謠言叢生。有說鄭州、長辛店等處已槍斃數十餘工人的。有說京漢工潮已被武力解決，全路已通車的。彼時適有一跑車，全係裝載軍人由南而北，未到石家莊時，即被攔阻開行。工人聞知此事，更爲憤慨。以爲我們是爭自由和人格而罷工，何其光明正大，如用武力壓迫，誓死不上工。宗旨既定，不怕強力。會中即由講演團宣講，所講題目爲「強權與公理」「裁兵廢督」。登台講演者，均抱無限熱忱，全場聽者，更爲感動。不多時，京漢路果由保定開至石家莊一輛軍車，計有一旅人之多，聞特來壓迫正太工人，此時正太工人，不爲之動，堅決如前，各在家中未出，此爲罷工之第二日情形。

(六)罷工後之第三日：本日京漢路雖然開車，全爲軍人來往，且該路各項工人，並未工作，如此不能謂爲解決。而正太路既援助京漢，當然不能上工，於是下午三時，即召集全體大會，到者千餘人。當時大會議決，非接到京漢總工會開工電報決不上工，我們決不能屈服於武力之下，一致贊成堅持到底。散會後，即有旅團營連排長，及警察局長、署長、路局彈壓、商會長等，共來二十餘人，並帶武裝軍警六七十人，直往工會，觀者以爲有意外發生。此時工會人數未散，全體均在會內，軍隊一來，即將糾察隊把守會門，凡會員不准星散，若有武力壓迫，死則均死。軍隊既來，看工人有如此團結精神，亦未有若何舉動，彼此均作示威模樣。到底工人不怕，當時由會中執行委員全體接見。彼等發言，要求工人即時上工。工人當答以京漢工潮未解決以前，決不上工。後經彼等再三要求，工人方面，態度非常堅決，始終沒有承認。彼等不得要領，遂辭而歸。是晚七時，京漢路正定分會，忽派來

代表三人，謂係奉委員長命令而來，京漢工潮已被武力壓迫上工，請貴會明日開工，免遭意外。始猶不以為信，旋派代表二人，往正定分會問知詳細，回會報告確係上工，經執行委員討論，我們此次罷工，並未提出條件，完全援助京漢，今該路既已上工，且派代表通知，我們也可以上工，議決於十日全體開工，即電告太原、陽泉各分會至十日全體開工。此為罷工之第三日情形。

(七)上工之第一日：自得到京漢路開工消息，始肯上工，不料上工之後，無理警局，忽然將工會旗幟、匾額概行掠去。並將工會封閉，與之交涉，不容理論，還要奪取工人徽章，工人觀此憤恨已極，後經一致拒絕，徽章幸未取去。

(八)上工後的壓迫：工人自上工後，工會被封，同時路局及頭目又大施行其壓迫手段，前火車房工友加入工會之百餘人，均被車房總管無理阻止上工，並私自開除數十人，全路工會執行委員亦概被路局開除。石家莊工人，看路局無理至此，施行這種惡毒手段對待工人，將來痛苦何能忍受？況這次罷工，不但理由正大，而且經路局許可，如今無理開除執行委員，不如全體自請開除，另謀生計，免受毒害。於是全體工人，抱定決心，請願於路局，路局無法，遂允復職，惟陽泉方面尙開除四十餘人，石家莊開除了六人，現在流亡四出，日謀恢復，進行不懈。然正太工人，經此次教訓，益知團體的勢力，比諸武力的壓迫實強百倍，現工會雖被封閉，團體精神尤能一致。可知正太工人已有十分覺悟和不可侮的氣概了。

## 丑 津 浦

此次京漢路開總工會成立大會時，津浦方面曾派代表前往慶祝，意欲藉此機會去參考京漢工友的團結及其精神。孰料被軍閥橫加干涉，致京漢不能集會，該代表即忿忿回至本路，逕赴滄州、德州、泰安、天津各重要地點報告京漢工友被軍閥無理壓迫之情形，於是津浦全路工友無一不切齒痛恨軍閥之橫暴，莫不想羣起而攻之！但那時京漢尙未發動，當不便有何表示。及至京漢罷工後三天（七日），該路工友乃知當局措置乖方，不可理喻；遂由總會及濟南分會方面派人紛紛赴各站秘密通告，以備用實力援助京漢。那時他們雖未知京漢工友所要求之條件爲如何，但都謂「吾們只知本同階級之互助精神，京漢工友之成敗，即爲吾們之成敗。」所以一切動靜均以總會之命是聽。其一種「見義勇爲」之精神實是令人欽佩，次日（八日）即由總會致電交通部表示態度，其電文云：

交通總長次長鈞鑒：京漢工友之要求條件，請圓滿照准。如不速解決，則津浦全路同人總會暨十三分會將與京漢取一致行動。津浦全路工人叩庚（八日）

此電發出後，一切佈置更加努力，惟因有某項困難問題尙未解決，不能率爾發動。至次日（九日）又發一快電致軍政官署，痛斥當局，言詞甚爲憤激，且其文甚長；茲述其大意如左：

（銜略）竊工人因生活維艱，而當局又專施壓制，於工人幾無容身之地。是以爲自衛起見，乃有組織工會之舉。現時京漢成立大會而該路局長竟擅行利用軍威，封閉會場，極碎隔

額，是奪民權，不予以法律上之自由。工人等聞之不勝憤慨，蓋因唇亡齒寒之故也。夫工人成立工會，既不背約法，又係正當行爲。無端而局長挾勢，警察擅威，驅土匪之兵，禁法許之會。誠可謂濫用職權，虐及無罪，爲法律所不容，共和之蠹賊矣。我國既號民國，宜重民權。工爲四民之一，亦國民之一分子，豈得以上欺下，自以爲有局長之勢，姿情肆虐，藐視工人不如蟲蟻。蹂躪民權，置約法於不顧。如此行爲，搖動各路，不惟工人等發不平之鳴，實犯人民之衆怒。謹陳下情，懇速予調停。倘若不然，各路工人將起爲後援。

此外，尙有致交通部呈文一則，大意無甚差異。那時該路工友，尙未知京漢工友被軍閥慘殺之詳情及虛實。殆至該日下午，適有長辛店之代表到濟南，該處略加報告慘劇情形後，遂由濟南之工友送至泰安總會報告一切。於是該路工友益加憤恨，除對代表深加安慰外，一方面遂即秘密約定於十三日上午五時，舉行全路一致罷工以援助京漢工友。而南段浦鎮方面乃即時先行發動，提出八條件，首列援助京漢一條。於是北上之火車遂不能開行到站。輪渡亦同時罷工，欲行北上之旅客亦祇在浦鎮方面叫天，大起恐慌，甚形焦急。無不痛罵軍閥之暴虐，致惹起偌大風潮。惟後因總會鑒於中北兩段尙未舉行，恐不能奏效；且該處工友亦在軍閥重重壓迫之下，京漢慘劇已生，齊燮元已準備大屠殺，於是遂致電浦鎮工友，請其暫緩。其電文爲：

「（銜略）總會正籌極高辦法，祈兄等暫守和平……」  
於是南段工友遂宣告暫行復職。但此時外間已盛傳津浦將行停車，濟南市面上尤形恐慌。蓋火車

一行停駛，則沿途之土匪遂得乘機而進濟南了。此時交通部和津浦鐵路管理局方面，乃運用其威恩並施之手段，一方面發下許多的傳單和訓令，言調均係威嚇，一方面乃用幾道通告說要給工人一律增加工資。並且又在沿路各大小站增設了許多護路警察，意欲備與手無寸鐵之工人對抗。但工人方面均洞悉個中詭計，痛恨當局和軍閥之意愈堅！

及至十一日下午，該路總會忽接到田中一電，召該會長赴濟南商酌工潮事。於是該會長於翌日（十二日）上午到濟，約同該分會會長及其他各重要職員共六人，逕赴督署見田，而田又因他事未得接見。待至下午五時，始由田親自接見。當時田即用威嚇之言詞謂：「日前吳使（佩孚）與交長均有電來此，囑余監視汝（指該會行）之行動。所以汝等切勿妄爲。關於京漢工潮當局自有辦法……」該總會會長乃慨然謂：「我等之被監視與否，無關緊要。不過全路工友未必好監視……」田又謂：「汝等祇宜殷勤服務，旁事正可不必多管，不必隨別人去胡鬧！」該會長謂：「京漢工友是逼不得已而出此的，爲自由而爭的，並非胡鬧！當局如肯誠意去解決，立即撤退京漢全路之軍隊，並且允許京漢工人之要求，那我們當不願多事。不過據現狀看來，我們應該要實行同階級之互助了……。」兩方互相辯駁二小時之久，田乃謂：「當去電交部酌情和平辦理。」該會長等遂興辭而出。後經各重要職員決議二項辦法：（一）派人赴京漢方面調查確實情形。（二）罷工之舉，暫行緩期。而翌日則強迫京漢通車之消息傳到，津浦路遂祇得暫爲容忍矣。惟該路工友對於此次二七事變痛恨軍閥實深，現雖忍耐，但爲爭工人權利計，預料如將來實行全國一致之大規模運動日，該路工友更當爭先告奮勇的。

## 寅道清

該路自來受英國福中公司的壓迫極大，此次鄭州二月一日大會，該會代表五人列席慶賀，並太息陳詞敘述他們道清工友的苦境，實超出其他各處工友之上，因為他們受英國洋資本家的種種虐待，是外間素來不知道的。當大會被軍閥解散後，該路代表痛憤尤甚，沒有聽到京漢罷工消息之先，他們就有人先回本路預備罷工手續，好像他們預先知道了一樣，所以二月四日京漢罷工時，道清路也就同日同時舉行同情罷工了。

他們因為組織很好的緣故，罷工後英國資本家簡直沒有辦法奈何他們，他們在罷工中還向洋資本家領取一月開支，佔據了礦局人員的辦公住所，徵發車箱均受工會的命令。對於福中公司是隱若敵國的樣子。

這樣的形勢維持了九天，直到京漢路遭大屠殺之後，二月九日英國資本家才敢以二千元賄買該地駐防杜營長用武力壓迫工會，於是工會也被封了，工會領袖王惟儉等四人也被捕去了，雖然沒有開鎗轟擊，但工會財產什物盡其所有被外國人及該營兵士搶去。

王等四人被捕後，工人猶奮鬥不已，直到二月十一日以後，這幾百糧盡援絕的工友才被迫恢復工作。他們雖被迫上工，但是始終將被捕四人交涉釋放了，才陸續上工，不過王惟儉被釋後，旋又遭工賊乾寶賢的陷害，依舊將他捕去，現在尙未釋放，工友仍在從事營救。

統計道清全路工友不到千人，他們此次罷工居然維持到九日之久，後京漢五日才恢復工作，這不

能不佩服他們團結的偉大精神，俗語有句話「雖敗猶榮」這正可以持贈他們了。至於事後洋資〔本〕家的壓迫自然是應有的文章，除工會所受損失，王惟儉還在獄外，如黃業興、李培學、谷云嶺、（均係前次被捕的）秦夢虎等均因此被開除，但工人心坎中的工會，資本家是永遠封閉不了的，所以道清工友始終沒有頹喪的氣色。

### 卯 京 奉

京奉工人自聞二月一日京漢總工會被摧殘決議罷工後，即由總會發一通電表明該路工人的態度，電云：

北京晨報、上海申報、轉全國商學諸界同胞鑒：年來軍閥專政，官僚弄權；國是日非，陷吾同胞於絕境。近聞京漢工友因欲解放政治上經濟上之壓迫，已於四號開始發動，一致與黑暗勢力奮鬥。我等深表同情，深望商學各界予以充分援助，以後我等並願為實力之後援，以達階級互助之素願等語。此電發出後，京漢形勢轉趨危殆，彼等即決定同情罷工援助，但因一時經費問題尙未完全解決，滿擬稍等數日，支領雙薪後再行發動，不料他們的計劃被路局看出，遂請楊以德等派大隊兵士特別監視工人，工人首領行動不能自由一步，又遲數日則陰歷年關已到，京漢事亦漸就不息，彼等壯偉的舉動，始終未得與社會相見。但是他們對於二七事變是很痛心的，他們曾召集全路代表會議一次。決議善後的六條件：（一）懲辦擊斃工人之主使；（二）恢復京漢工會，此後不得干涉工人集會結社；（三）此後軍警無故不得逮捕工人；

(四)此後各路軍人不准送派學習司機；(五)休息病假不准扣薪；過二十年者並須酌酬養老費；(六)各路工人無故不准革退。據說全體宣誓必須達到目的才止。並聞該路工團曾決定爲二七被難諸先烈開會追悼，以誌哀感並藉以喚醒工界的同情云。

### 辰 京 綏

當京綏所派赴鄭州代表，尙未回至本路，京漢罷工，尙未得聞悉確實消息時，吳佩孚便已去電該路之譚鎮守使並張樹元都統謂：若有罷工發生，務以武力解決。譚某奉電後，即派員暗中調查動靜，並至工會與各職員演說，謂：「現在京漢已經罷工了，吳將軍已決議非用武力解決不可。現已來電與我，使我視查你們的行動，我的性情，大約你們也聽見說過，對於你們今日的舉動，是極端不表贊成的，幸而你們的工會，成立不是一日，素日的行爲，尙不至越出範圍，所以我對於你們暫不加以殺戮，現今京漢既然罷工，和你們是本來沒有關係的，如果你們也要應和他，那麼我看見你們那一站先罷工，我必要將他們盡斫下頭來做你們這些激烈而不識事體的分子的一個榜樣。」此時工人聽了真是怒不可遏，便想即刻有所舉動；但因爲被張窺破，遂遣其副官馬某每日去會中監視行動，不准開會，亦不准工人自由說話，禁止談論京漢的一切事體。同時曹錕又來一電於該路總局，使沿綫各站，增加軍警，凡支會幹事部均派重兵包圍，本路工人，行動絲毫不能自由。此時工人心中憤恨軍閥的一種印象，愈刻愈深了，均憤然說：「京漢的此次罷工，實是我們爭自由的先鋒隊，他們尙在奮勇爭鬥中，而勝負未決之期內，軍警竟敢如臨大敵的監視我們，若他們失敗，則我們所受的痛苦，更不知到什麼



程度。我們既是和京漢同一階級的勞工，我們只有實力援助之一途。……」

二月三日，京綏代表，始回至本路，便在秘密地方召集全路代表大會。當由代表報告京漢工友被軍閥壓迫，無可忍耐而出於罷工的情形，各代表無不扼腕憤恨，欲與京漢以實力的援助。結果，遂決議發出二電與曹、吳二軍閥，請迅速與以圓滿解決，不然，即本互助之精神，罷工援助京漢，再一面召集全路代表會議，作實力援助的準備，一面發出宣言作聲勢的呼應，其詞如下：

查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載在約法，並非妨害政治公安，及違法之行爲。現在政界農商及軍人學生均可集會結社自由，工人開會，竟被軍人干涉，以武力對待解決，因之傷亡多數工人，演成慘禍，殊不公平，應請政府懲治激成罷工之禍首黃殿辰等，並早籌善法調解。如何撫慰工人補救之法，即請提出具體議案，以示國人，否則無有辦法，各路工人將一致援助。

七日各支會代表已到齊，遂於深夜十二時後，在一工友家中將罷工手續議定，並派出二代表去京漢慰問；又遣人勸告京奉工友，約定速罷工援助京漢，京綏定當同時舉行，以厚實力。代表出發後，則京漢工友，已經被萬惡軍閥，武力壓迫上工，並於二月七日演出大慘殺，工會同時均被封閉，於是該路同情舉動，便不得已停止了。但他們對於「二七」的事件，是永遠不會忘的。

## 已 粵 漢

此外，粵漢路亦自八日起舉行罷工，但隨後即被兵士強迫開工，徐家棚工會亦被封（十七日），財產盡爲蕭耀南搶去。這都是殉自由的先鋒，可惜現在還沒有調查出他們的詳細情形。

## 午 武漢方面

至於武漢方面，計自八日起宣布罷工的工團有：漢陽鋼鐵廠工人、漢冶萍輪駁工人，不幸均遭失敗，爾後開除工人二千二百二十四人，封閉工會，蹂躪他們所辦的工人子弟學校（三月七日），有丹水池工人、楊子機器工人，結果均遭同樣的惡運。又如武漢的電燈、電話、自來水工人，北京的電業工人均以在準備中即遭壓迫，開除者有人，逮捕者有人，種種慘狀，不可勝記。

## 未 上 海

更就上海方面說，自「二七」噩耗傳來，無論那一界的人，沒有一個不咬牙切切齒痛恨軍閥的殘暴的。更有各地許多被軍閥緝捕的工界男女志士聯翩逃至海上，益予一般人士以深刻的印象，故二月中旬上海總罷工的消息遍傳海內各報紙，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幾使軍閥破胆！後來雖因種種關係，未能演成事實，然軍閥官僚及一般資產階級於此所受的教訓亦不少了。茲將此事的情形簡約叙之如左：

上海各工團自聆京漢代表詳細報告後，比即紛紛召集會議。上海勞働組合書記分部亦從中爲之規畫，邇時緊急待辦的即：（一）聯合該地有實力的工團（只掛招牌而空無一物的工會不在內），組成一足堪戰鬥的工聯會；（二）由各會募集恤金救濟各處被害及失業的工人；（三）宣布吳佩孚、曹錕、蕭耀南、趙繼賢一流人的罪惡。此說既定，並謀與商學界結合進行繼續爲爭自由反抗軍閥的大運動。

醞釀復醞釀，事經數日，大罷工之形勢逐日趨嚴重，就中主張最激而最有力的工團則爲海員工會，因爲海員掌握南方內外交通的全權，影響所及自然是更重大的。於日二月二十日，上海護軍使何

豐林便宣布特別戒嚴令，各種集會結社概行禁止，即商會學生會亦不准開會。旅館車站明有軍警，暗有密探，往來邏緝如臨大敵。各工廠鐵路俱被武力包圍不准自由出入，各工團重要人員監視尤其嚴酷，稍一可疑，即行拘去。一切郵信電報勵行檢查。同時吳佩孚、蕭耀南還怕何一人的武力不够鎮壓，更派副官黃殿甲等多人協同何軍防範，一點點兵調將。上海空氣的暗淡不減當年癸丑製造局被攻時的景象。英、法各國領事，更幸災樂禍夥同軍閥虐待租界旅住的工人；最可憐可恥的抵死不悟的商人，反覺此舉妨礙了他們眼前的買賣，也是痛癢不相關的。某日車站上何軍竟無故捕去一人，越日又有指名嚴緝某某團領袖十餘人之事，大罷工準備，至此遂受一大打擊，邇後更因他種關係，經工團聯合代表會的協議亦決定另圖他策云。〔此節根據京漢工人流血記補入〕

## 已 北京市民空前大遊行

先是，京漢罷工發生後，京中各界對此很為注意。學生界及其他素甚活動之團體，因正為自由而戰之時，感覺更加親切，於是勞動組合書記部及民權運動大同盟、北京學生聯合會、北大學生會、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各團體聯合會、……等團體假東城某校開一非正式會議，當由勞動組合書記部副主任某君陳述此次事變之經過，聞者無不感奮。副經長時間之辯論，結果決定組織鐵路工人後援會，一面發表宣言，喚起全國各界人士注意，一面積極進行募捐，為該工人等後援。該會辦事處，即設於北大學生會內，連日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當日並決定辦法數條：（一）通

電全國各界請求共同援助。(二)發表宣言，警告國人。(三)派代表慰問京漢工人。(四)舉行大遊行示威，以引起國人的注意。(五)積極籌款爲京漢工人經濟的援助。當場推定委員七人執行議決事件，惟示威運動，則以時機未至，暫未實行。及京漢慘變消息傳來，滿城風雨，天地易色，各界人士，無不痛恨填膺，此即有學生聯合會致書北庭，痛斥政府當局，教職員會議亦有同等性質的宣言，至此北京表同情於工人的空氣遂如潮如湧不可禦止了，茲將該文電擇載其一如下：

### 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會議代表聯席會議通電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各部、院、各衙門、參眾兩院、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各法團、各報館、各通信社、各省議會、商會、教育會、農會、工會、上海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時報、中華新報、各法團均鑒：

本月一日，京漢路工在鄭州開工人總會，被駐紮該地軍士用武力解散。四日京漢路工爲爭集會自由全體罷工，六日交通部下令工人開工，七日北京軍警在長辛店強迫開工，槍擊路工，即死者三人，受輕重傷者四十餘人，此皆萬目共覩之事實也。同人等見聞較切，顧慮較周，日視政府措置無方，心痛吾民借亡無日，誠恐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不惜一言，促其覺悟。同人等以爲政府當局對於此次工潮之措置，有四不當：集會結社之自由乃人類生活之基礎，不但爲事理之當然，抑且經約法所明定，而當局則不惜蔑理違法，而剝奪之，其不當一。近代物質文明，都出於工人之手，關係社會幸福，良非淺鮮，故並世界各國，大之則制成工人保護法，

以資救濟，小之亦公然認工人之團結，使其自助，我們縱不能行其大者，亦當省念其小者，而當局不明工人保護之義，反抑工人自助之途，其不當二。凡不得已之消極的抵抗，乃人類最小限度之自衛權。侵我自由，實逼處此，甯爲義死，不爲倖生，行路同情，誰不相憫。故舉世各國，對於消極的罷工，莫能壓制，而當局昧於人情，乃欲以武力強制開工，其不當三。工人與士農商各界同爲良民；縱不認其貢獻文明之功，亦何得謂其遽有滔天之罪，且兩軍對壘，尙不殺投械之人，何況工人，本無武器，而當局乃不惜任意擊殺之，其不當四。政府當局有四不當，同人等乃不能不有三可慮：年來兵禍匪亂，相繼迭起，捐稅公債日見增加，吾民之生業資財，既已損失無算，今則咄咄逼人，即吾民之自由與生存，亦有不能保持之勢，士農工商俱屬守業良民，休戚相關，奚啻一體，今日可以剝奪工界之自由及生存，明日即不妨轉向他界，言念前途，令人寒戰，此可慮者一！社會上及政治上大亂，不起於違法傷義，必起於害理悖情，史蹟昭然，無庸掩飾，當局對於工潮之措施，實有引起變亂之可能性，今日統一未成，禍機未已，若再加以當局之糜蕩，竊恐政亂一發，便難收拾。壓力愈大，反動愈大，挺而走險，急何能擇，此可慮者二！現今中國經濟狀況，已漸達於國民經濟時代，吾民日用所需，本地產物難得，其遠或來自外國，近亦從自外省，而運輸之功，端賴航路，假如鐵路工潮曠日持久，不能解決，影響所及，直接當爲民食，間接即爲金融，則縱無政亂，各界生活亦何堪設想，此可慮者三！以上數事，皆根據學理，痛切陳辭，既屬實情，更非過慮。蓋同人等忝居知識階級，又

爲職學團體之一，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念所及，難安緘默。謹據所懷，聊供參考。尙望全國各界，仗義執言。政府當局，早日悔悟。預防全國政亂，安固公私生計，民國前途實力賴之。

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會議代表聯席會議叩庚（八日）

北京空氣既如此緊張，二月九日遂以北京學生聯合會名義向全城學校發出下列的通告，大意說：

同學們！你們知道長辛店工人流血的事嗎？這次京漢路工人，因爭集會結社之自由，被軍閥橫加干涉不得已而罷工，希望軍閥覺悟。不幸噩耗傳來，工會委員三十餘人，於前晚被軍警捉去下獄，並用極慘酷的肉刑拷打。今早工人集隊向軍警要求釋放，乃保定方面竟電軍警包圍請願工人，開槍猛擊，工人身困重圍，手無寸鐵，陡聞槍聲，自相踐踏，當場飲彈而死的數十人，重傷數百餘人，血肉橫飛，慘不堪言。現在數千工人，全被軍隊圍困，水米不入的已經二十四小時了。那前晚捉去的工會代表，已捆解保定，有全數槍斃消息。同學們！軍閥如此慘無人道，剝奪自由，今日屠殺工人，明日不難屠殺學生，我們都是平民，休戚相關，萬不能忍心坐視，袖手旁觀。我們爲擁護人權，力爭自由計，對於被殺戮的工界同胞，應該切實援助，對於殘暴軍閥，誓必驅逐。今經學生聯合會議決：請北京各學校定於今日（九號星期五）東北城在北大第三院，西南城在女高師開各學校全體學生聯合大會，討論援助方法。

同學們！一月十九日衆院流血之事，是我們身受的，但比較長辛店流血，尙不及呀！我們

是何等痛恨呵！諸君對於打倒軍閥，向來熱心，務請全體到會，表示熱烈的援助！千萬不要吝駕呵！

北京學生聯合會啓 二月九日

於是各校學生遂依照通告的規定分頭在北大及女高師舉行聯合大會，同時北京的工人和市民亦紛紛赴會，自五四運動以來北京真正民衆的集會這一回是很有精神的了。今將大概情形紀述如下：

#### 女高師西南各校聯合大會會議情形

是日狂風怒吹，飛沙撲面，又值寒假期中，但各校同學因憤工人受禍之慘烈，政府措施之乖謬，赴會者仍極踴躍，約計不下千餘人，由女高師代表宣布開會，旋經推定高師代表主席。主席略將聯合會召集此次大會理由報告，即請長辛店工人家屬某女士出席，述說工人家屬之慘狀。大意略謂：「那天政府派軍隊到辛店來，把我們工人打的打殺的殺，並且團團圍困着，不許工人到京城裏去。就是帶傷的工人，他們的家屬忍不住了，設法要送他們進城來醫治，軍隊恐怕城裏的人看見傷痕而表同情，也一律禁止，安心要把他們痛死在長辛店。窮工人們的兒女啼飢號寒，是怎樣的慘痛呵！軍警現在急謀強迫工人上工，逼着他們繳出工會的證書，但是也不過幾千人中極少數被迫應命罷了。外間傳說京漢路完全通車的話，是政府欺騙人的，其實只勉強能開到保府每日一二次。全路是的確沒有通。電綫也只是京保一段能通，以下便完全隔斷了。總之，我們工人，是願意堅持着爭自由，爭人格，決不畏怯，只是我們的自身，我們的家屬，現在正當死生關頭，政府是熟視無睹的，全靠各位先生們救助我們，我們才有生路啊！」言時將工人數日來所受苦腦，由她慘痛的聲音態度表現出來。聞者悲憤，皆

大叱咤。主席又請長辛店逃奔來京的工人某某兩君出席，先後發言。其一人係曾與趙某共充代表。到過鄭州。其一則係路局工人，自罷工後，就被局中某廳長強令上工，協助由局派來的謝某生火開機，竟至掛上十三輛車，在西便門運兵出發去打工人，一連兩天服務兵車，只有打罵，不得吃喝。並將軍人用趕驢的粗鞭毆打工人等野蠻舉動，泣訴一番。尤慘者是軍隊禁止運糧到長辛店，原存餘糧，則不許工人及其家屬購買，欲使他們熬不過便容易屈服，否則聽其餓死。（按這是國際宣戰時，對敵國的政策，軍閥政府居然採用對待工人！）這種情形到今天已是第五日，工人其何以爲生？該兩工人哀動於中，語無倫次，會場中人聞之，有泣下者，隨即議決左列各事：

- (一) 要求政府從速明令宣布此後永不侵害工人之集會結社種種自由權。
- (二) 要求政府立即撤退長辛店軍隊。
- (三) 要求政府從速釋放非法逮捕之京漢路各總分工會職員及工人。
- (四) 要求政府嚴懲趙繼賢、馮溥、黃殿辰等在鄭州、長辛店肇事之軍警。
- (五) 要求政府從速撫恤死傷工人及其家屬。
- (六) 要求政府從速運糧食至長辛店賑濟工人，並不得禁止該地工人及其家屬自由購買糧食。
- (七) 聯合會應向各界迅速募集捐款，救濟被困工人。

議決此七條後，大眾猶以此次工人流血，實開古今中外未有之慘變，不有一種示威運動，不足以警惕政府喚醒市民，遂爭先恐後出發，結成一大行列偕同東北各校舉行遊街示威運動。



## 北大東北各校聯合會會議之情形

同日下午一時，東城北城各校在北大第三院開各校聯合大會，到會者約兩千餘人。首由北大學生某君主席，報告開會情形，繼由往長辛店慰問工人代表某君報告長辛店工人之慘狀畢，又有長辛店某工友繼續發言，謂：「我們工人這回依照約法上的集會自由，組織工會，不料鄭州開會那一天，政府指使萬惡的軍閥，用武力干涉不准我們開會，把我們勞工神聖的匾額打壞了。我們爲他們剝奪我們的自由，後來才一致罷工抵制。不料他們越發怒了，開來了許多軍隊，架着機關槍，拖着刺刀，圍住我們長辛店的工會，要抓我們的代表，而且還開槍轟擊我們。當時就打死了我們工友四人，重傷的不知其數，現在兄弟已經把工友的血衣帶來，給各位先生觀看。（言次由身邊取出一衣，血跡模糊幾如一張紅紙，珠淚紛紛，全場爲之慘然。）唉！各位先生們，想我們苦工人，也是國民一分子，並且誰也沒有我們苦，像各位先生們，都有學生會，商人都有商會，爲什麼政府不許我們有工會呢？唉！這不是剝奪我們的自由嗎？既不許我們自由，又殺死了我們許多工人，聽說捉去的十幾個代表，還要槍斃呢！現在我們停了工，一家數口，將來難以過活，這還不打緊；總之，我們四萬萬同胞的「人格」更要緊。所以望各位先生們趕快想法起來援助，不但是救我們苦工人，實在是爭大家的自由啊！」往後各工友相繼發言者很多。莫不聲色慘變！聞者異常憤慨。一時講堂拍案叱斥之聲，震動屋瓦。後又由衆討論援助辦法，結果議決辦法八條與女高師議決的七條少有出入，並於第四條加請懲辦印刷局長孟彬卿。此外又議決即日由各校分途向各界募捐以資助工人，議決後即散會，到操場整隊而出。頭走

大旗數面，大書「打倒軍閥」「援助工人」……字樣。又有受傷人血衣多襲，高揭過市，尤使人目不忍觀！每人各執一旗，內有「推翻烏政府。軍閥萬惡。還我自由。來犧牲哪！援助工人，爭回人格，鏟除黑暗勢力，趕掉這羣狼。推翻軍閥政治。……」不一而足。尤以腥紅如血之點，遍洒其間，使人見之心酸！先由東安門大街，而王府井大街，……戶部街，與女高師大會隊伍相遇——於是共四千餘人合成一隊伍出前門，經前門大街至珠市口。沿途秩序，極其整齊，觀者如堵，傳單紛飛，「打倒軍閥」，「否認國會，……」之聲，不絕於耳。更由煤市街經大柵欄，觀者益多，途爲之塞，而羣衆精神益奮，大呼「罷市」，「罷稅」，商人多鼓掌相迎。復繞前門大街，入前門經西交民巷，寒風凜冽之中，更有十數小學生，羣來詢問端的，告其故；皆手舞足蹈，爭來取旗，願作同一運動，其天真爛漫，令人感動。已而抵總統府，衆方欲入東轅門，我們的「公僕」，竟勸這一羣主人翁以閉門羹，羣衆又驅而西，亦復如是。真是與國民宣戰了！羣衆乃將所有旗幟一齊拋入，露立多時，而門閉如故，於是大呼：「打倒軍閥政治！」數聲而回。沿途還有北大講演員百餘人分途講演，樹立工人血痕的旗幟，講演此次遊行宗旨。有一老者復來鼓勵羣衆，曰：「余老矣，今聽諸先生言，爲之肝胆俱裂，惜吾力已疲，不能隨諸先生後，拿出主人翁的架子，驅逐這些鬼魔。」足見此次慘變已留下不少印象於普遍羣衆心裏了。茲將是日中國勞働組合書記部及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述說此事通電及各團體重要傳單，錄載於此：

全國各工團各報館公鑒：本日北京各團體，各業工人舉行遊街示威運動，到者約四千人，

向北政府要求下列事項：

- (一) 由政府命令保障全國工人集會結社自由。
  - (二) 撤退長辛店軍隊。
  - (三) 釋放工會被捕職員。
  - (四) 撫恤被害工人及其家屬。
  - (五) 懲辦鄭州長辛店肇事軍警。
  - (六) 工會啓封並送還搶去各種物件。
  - (七) 由政府命令廢除治安警察條例。
- 羣情憤激，誓爲自由戰死！尙祈諸公一致主張同申義憤爲禱！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叩佳〔九日〕

(一) 勿殺窮弟兄！親愛的軍警，弟兄們！我們做工的是爲人雇用的窮人，你們各位也是被雇的窮人，窮人對窮人，應該格外親切，我們日後也許當兵士，當巡警，你們日後也許當工人，我們弟兄都是一家的弟兄，應該彼此互相憐愛，不應該彼此互相仇殺。現在長辛店的兵士聽從上官命令，鎗殺了許多工人，真真可慘可痛！窮人殺窮人，弟兄殺弟兄，同胞殺同胞，真真可慘可痛！各位的上官是何等富，小老婆該有多少，各位何等窮，月餉領不着，家小怎麼樣？日後各位對於上官教各位殺害窮弟兄的命令，是萬萬不可服從的！各位若服從這種慘無人

道的命令，各位自己家中也有老小，各位若處了我們窮苦工人的地位，各位自己的老小是何等悲慘！

#### 京漢鐵路長辛店分工會

(二) 同胞們趕快起來打倒軍閥呵！長辛店作鐵路苦工的同胞們！爲保持人格，擁護民權，尊重臨時約法所載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權，被軍閥殺死十餘人，鎗傷數十人，還有數十人被軍閥圍困，水米不入口已經兩天了。又把工會的代表捆解保定，聞有全數鎗斃的消息。同胞們呀！你們來看這慘無人道的軍閥奴隸，反來剝奪主人翁的自由來了，這還了得嗎？我們當主人翁的還能忍得嗎？同胞們呀！快快起來驅逐這殘暴的軍閥呵！

(三) 吃的、穿的、住的都是工人做成的，工人是我們的恩人。他們被壓迫被慘殺，我們應該起來援救，「不自由，毋寧死」。工人此次爲爭集會結社的自由，無異乎是替我們各界平民百姓爭，我們應該起來援救。中國唯一的亂源，就是軍閥。現在工人和軍閥搏戰了，軍閥打倒，中國才可太平。我們應該起來援救。同胞們！大家鼓起熱血來，「推翻軍閥」！

(四) 衆議院學生流血，長辛店工人流血，被打殺的學生還留在醫院裏面，被槍擊工人又殮在棺材裏了。同胞們！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妻子？如果「還不趕快起來自救」，怎樣當得起這些軍閥和軍閥的走狗們的屠殺啊？他們既然用「這樣惡辣的手段對付學生和工人，」馬上就可同樣對付商人和一般平民百姓，我們平民階級還不起來自救嗎？起來！「打倒軍閥！」「擁護民權！」

(五)親愛的同胞們呀！你們豈不知道前日（即二月七號）長辛店的慘劇嗎？這次京漢路的工人罷工，是爲人格起見，爲自由起見，尤其是爲保存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上載的允許人民自由集會結社的條文起見。唉！竟被萬惡的軍閥，仗着武器，橫加干涉，破壞約法，更於前日做出無法無天的惡毒手段了，趁着工人團聚的時候，亂放槍彈，打得工人四處奔逃；死者有七八個，受傷者不計其數。工會門前的大流血，真要令人痛哭。親愛的同胞們呀！你們趕早驚醒呵！要知道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主人翁，反被軍閥政客的虐待，任其蹂躪，任其殘殺，唉！這種越權橫暴的軍閥政客，我們應當起來同他們死戰，抱着打倒軍閥澄清政治的決心，雖犧牲生命，亦不顧惜，這才是我們真正主人翁的表現啊！同胞們快起呀！快起呀！

(六)諸位！軍閥專政，禍害中國，到現在已達了極點了！約法賦予人民的一切自由，也都爲他們所侵犯。日前京漢鐵路工人爲謀改良生活，聯絡感情，組織一個全路總工會，這是工人知識進步的表現，應該是人人贊成的。不料本月一日在鄭州開成立會的時候，竟被吳佩孚電令靳雲鶚以武力解散，工人們赤手空拳，無法抵抗，而又忍不可忍，於是不得不全路罷工。而長辛店京漢工人，因不依京漢局長趙繼賢上工限期，於昨早八時又遭駐紮該處之第十四旅及京畿遊擊隊軍士開槍轟擊。當場擊斃者七八人，重傷者四十餘人，輕傷者不計其數，並擄去工人俱樂部幹事十餘人，解送保定，生死未卜。諸位想想：結社集會自由，載在約法，無論何人，不得侵犯。此次工人在鄭州開會，竟被軍閥以武力解散，而長辛店的罷工工人，又遭其慘殺，

這樣底蹂躪民權，慘無人道，不僅是京漢鐵路工人自身的問題。凡是中華的國民，都應該奮起，作大規模的運動！

附 白

三月二十二日，北京各團體聯合會假國立高等師範風雨操場開了一個大規模的追悼「二七」被難諸烈士大會，到者五千餘人，悲歌慷慨，閩動全城，惜爲篇幅所限，未能盡紀。

## 戊 各地文電

### 海參威工團總會通電

中國共產黨轉京漢鐵路工人鑒：海參威工團總會敬致其熱忱於中國勇於奮鬥的鐵路工人，並表同情於被殺同志之家族，特鄭重宣告中國軍閥之罪惡，——彼等竟任意屠殺我工人，屠殺中華民族利益之真正保障者！『下略』

### 上海學生總會通電

漢口江岸京漢路總工會並轉工界同胞均鑒：諸君因與萬惡武人力爭集會結社之自由權，致被殘殺死者三百餘人之多，此頻年未有之浩劫也。消息傳來，各界同憤。吾儕學生，疊受不良政治之影響，挺身奮鬥，備遭毒毆，已非一次，茲聞噩耗，欲哭無淚。各地代表，將陸續到滬，對於混亂政局，必討論一根本解決之辦法，一俟團結堅固，當與諸君携手合作。回憶黃花

崗之役，罹禍者七十餘人耳，義氣磅礴，滿清遂倒。今之多行不義者，威權不逮滿清，而工界同胞犧牲，則較黃花崗諸烈士爲尤烈，其自斃之日，必不遠矣。尙望諸君保存原有之精神，在此短期中，迫於暴力，暫行忍辱開車，亦屬無可如何。特此奉慰，諸維亮察。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總會嘯（十八日）

北京黎宋卿、張敬輿兩先生鑒：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權，乃約法所規定，無論何人，不得侵犯。最近京漢路總工會，因開會忽被取締，迫而罷工，旋遭屠戮，沿途死者逾三百人，傷心慘目，孰過於斯！直接殺工人者軍警也，間接殺工人者吳佩孚也。公等既自命居政府之地位，應負管轄吳佩孚及軍警之責任，乃事前不能加以制止，事後不能加以懲辦，撫衷自問，果何顏以對國人？勿謂推刀之慘公等不見也！衆矢所集，千夫所指，非公等而誰？強盜劫人，罪歸頭目。若只竊地位，不負責任，天下無此便宜之事，其猛省勿狡賴！

又致漢口工人電云：

人民集社自由權之被蹂躪也久矣！諸君爲此而奮鬥，遂蒙慘禍，死者達三百人，凡有血氣，莫不髮指。吳佩孚早視京漢路爲其私產，提款扣車，橫行無忌，復嗾使其部屬殘工界同胞，號稱政府當局者，竟等聾瞶，甯非咄咄怪事！諸君在壓力之下，單獨犧牲，勢難堅持，尙望團結固有精神，共圖最後勝利，必歸羣衆。謹據積憤，藉表同情。現狀如何？並盼見示。

上海學生聯合會漾（二十三日）

## 北京各團體聯合會通電

全國各省區、各工團、各報館轉各界公鑒：比者京漢、津浦等路工人，被迫罷工，致遭捕戮，傷亡囚繫，有識同悲。凡民有喪，無容默爾，敢據管見，告我邦人。交通號稱國脈，路工實縮樞機，作息有常，工資有限，量功食報，所受已微，家有盡僕，尙或優禮，矧茲路工，勤又倍焉，縱使稍事祈求，理宜從容應付；至乎集會自由，載在約法，勞工神聖，世所公認。苟其不違刑憲，容常饜其需求；即令事踰恒規，告言乏術，國法所寄，責有專司，無勞越彼秋曹，陳茲師旅。夫以數千之卒，圍數百之民，以成列之師，當烏合之衆，以斧鉞之威，臨赤拳之勢，以云止亂，則足資懼懾，以云羅捕，則足供俘囚，安用橫張撻伐，肆其殺戮？假令鄰邦不睦，侵我邊圉，赫然斯怒，何以加焉。方今共產之說，風靡世界，水濕火燥，無感不警。比年邦家不造，禍變頻仍，編戶之氓，久深濡溺，健兒挺身閭里，數百爲羣，越貨殺人，侵爲流寇。獨此路工，夙夜匪懈，不辭勞瘁，黽勉從公，國之善民，邦之良士，既已勞其筋骨，復欲餓其體膚，民不樂生，挺險斯在，國難當前，誰執其咎？竊有懼焉。遠徵暴秦，近徵強俄，民不可侮，亂不可極。載舟覆舟，所宜深懼；敢謀老成，奠我邦基。北京各團體聯合會

## 全國各界聯合會通電

各省區、各僑埠、蒙古、青海、西藏各團體、各報館、並轉各界均鑒：武人爲禍，於茲數年。由毀法而弄法，由于政而亂政，桀驁驕橫，莫可言狀，吾儕人民之自由權，蹂躪無遺。



最近北京學生，備遭毒毆，京漢路工人，又遭慘殺。而嗾使衛警毆學生者即曹錕頤指之吳景濂，嗾使軍警殺工人者即吳佩孚直轄之部屬。查學生受傷者三百餘人，受重傷入醫院者五十餘人，傷腦及內臟者二十餘人。而學生共棄之彭允燮，則不特經僞參衆兩院加以同意，而且經黎元洪疊次慰留。血肉淋漓，彼輩若不見也；呻吟枕席，彼輩蓋不聞也。至於工人開會，爲斬雲鶚壓制驅散，而罷工拘禁刺傷，不計其數，僅以死者言之，江岸站四十餘人，信陽站十餘人，長辛店站十餘人。民命輕於螻蟻，積屍充於軌旁，噩耗傳播，凡有血氣，孰不爲之寒心酸鼻。惟欲挽茲浩劫，非徒消極之悲憫所能濟事，必須積極之奮鬥始克有成。務希國人一致推翻吳、曹傀儡之機關，屏逐曹、吳豢養之政客，打破吳、曹卵翼之勢力，徐圖建設，然後可以安居樂業；若抱隔岸觀火之心理，以爲於己無關，則惡燄日熾，罹巨殃者不惟學生工人已也。臨電髮堅，統希垂察。

## 全國各界聯合會〔十日〕

鄭州京漢路總工會並轉工界同胞均鑒：頃聞吳佩孚嗾使靳雲鶚禁止貴會開會，不勝憤慨。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載在約法，武人動輒挾其兵力，以蹂躪人民自由，已非一朝一夕。方冀國人共爲後援，遏此凶橫；乃消息傳來，吳氏更嗾使蕭耀南強迫開車，槍殺工人三十餘名，草菅人命，羣情髮指。查吳氏暴戾成性，前年決堤殃民，身葬魚腹者不計其數，國人弱於制裁，彼益視兵力爲萬能，勒提京漢路之收入，占據京漢路之車輛，以致外人屢起責言，交通時形阻梗。至於曹錕一塚中枯骨耳，攘奪權利，則與吳氏同床異夢，壓制工人，則與吳氏不謀而

合。此種醜類不除，豈特爲民治之障礙，抑且爲共管之導綫。現在學商兩界，均各具決心，與武人宣戰，務希工界同胞認明主犯，繼續奮鬥，同心戮力，澄清之期，當不遠也。

全國各界聯合會青〔九日〕

漢口武漢各界聯合會鑒：前聞施君伯高被捕，即多方設法營救，乃吳佩孚嗾使蕭耀南捏詞加害，同人心長力短，徒呼負負。施君前任本會第一屆評議部長，熱忱毅力，夙所共佩，得茲噩耗，憤慨填膺！專此奉悼，並希轉唁施君家屬爲荷。

全國各界聯合會漾〔二十三日〕

各地各界聯合會鑒：此次吳佩孚嗾使其部屬，對於京漢路工大肆淫威，死者近三百人，施君伯高，以律師資格，充工會法律顧問，亦罹慘劫。按本會於民國八年成立，是時施君奔走呼號，卓著勤勞。旋任第一屆評議部長，多所擘畫，及返武漢，兼戮力於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奮鬥精神，久而彌強，卒以援助工人就義，聞耗之餘，不勝悲憤。諸君篤念公誼私交，諒必同深悼感，吾儕後死，應如何以瞑施君之目，此不可不從速圖維也。

全國各界聯合會漾〔二十三日〕

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宣言

萬急。全國各工團、教育會、商會、農會、學生聯合會、北京晨報、京報、上海民國日報、時事新報、漢口真報轉各報館並轉各界同胞鈞鑒：國政紛擾，軍閥橫行，政治出於私門，

小民變爲魚肉；哀我工界，創痛尤深，既受國際帝國主義之侵凌，復蒙國內軍閥階級之荼毒，宛轉待斃，莫知所屈。差幸比年以來，同人自身之覺悟，及熱心社會人士之提攜，各路工友，先後奮發，萬衆一心，組織團體，以與彼輩周旋。方期軍閥悔禍，奸人斂跡，我輩最低度之自由，得以倖存，全國鐵路總工會轉瞬觀成，詎本月一日，竟有鄭州京漢總工會被壓迫之事。查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載在約法，工人亦人民也，而且佔全民中最大多數之人民也，其應享受此種自由，實乃天經地義。軍閥怙勢仗威，胆敢出此蹂躪民權之舉，國法何在？人道何在？今京漢、道清兩路工友相率罷工，京奉、津浦亦將繼起，將來局勢，靡知所屆！竊念軍閥擁兵縱亂，毀法殘民，身受其殘酷荼毒者，不僅勞苦之工人，其他各界，皆有同然，軍閥存在一日，即人民被擄殘一日。尙望全體同胞，同申義憤，崛起援應，摧滅強敵，還我自由，在此一舉。唯我同胞實利圖之。

二月六日

### 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通電

萬急。全國各工團、各報館均鑒：京漢鐵路工友因該路局長趙繼賢等，運動軍閥，以暴力侵犯其集會結社自由權，乃罷工抵抗，原屬至當，誰知趙賊竟於昨晚率同曹錕軍隊，拘捕辛店工會重要分子十一人，押送保定，今午且因強迫工人上工，而槍斃工友及居民十數人，受傷者無算，工會亦被封閉，存款盡爲劫去。辛店工友今遭軍閥如此摧殘，我工界同胞，應即起搏

鬥，不倒倒軍閥，工人則不能生存呵。

全國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叩陽〔七日〕

### 北京民權運動大同盟援助電

京漢鐵路總工會並轉道清、京漢兩路全體工友均鑒：中國現在是軍閥政治，所以人民一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種種的自由權利，都被他們剝奪無餘，這是何等痛心的事，何等可恨的事！貴會開正式成立大會，橫被軍閥派兵壓迫，以致開會不成，激起罷工，同人等聞訊之下，一方面深憤軍閥之橫暴無道，一方面佩服諸位奮鬥精神。比召集緊急會議，一致議決實力援助，除通電全國要求各界援助，並派代表前來慰問外，擬迅邀在京有力團體組織罷工後援會，募捐援應，本大同盟以爭奪民權為職志，早為全國所共知，所以只要是關於民權事件，決心起而奮鬥，何況最大多數的勞苦同胞的民權，更為在所必爭，深願與諸位休戚一體以抵強暴而還自由，望奮鬥到底，毋稍妥協。

北京民權運動大同盟叩魚〔六日〕

### 北京民權運動大同盟通電

各報館、各工團及全國同胞公鑒：爭集會結社自由權而罷工之長辛店工友，竟遭軍閥曹錕等橫暴摧殘，捕押工會代表十一人赴保定，槍殺工友及居民十餘名，傷者無數，並佔據工會、搶劫金錢，似此野蠻行動，凡有血氣，誰不痛恨。吾同胞須知軍閥今日可施於辛店工友者，來日亦可施諸他處工友及全國平民，軍閥不能與民權並存，於此益見，望全國同胞共起，以救為

爭自由而遭慘殺之辛店工友，推倒蹂躪民權之軍閥，不勝盼禱待命之至。

民權運動大同盟叩陽〔七日〕

〔以上六個文件根據京漢工人流血記補入〕

### 湖南全省工團援助京漢路工通電

（銜略）京漢鐵路爲總工會開成立大會，被武力強迫解散而同盟罷工。復遭萬惡不赦之軍閥曹錕、吳佩孚、蕭耀南、張福來等以大隊兵士強迫工人上工，致殺死工人三百餘人，傷者無數，同時槍斃工界首領施洋、吳汝明、林祥謙並封閉京漢路各工會及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查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載在約法，該數工會成立有年，成績昭著，總工會成立大會自屬合法行爲，乃工人應有之權利，曹吳等居然用武力解散，已屬破壞約法、蹂躪人權，如斯不足，復唆使軍隊，橫加慘殺，強迫上工，似此擁兵作威，草菅人命，誠萬世之罪人、人類之公敵也。我等同爲工界中人，與京漢路工友有骨肉相聯之關係，對此萬惡軍閥之無理摧殘，怒髮所指，萬衆皆然，應此廣大羣衆之要求，援助京漢鐵路委員會，乃告成立，自此當率瀟湘數萬勞動羣衆，以與違法慘殺京漢路工友之軍閥周旋，誓必復此萬世之仇讐，肅清人類之公敵。爰特通電前來，望即同申共憤，鳴鼓而攻；不然，軍閥爲惡，日益囂張，恐我四萬萬同胞同爲焦類矣。臨電神馳，不勝盼禱。

湖南工團援助京漢鐵路委員會叩

## 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援助京漢路工友第二次通電

全國各報館、各工團、各界父老兄弟姊妹們鑒：自萬惡軍閥吳佩孚、蕭耀南、曹錕等勢武淫威，解散京漢路各工會，同時指揮長辛店、鄭州、江岸各站兵警，慘殺工人三百餘人並槍斃工界首領施洋、腰斬京漢工會會長林祥謙，並封閉京漢路各工會及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與報館之事橫來，凡在同胞觀此違約法——集會結社自由的民賊，莫不怒髮直豎，恨不立食其肉而寢其皮，本聯合會爲此，除指揮全湘各工團援助京漢路工友打倒軍閥各項進行，撥發第一次通電，喚起各界同情，發起組織湖南全省工團援助京漢路委員會，予以種種實力救濟，直電痛斥吳佩孚、蕭耀南二賊魁外，再爲此第二次通電，務望全國各團體尊重約法，伸張民權，打倒軍閥，肅清中國計〔此句有誤〕，衆志成城，精神貫徹，必須達到民權集會結社自由，恢復被封各工會，懲辦肇禍軍警，重恤京漢路傷亡各工友爲快，臨電不勝盼切。

### 北大學生援助電

京漢鐵路工會並轉全路工友均鑒：概自軍閥得勢以來，擁兵縱亂，海內騷然，罄國庫之收入，不足以養兵，遍中國之版圖，幾無一甯宇。公私破產，百業凋零，國人身受痛苦，已達極點。乃彼等猶復怙惡不悛，暴戾益橫，壟斷內閣，收買國會，逼走敵校校長蔡元培及高師、女高師、醫專、工專、美專各校校長，以遂破壞教育之野心，至今未決。不意又向我親愛之勞動同胞進攻，胆敢壓迫開會，聞之痛心，思之髮指。查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載在約法，軍閥毀

法殘民，詎非罪大惡極，望諸君爲自由奮鬥到底，敝校敬謹以從。

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叩魚〔六日〕

### 潮州工界聯合會通電

孫大總統鈞鑒：人民有集會之權利，乃約法所許，此次京漢路工人，依據約法，組織工會，乃工人分內所當有之事。不意北方軍閥吳佩孚、蕭耀南，竟目工人爲「土匪」，始則禁止開會，繼則派兵彈壓，終則殘殺勞工，此等違背約法、蹂躪民權、摧殘勞工無人道之舉動，誠爲今日中國軍閥之特色，此而可忍，國將何國？我公手造共和，國人共仰，歷次不忍軍閥橫行，慨然擁護約法，保障民權，有始有終，尤爲可敬，萬望我公本始終如一之志，與軍閥奮鬥到底，本會願率潮州工界同胞以從，毋使我國勞工運動一線生機，慘遭橫暴之摧殘也。勞工前途幸甚！民國前途幸甚！

各地工會及學生聯合會鑒：此次軍閥吳佩孚、蕭耀南，嗾使如虎似狼之軍警摧殘京漢路工會，屠殺勞工同胞，凡屬稍有血性，聞之莫不髮指。查工人集會，乃約法所許，彼輩身爲民國軍人，竟目無法紀若此。我儕國民恐將來不知死所矣。萬望貴工會、貴學生聯合會速起援應京漢路工人，誓死與軍閥奮鬥。本會願竭駑力以從其後，毋使勞工運動前途一線生機，橫受武力之摧殘也。勞工幸甚！中國幸甚。

京漢路工人同胞鑒：聽說軍閥壓迫你們，禁止你們開會，並殺戮你們弟兄，軍閥橫行，慘

無人理，殊爲可恨。你們爲自由奮鬥，爲人格犧牲，我們甚爲欽佩。望堅持到底，誓死抵抗，我們願隨全國各界之後以爲你們後盾，勿使軍閥勢燄再張呵！

潮州工界聯合會暨四支會二十八工團同叩

### 上海各工團援助京漢工人通電

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轉京漢鐵路總會列位工友均鑒：軍閥慘殺工人，封閉工會，妄捕無辜，上海各工團異常悲憤，誓爲列位工友經濟實力之後盾，望奮鬥前進，一息尙存，勿爲屈伏。中國工會上海總部，中國勞工同盟會，中國海員工業聯合會總工會上海部，中華電氣工界聯合會，上海工商友誼會，粵僑工界聯合會，廣東旅滬金銀首飾工會，湖南勞工會上海辦事處，上海印刷工會，駐滬參戰華工會，南洋烟草職工同志會，中華勞工聯合會，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船務棧業工會，上海機器工會，中華印刷工界聯合會，機器縫紉工會，滬江綢緞染業工會，均安水手公會，棧業公義會，上海水菓地貨友誼會，華洋輪船工會，上海焱盈總社，中國機器總會上海支部，上海履書工會，上海女子工書進德會，上海職工俱樂部，上海機器縫紉聯合會，日華紗廠，上海錢業友誼會，上海同志友誼會，浦東印刷烟草工人俱樂部，上海均安水手工會，國民女子工藝學校，安徽旅滬勞工總會暨工友九十六萬八千餘人同叩佳（九日）



## 己 國外各團體重要電文

### 第三共產國際擁護中國鐵路工人宣言

中國鐵路工人同志們！

第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得悉你們爲反抗軍閥——英、美、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忠僕而血戰，敢用無限的敬信祝賀你們從此以後不要從你們手中放鬆赤色工人的旗幟，用你們困苦的最後罷工手段，加入世界無產階級共同反抗世界的壓迫者。

暫時你們雖僅少數工人做了反抗軍閥的示威，但接踵而起快來加入你們的隊伍反抗軍閥的同志，何止千萬數！

你們最近罷工的口號「工人自由集會和結社」，你們當努力的堅持到底。確實說，你們的行動，是已經走到世界無產階級的組織了。你們曾經開始了的鬥爭，實在是恰當的，你們在帝國帝國主義者和他的忠僕——本國的軍閥壓迫之下唯一的急務，是要打緊中國無產階級的增加自己團體的鬥爭力以達中國人民的解放。

你們的仇敵——軍閥在漢口和北京，屠殺了你們的同志，幼稚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困苦的和你們向現有的軍閥共同作戰了。你們從此以後同中國共產黨當更親密，並且由鬥爭的經驗，可以了解必須與這黨享共同的禍福。中國共產黨不僅保護鐵路工人的利益，乃是爲全中國的無產

階級而奮鬥的。

你們快同中國共產黨一致，快同國際共產黨中國支部結合，徐圖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共同革命！

中國無產階級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第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此電文據京漢工人流血記補入〕

### 遠東中國部工會電

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勞動組合書記總部，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暨全國勞動諸團體均鑒：京漢鐵路諸工人同志迫於經濟的艱窘，不得已和資本家的組織——政府，以最後的手段——罷工，作無器械的戰鬥。不料資本家及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忠僕吳佩孚，縱使他蠻橫無識的兵士殺戮諸罷工同志及諸同志的家屬，傷亡達三百以上，僑居蘇維埃遠東諸中國工人，聽聞之後，不勝痛悼憤慨。爰於二月十八日召集中、韓兩國工人會議於赤塔，一則悼念諸傷亡之同志，一則共籌援助之策。當由大會通過：全體遠東中、韓工人，都願納一日工資為諸罷工工友之援助。為數雖微，亦不過表我們之衷曲而已。待稍蒐集時，當即寄回中國。

即俄國諸工人組織和無數百萬工人同志，聽聞資本家的忠僕戕殺工人的消息，亦發出同階

級的同情心，無不憤慨填膺，痛恨切齒者也。

諸位可敬愛的同志！在中國階級間極表顯明的鬥爭，真是自諸君始！諸君的流血，決非爲自己一二人事，亦非僅爲中國民族，乃爲全世界無產階級。諸君實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亦萬代流芳人類史上的明星。世界上不可思量的尊貴，就是革命的血！現在我們仇敵流了我們的血，終久是要將仇人的血加幾倍來償還我們的。這是資本家自己縮短自己的滅亡期限。

諸位可敬愛的同志！資本家所謂『平等』『自由』，所謂『共和政治』，這都是資本階級的私產，人類大多數的平民無產階級者，什麼時候也是想不着的，也是不能怎樣乞求得着的；即或有時間向無產者甜言蜜語，那就是遭踏無產階級的時候。即如中國無產者替資本家的忠僕吳佩孚去了無量的血汗，千萬的首級，換到他一個軍閥的首級，到現在也就是第一名殺戮工人的好手。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工人要得着自由，完全是要用工人的力量。階級不同，利益就不同，任何時不要受旁人的欺騙。

無產階級最可信賴的領導者，就是共產黨；他們在工人的前綫上，指導工人的一切，任何時候，我們不要脫離了他。

諸同志！努力奮鬥！全中國工人同志，都協力合作。我們也當竭自己的力爲諸君臂援。

祝

諸君的勝利！

全世界社會革命萬歲！

全世界組織工人的政府萬歲!!!

遠東中國部工會啓（二月二十四日）

### 日鮮無產者同盟宣言

全中國工人同志諸君！世界的工人階級，因為資本階級貪求無厭的榨取和慘無人道的壓迫的原故，現在已起來團結他們世界無產階級的同志堅堅固固地佈置他們共同的陣綫，開始和資產階級作戰了。

中國的民衆，向來是特別受了許多內亂外侵的犧牲，和忍受了最高度的貧困、凍餓、掠奪和殺戮，這是什麼原故哩？就是因為外有列強競用資本主義來侵略中國的富源，和掠奪中國工人的勞動力，內有軍閥政盜，與他們——列強——遙相呼應，吮吸中國勞農民衆膏血的結果。

諸君！中國勞農民衆的前衛戰士諸君！你們已經有了幾次最有價值的經驗：如香港海員罷工，唐山礦工大罷工，正太鐵道大罷工……等，我們鄰邦中國工人諸君！我們日本和朝鮮的無產階級，對於你們能够以最勇敢地精神，實行階級鬥爭的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誠誠懇懇表示了無限的讚美和敬意的。

最近京漢、津浦、粵漢、道清四鐵路的工人諸君，因為忍不住資本家殘酷的榨取，一致團

結起來反抗的原故，就被時常和國內外資本家朋比爲奸，而以壓迫勞動者和掠奪他們所種得的果實爲職業的中國政府和軍閥們用了大批軍隊——武裝的暴徒——來蹂躪鐵路工人諸君的正當要求和運動，以及破壞全工人的聲援和組織，並且殺戮了我們許多的同志工人諸君。我們得到這個凶報之後，就用口、鮮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名義，來表示我們對於諸君惡戰苦鬥勇敢持久的滿腔同情；並且同時爲貫徹世界無產階級協同連帶的精神，誓對於那些想從流血之中高壓諸君的盜賊行爲的軍閥和資本家，提出強硬的抗議。

我們以日鮮無產者同盟的名義，首先議決如左列的緊急手段：（一）對於用暴力壓迫京漢諸鐵路工人諸君的中國政府和軍閥提出抗議書於東京中國使館，使其傳達中國政府；（二）聯絡日、鮮各勞動團體，援助鐵道工人諸君的要求，和遞送書函於鐵路經營當事者，使其承諾諸君的要求；（三）和中國工人組合及其他學生團體聯絡，並討論其他緊急必要手段。

自從紡織業罷工，京漢鐵路罷工……之後，這個非人道而無惡不作的災禍正兇，結果完全暴露出來了！並且因爲此次全鐵路工人諸君的奮起，更足證明那惡魔——中國民衆的吸血鬼——就是國外的帝國資本主義和國內軍閥封建制度的雙頭魔這一回事了。

日本的軍閥、官僚和資本家不僅是搶掠朝鮮的大罪人，並且也是侵略中國最兇罪犯的一分子啊！

全中國革命工人同志諸君！解放中國四億民衆的這一件事，不僅是你們應有的責任，並且

實在也是我們日鮮革命階級共同的義務啊！我們因為要撲滅我們共同經濟的慘狀和政治的危  
害，就不能不以全勞農民衆團結的威權，推倒那些爲國內外資家做營壘的政府和封建的軍  
閥，使自已掌握一切的權力，並爲全生產機關主人翁了。

諸君！光明已射到我們勝利的道途上來了！勞農俄羅斯共和國的創起，和全世界共產黨的  
活動，就是我們的光明啊！

戰！戰！戰！！

推倒國際資本帝國主義！！

推倒中國和日本的軍閥！！

東亞共產主義革命萬歲！！

## 庚 國會方面提案

當罷工初起時，一羣豬仔議員固然大多數是漠不關心的，因為他們勾心鬥角都是在賣票賣人格  
上面，北京的八大胡同和戲館便是他們理想的極樂園。但是羣豬中間也有少數個人曾經說過人話的，  
現在不問他們說話的動機如何，這個記載中也不免將他們前後的情形表章出來。

京漢罷工發生之次日，衆議員王恒等曾向北政府提出下面的質問：

爲鄭州警察激成京漢全路罷工一事，蹂躪約法，妨害交通，促進社會革命，政府有無確定之善後方案，請明白答覆事：據近三日來新聞所載，京漢鐵路工人全體罷工，溯其原因，乃因鄭州警察所長黃殿辰濫用職權，干涉工人開會，甚至佔據會場，搗毀牌匾。查人民集會結社自由，載在約法，自非妨害公安，警察只有保護之義務，決無任意干涉之權利。究竟二月一日京漢鐵路工人開會警察有無妄肆干涉之行動？如果有此行動，政府應如何處置此等蹂躪約法濫用職權之警察官吏，以保障約法上人權之尊嚴？此應請政府答復者一也。中國交通事業，幼稚異常，而國有鐵路，特尤爲甚。現在京漢鐵路，隱然化爲一人一系之私產，上之國帑，不能得絲毫之收入，下之勞動工人，不能享應有之工資，中而商人旅客，不能得交通之便宜，究竟政府此後對於國家產業上之收益，與軍事上商業上以及普通人民之交通，與勞動界應得的合理之工資，有無通盤籌畫斟酌盡善之交通政策？此應請答復者二也。勞動問題，爲西方政治上一般棘手之問題。溯厥原因，乃由於百年以前政治當局方針誤用，一面在經濟上提倡資本制度，促進貧富之不均，一面在法律上視勞動家別爲一種人格，醞釀百年，而天道好還，俄羅斯遂湧現一種別一人格之國家，使第三階級以上之階級盡倒轉而化奴隸。我國政治經濟兩面，於世界皆爲後進，歷史上既無積重難返之嫌，而約法上復規定人民一律平等，與其集會結社之自由，現在政黨可立政團，商民可立商會，農民可立農會，而工人開會，獨被干涉，是否現政府猶襲西方百年前之勞動政策以促未來之社會革命？此應請答復者三也。本席以爲晚近政治，

只要號稱爲一個政府，以上之三個問題，非有具體的計劃不可，否則其人即不配當政治之局。今政府成立未久，對於此失態（指警察激成罷工言），尙不能認此爲現政府絕對應負之責任（！）。惟政府此後對於現在已發生之問題，如何補救，對於未來之一切整理，有無積極政策，應請提出具體方案，以昭示國民，否則只有請政府負責自決而已。

長辛店慘劇發生後，議員某君也同樣有三個質問，茲錄其一如下：

爲政府此次對於京漢罷工事件，處置違法，提出質問事：查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明明載在約法，無論何人不得侵犯。此次京漢鐵路工人組織大會，事非違法，何以該地軍警橫加摧殘，而政府不加查辦，以致激成罷工風潮？此應質問者一。風潮既經擴大，政府即應有所覺悟，平心處置，何以荒謬糊塗，竟派軍隊前往威嚇？此應質問者二。尤足駭人聽聞者，昨日上午駐長辛店軍隊竟敢槍擊工人，死者四人，垂斃者三人，重傷者無算。按工人亦是人民，上工與否，原係雙方對等條件。豈能因條件不洽即行殘殺。假使政府與人民易地以處，其將如何？此應質問者三。又聞當時慘劇發生之後，該軍隊逮捕工人俱樂部幹事二十餘人，解送保定。查長辛店係京兆宛平縣轄境，何以此案乃送保定？又不知保定更有何人可以處理此事？此種中外古今聞所未聞之荒謬辦法，是果政府能與其謀？此應質問者四。茲依院法第四十案提出，限三日內答覆。

這兩個伶仃的質問書，不消說自然是沒有結果的，就是限日答覆的話，也是一句空話，這都是北



政府歷來的習慣法如此，也不足爲異。等到京漢全路受武力屠殺消息傳出後，天怨人怒，全國沸然。議員羅家衡等遂有向黎元洪建議調處的事，其條件如下：（一）撤退臨時增調彈壓軍警，同時恢復各路工作；（二）釋放被捕工人；（三）所有已經成立工會經政府查明情形，允許暫行存在，俟勞工法公佈後，依法改組。以上三項交由吳景濂提交黎元洪。但是黎元洪答得很巧妙，他說：

「政府對於工潮，仍一任駐在各路之軍事當局自行處置，不肯居高壓之名。外間謠傳某處又將工人及學生數名處死之說，政府仍視爲某某軍事首領之所自動決定者，不負命令其嚴辦之責任（！），亦不欲蒙高壓手段之惡名（！）。」（語見京報）

第一次的調處就是這樣結果！

同時參衆院亦有調和運動，今轉載當日報載情形如次。

衆院議員特爲此事，曾於上星期六（九日）致吳景濂一函，請於星期日開緊急會議，及吳與張伯烈秘密磋商，恐討論此事時難免不與政府所定辦法相左，遂將此議打銷，改於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二時，參衆兩院議員百餘人，爲工潮問題，在衆議院小議場討論。推定褚輔成君爲臨時主席，白逾桓、胡祖舜二君爲臨時書記，主席報告開會理由，略謂：「工潮問題發生後，本院吳議長曾向政府提出三項調和辦法，尙無正式答覆。現範圍愈形擴大，前途異常危險，爲維持大局尊重人權起見，故特邀請同人商議辦法。」當經江浩、駱繼漢、張樹森、馬驥、黃攻素、胡祖舜、高仲和、羅家衡、王葆真、王用賓、呂復、汪彰年諸君各陳意見，討論結果，決定一面由到

會衆議院議員公提建議案。(全文附後)一面對政府要求辦法如下：(一)政府應根據約法承認工會；(二)釋放此次工潮之被捕者；(三)撫恤此次工潮之傷亡者；(四)撤退臨時增調彈壓軍警，同時恢復各路工作。旋即繕具公函，由褚輔成、白逾恒、彭養光、張樹森、黃攻素、胡鄂公六君，携到帽兒胡同張宅，候至一時之久，方得面見張紹曾。首由褚君發言謂：「此次工潮之發生，純因京漢路總工會在鄭州開成立大會，並無非法舉動，而該路局長及鄭州警察長等，遽以軍警強迫解散，工人呼籲無靈，被逼罷工，當局不謀和平辦法，遽用武力對付，殺傷逮捕各數十人，釀成偌大慘劇，國會同人僉以當局處置失當，故特擬定調和辦法四項，請總理尊重公意，予以正常答覆。」張云：「政府正在擬訂工會專章，俟交國會議定公佈後，方能依法承認工會，其被捕諸人，除工人外，頗多故意煽惑搗亂者，能否釋放，須聽各方長官依法處理！」爭持良久，張始云：「本人僅可以私函請其從寬而已。至撤退軍警一節，亦須由地方官酌量辦理，政府未便遽斷。」(！)白、張、彭、黃、胡五君相繼發言，張固持已見，仍不得要領。乃退與衆商定，由衆議院同人，速提建議案，於星期二開緊急會議，再向政府嚴重交涉云。

(附)解決工潮辦法建議案

此次工潮發生，交通阻塞，舉國騷然。小之影響國家之收入，大之引起社會之紛擾，在政府一方面，宜如何持平處理，消弭無形，不料爲時已夾旬，而風潮反益擴大。使非速籌妥善之方，恐貼治絲益棼之患。本員等分屬人民代表，茲以職責攸關，特擬辦法四項於左：

(一) 臨時約法第六條第四項，人民本有集會結社之自由，現在所有工會，政府自應依法允許存在。

(二) 釋放關於此次工潮之被捕者。

(三) 關於此次工潮之死傷者，政府應從優撫恤之。

(四) 撤退臨時增調彈壓軍警，同時恢復各路工作。

以上四項，似屬平情近理，亦足維持路政。故特條具意見，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八項及議院法第八章之規定建議政府，是否有當，尙祈公決。

我們就這些經過中完全證明北京政府已不成其爲政府。故武人殺人，黎元洪、張紹曾絲毫不敢過問，而且幫兇求榮。在他們個人未嘗不自詡態度的巧妙，但是這樣還要侈言統一，以爲爭祿位工具，實見其不知人間有羞恥而已。至於議員所提解決工潮辦法建議案，在次日大豬圈中一般人預料是會無結果的。果然當該建議案提出時一羣豬仔茫然罔覺，並且還有很妙的論說：「這不干我們的事，如果這等問題也提出討論，國會便要捲入工潮漩渦去了，國會本身不就有了危險嗎？還是莫受外人利用好，咱們散會罷！」言畢，一闕而散。於是第二次的調和運動也就如此結果了。其實這些話倒是他們由衷的話呢！

說到此處，我們真不得不說中國的議會制度實在已經破產了。還有些妄人希望他們制憲，要他們代表民意，簡直是自墮畜道，連豬仔都不如了。

# 海陸豐農民的八年戰鬥

鍾貽謀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

編者按：海陸豐農民運動，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農民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後，海陸豐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立「工農民主政權」。組織人民的武裝，建立革命根據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用盡了許多殘酷的辦法，企圖撲滅這一地區的革命火焰，可是英勇的人民，一直堅持到中國全面解放。關於海陸豐農民戰爭的英勇事蹟，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中已有敘述。本文作者曾參加海陸豐農民運動。這一篇回憶可供讀者參考。本文所述偏重海豐方面，請讀者注意。本文的敘述或有可以商榷之處，如陳舜儀（見一八〇頁、二一三頁）後來叛變革命，文中並未說明，更請讀者注意。

海陸豐農民運動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轟動全中國的一件很重要的革命歷史。這可歌可泣極其英勇的革命戰鬥，是和中國共產黨黨員彭湃烈士有着血肉關係的。因此，敘述海陸豐農民的鬥爭，就先從彭湃說起。

彭湃誕生於海豐縣橋東社的地主家庭，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四，幼年名漢育，在中學讀書的時候，自己改名彭湃。他在寫給廣東省農民協會出版的海豐農民運動（一九二六年十月出版）裏面說：「我的家庭在海豐縣可以算做個大地主，每年收入約千餘石租，共計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餘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當時海豐是在反動的封建勢力統治之下，以陳炯明、鍾景棠、鍾秀南、馬育帆爲首的陳、鍾、馬三大家族，自民國元年以後煊赫一時，姻戚世誼，互相援引勾結，做官當差的極多，「司令多如狗，縣長滿街走」的民諺，十分恰當地說出了當時海陸豐的特殊形態。陳炯明的六叔父陳開庭在海豐城博約街的將軍府裏，成爲海陸豐的土皇帝，成爲軍閥、官僚、地主、土豪、劣紳的大首領。由於這一大羣封建剝削階級廣置產業和放高利貸，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農民更被壓迫得透不出一口氣。

彭湃於一九二〇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經濟科後即東裝回鄉，那時他已成爲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帶回了幾箱日文的和中譯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籍。他團結了一般思想前進的學生如鄭志雲、李勞工、彭元章、陳魁亞、陳舜儀、林道文、楊望等，在海豐城雜貨街陳姓的「綿德堂」成立了一個社會主義研究社。社員除了海豐中學、陸安師範、工讀學校、蠶桑學校等少數思想比較前進的學生以外，和彭湃一同在日本留學歸來的李國珍、林甦等亦均加入了社。這羣優秀的青年以後多數成爲馬克思主義者，彭湃忠實的戰友，爲實現最偉大的革命理想而戰鬥到底。

##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一年彭湃任海豐縣教育局長，想從教育入手來改革海豐的社會，延攬一同在日本留學的朋友李春濤、楊副震和同鄉的老同學陳魁亞、李國珍等等擔任教育局員和校長、教員。時時接見學生談社會主義，介紹學生閱讀進步的新書。五一勞動節，他召集海豐城的學生舉行了一個海豐有史以來未有過的慶祝「五一」大遊行。海豐縣立第一高級小學校的學生，高舉着紅旗大書「赤化」兩字參加行列。事後彭湃自己檢討爲「幼稚、好笑」。這時一般官僚、豪紳造謠說，海豐不久要「赤化」，要「共產共妻」，紛紛向陳炯明要求將彭湃撤職，不久彭湃便被撤職。

彭湃離開了教育局後，居橋東社老家「得趣」書室，和李春濤等出版赤心週刊（油印）發表有關社會主義的論文，攻擊封建黑暗社會的短評和解放工農階級的建議。因而和陳炯明的家鄉報陸安日刊與一般無聊青年所編的海天週刊發生了論戰。赤心週刊出了幾期便停版了。彭湃後來在海豐農民運動的報告書中說：「我和李春濤同志等出了幾期赤心週刊，自命是工農羣衆的喉舌，可是背後絕無半個工農，街上的工人和農村的農民也絕不知我們做什麼把戲。」彭湃深切地領悟到單從教育來改革社會和從文字宣傳來進行社會革命是做不到的，要領導和組織農民起來革命，只有深入農村去，親近農民，才能收到效果。他在陰曆六月間（新曆七月間）正常偉大的光榮的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那一個月份，毅然決然地跑到距海豐城不遠的農村——赤山約——去發動農民運動。彭湃初進農村的時候，農民看見

他穿着整潔學生制服，誤認爲來迫租債的差役或地主，都抱着「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沒有一個敢親近。好容易才邀集幾個農民宣傳幾句，又慌張跑開了，說是「命裏註定的沒有辦法。」彭湃碰了幾回釘子，空跑了幾天，得不到一些宣傳的效果，他就脫掉了整潔的服裝，穿上和農民一樣破舊的衣服，頭戴竹笠，赤着腳，拿着一管旱煙筒，打扮得和農民一模一樣，跑到龍山下的大路邊向農民宣傳地主壓迫農民的罪惡，鼓動農民要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爲爭取解放、自由、幸福而奮鬥。有時在大樹下閉留聲機吸引農民來聽他宣傳，有時編些童謠和「白字曲」教農村的小孩子們唱唱；經過幾天，農民聽宣傳的漸漸多起來，而農村小孩也學會了唱「咚！咚！咚！田佃打田公」的童謠和「工農聽說起，聽俺共產說因伊，可憐列寧早棄世，放下工農無所依……」的「白字曲」了。這時一般頑固地主又造起了謠言，說彭湃發了嚴重的癲狂病，商人們看見了他，都投射着驚奇的眼光，甚至親友們拿着果餌，跑上門去探病，勸他要好好靜養。彭湃暗暗好笑，置之不理，一直進行宣傳的工作。到底，他那偉大而純真的革命熱情和痛快淋漓的演講，終於感動了有冤無處訴的農民張媽安、林沛、林煥、李恩賢、李老四等在「得趣」書室組織起僅有六個人（彭湃在內）的農會來。這僅有六個人的農會，便是海陸豐有組織的農民運動開始，也是廣東省以至全中國有領導有組織的農會的開始。

農民運動在赤山約漸漸開展，農會的會員擴大到三十多個，而一般思想前進的知識分子彭漢垣（彭湃的哥哥）、余創之、林甦、鄭志雲等均加入了農會，學生李勞工、林道文、陳舜儀等亦擔任了農會的宣傳員。同時由於農會爲農民做了幾件有利的事情：如收銷糞船捐，收回蕃茨市、柴草市的稅

錢來贈醫施藥等等，得到農民的信仰，使農民認識到農會確係爲他們爭取解放自由幸福的團體。九月一日，海豐縣學生聯合總會出版新海豐月刊，彭湃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告同胞。這篇向封建反動集團的挑戰書，文中駁斥反動集團種種的反宣傳，明顯地正確地提出：要改革社會只有實行馬克思主義。這是發表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後兩個月含有歷史性和重大意義的文章。

##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二年，農會的會員增多到五百餘人。成份多數爲佔農民百分之五十五的佃農。九月中旬，赤山約二十八個農村成立赤山約農會。製定紅黑兩色的農會旗（在以前封建社會，海陸豐農村分紅旗和黑旗兩幫，常常發生械鬥，取紅黑兩色綴成農會旗，表示團結一致）。規定了圓形的農會印（農民認爲官印是四方的，對他們是不利的，因此規定了圓形印）。提出了「減租」、「不給陋規錢與警察」、「改良農業」、「增加農民知識」等口號。

農會擴大組織以後，彭湃的工作極其繁重、忙碌。要計劃和分派宣傳員出發宣傳，要接見農民來訪或申請入會，要應付一般地主豪紳的破壞。艱巨的工作把一個體格挺俊的青年磨成一個瘦削而黝黑的人。可是他眼看農民運動一天一天的開展，從一區的赤山約開展到二區的平崗約、公平約、青湖約、舊圩約……，從三區的阿前鄉、山埔鄉、石塘鄉延至赤石、鵝埠。在農民萬清味、黃作恭、楊其珊、彭桂、葉子新等協助推動下，紛紛建立起了農會，感覺到無限喜慰，雖然再累一些，也不感覺



到辛苦。這一年海陸豐的農民運動在穩步前進，彭湃播下去的紅色種子正在抽芽、茁長。

###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三年三月三日（陰曆正月十六日）在彭湃的號召下，在海豐城橋東社林祖祠前的大草埔上，開了一個數千農民參加的「海豐全縣農民新年同樂大會」，表現了農民團結的偉大力量。鼓樂聲、彩炮聲、口號聲震撼了海豐城，這時一般官僚、地主、土豪、劣紳陰謀摧殘農會，都說彭湃要組織農民「謀反」。湊巧開了一「同樂會」不久，二區黃泥塘鄉有一個農民余坤，和海城的惡霸地主朱墨發生了吊佃加租的訴訟，初時法庭的推事張澤浦有點顧慮到農民已有了農會的保護，不敢袒護朱墨，依法判余坤勝訴。朱墨認為地主和農民打官司是有勝無敗的，這回敗訴是空前的奇恥大辱，遂走告陳開庭、陳月波等，一般土豪、劣紳，借題發揮，集會了一天群地主、土豪、劣紳在朱祖祠內喝酒開會，成立一個「糧業維持會」（農民稱他為「斗蓋會」）來反抗農會。會後擁到法庭橫施壓力，張澤浦屈伏在反動勢力下，把余坤等六人押起來釘鐐入獄。彭湃聽到這消息，即邀集農會幹部楊其珊、黃鳳麟、林魁等開了一個緊急會議，發出緊急通告，於第二天上午在農會前大草埔上開了一個數千農民的大會；會後排隊到法院請願，衝過了縣公署「游擊隊」的警戒線，派出代表會見推事張澤浦，在理直詞壯的聲勢下，張澤浦不得不把余坤等六個農民釋放出獄。農民羣擁着余坤等回到農會，沿途大呼「打倒地主」、「農民萬歲」等口號；學生們亦用紅布大書「歡迎農友出獄」，燃放彩炮和配合着喊起口號。

這轟轟烈烈的大運動，使一般官僚、地主、土豪、劣紳驚慌萬狀，陳月波是很狡猾的，幾天後便一溜烟跑到香港去。其他的官僚、地主、土豪、劣紳亦多懷着鬼胎，不敢多事，「糧業維持會」遂無形停頓下去。彭湃領導下的農會幹部乘這機會，擴大宣傳組織。農民亦加深了對農會的認識，未入會的紛紛申請入會；各農村還沒有成立農會的，紛紛組織起來。各區成立了區農會，由區農會選出代表成立了全鄉總農會。不到兩三個月，海、陸兩縣各農村都有農會的組織。而惠陽、紫金、惠來、五華、普寧各縣的一部分農村，亦成立了農會或在籌備成立中。當時彭湃的戰友分開在各縣負責農民運動的，海豐縣有張威、莊夢祥、林鐵史、蕭河源等，惠陽縣有萬維新、黃石富等，紫金縣有劉琴西、劉乃宏等，普寧縣有李春濤、陳魁亞等，五華縣有古大存、古公魯等。協助彭湃主持中心工作的爲李勞工、鄭志雲、李國珍、余創之、林道文、林甦、楊其珊、藍鏡清、彭漢垣、張媽安、黃鳳麟、楊望、陳舜儀等。不久，改組海豐縣總農會爲惠州農民聯合會，繼又擴組爲廣東省農會。

將近秋收的時候，忽發生風災水災，農村和沿海一帶的漁戶遭受空前慘禍。農會即召開農民代表會議，表決了「至多三成交租」。地主們却只准欠不准減；就是說秋收可以拖欠至冬季補還十足。從此減租的鬥爭便很廣泛地展開了。最反動的海豐縣長王作新，邀集了一羣官僚、地主、土豪、劣紳開了一個談話會，把「糧業維持會」重新組織起來，推舉保衛團局長林斗文兼任會長。他的子姪乘勢到北笏仔鄉催收「學租」，揚言「學租」是「官租」，不准減少，爭執之下與農民發生了衝突。王作新派出三十多名游擊隊，跑到北笏仔鄉，不分青紅皂白，拘捕了三個農民關在獄裏，並貼出佈告，不准農

民自由減租。海陸豐的農民經過農會一年多的教育、宣傳和組織，已曉得團結就是力量，求生只有鬥爭，面對着這生死關頭的減租問題，是不願和以前一樣跪在地主膝下哀告乞憐的。在農會的緊急號召下，三萬多有組織的農民於八月十五日（陰曆七月初四日）上午集合在菜壩埔。這海陸豐有史以來所罕見的革命風暴震動了整個海豐城，商人都把店門關起來，地主、官僚、土豪、劣紳嚇得恨無地縫鑽進去，縣長王作新驚慌失措地急電老隆陳炯明請火速遣兵「平亂」（當時陳炯明背叛孫中山，擁軍盤據東江一帶，總司令部設在老隆），一面就近電乞駐汕尾的粵軍師長鍾景棠率兵救援（鍾景棠名為師長，其實僅有四百多名殘兵敗卒），一面遣派警察、游擊隊把守四個城門和縣公署、法庭、監獄的門口。鍾景棠率了兩百多粵軍，至中途風聞農軍十餘萬已攻進海豐城，在竹圍圩停止進軍。到了下午探實農民僅在農會前大草埔開了一個大會，並沒攻擊海豐城，才提心吊胆地率軍進城會見王作新。是夜王作新即召集官僚、地主、土豪、劣紳開秘密會議，議決以鍾景棠和游擊隊長王益三，乘夜包圍農會拘捕彭湃和全體農民幹部。第二天（八月十六日，陰曆七月初五日）拂曉，鍾景棠、王益三等統率三百餘軍警，突向橋東社總農會進攻，在彈雨紛飛中，農會幹部登屋逃避，楊其珊、陳夢、黃鳳麟等三十餘人被捕入獄。彭湃、余創之、林甦、彭漢垣、林沛、李勞工等逃至大嶼山下，桃仔山菴道士呂成善素同情農會，慫恿接待。彭湃和李勞工、彭漢垣、余創之等在菴裏秘密開會，彭湃主張動員發動農民痛痛快快的大幹一場；彭漢垣認為太激烈，應利用陳炯明夢想收羅彭湃領導東江農民來反抗孫中山的陰謀，由彭湃到老隆向陳炯明說理，並要求釋放被捕的同志和恢復農會。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最後通

過彭漢垣的建議，由彭湃、林甦兩人到老隆去向陳炯明辦交涉；留李勞工、彭漢垣等在海陸豐秘密準備起義。

彭湃、林甦兩人連夜出發歷惠陽、紫金、河源三縣，跑了五天路程始抵老隆會見陳炯明，彭湃滔滔不絕地陳述組織農會的合理合法。陳炯明虛偽地表示同情，答應電令王作新釋放農會幹部。其實，不但沒有放人，反而加緊迫勒農會幹部的家屬。彭湃看見這樣拉拉扯扯下去，不是辦法。便離開老隆先到香港向手車工友募捐，接濟被捕同志和其家屬；繼到潮汕一帶擴大農會組織，為海陸豐農會聲援。在汕頭成立惠、潮、梅農會籌備處，並召開海豐、陸豐、惠陽、紫金、普寧、惠來、澄海、潮陽、潮安、五華各縣農民代表大會。陳炯明聽知消息，大大驚奇彭湃號召力量的偉大，心裏雖然老不高興農會的發展，但不敢輕視彭湃的革命權威和農民廣大的力量，假裝同情，加緊拉攏彭湃。彭湃遂利用他這弱點，在汕頭大大活動起來。海陸豐的反動派王作新、鍾景棠、林斗文等看見汕頭報紙時時發表農會消息和探知陳炯明很親近彭湃，也看風轉舵，不敢十分迫勒農民了。年終，陳炯明回鄉省親，彭湃、林甦等同回，再經幾次交涉，始將楊其珊、黃鳳麟等三十餘農會幹部釋放。

自一九二一年彭湃開始農民運動至一九二三年兩年多的時期內，海陸豐各區各鄉的農民反吊佃、反加租、反迫債的鬥爭，是有了很多次的，其間以「七五農潮」的鬥爭為最酷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農民爲了紀念這有歷史意義的日子，定爲「紅心節」，公約每年到了這個日子，家家戶戶要吃紅色的糯米湯丸，永遠記住了階級仇恨。

##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四年二月初旬，彭湃、李勞工、鄭志雲等即籌備恢復農會。二月八日（陰曆正月初四日）李勞工在捷勝開「農會恢復大會」，農民數千參加大遊行，轟轟烈烈的聲勢傳到海豐城，王作新、鍾景棠、林斗文等紛紛煽動陳炯明禁止農會。在陳炯明的默許下，王作新再出佈告禁止農民恢復農會。彭湃、李勞工、鄭志雲等看見了佈告，即日開各區農民代表大會。檢討出和反動軍閥、官僚等妥協來開展農民運動是不可能的，只有靠自己強韌的團結的力量來鬥爭才能得到勝利，得到解放與自由。大會決定彭湃、李勞工等到廣州去聯絡進步的政黨和把農運開展到粵中去。留鄭志雲、彭漢垣、余創之等堅持革命的工作，秘密地、積極地領導農民鬥爭。

當時孫中山正在中國共產黨推動和幫助下改組了中國國民黨，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彭湃一到廣州便得到開展工作的機會，不到四個月，花縣、東莞、順德、寶安、中山、番禺、南海、廣寧、高要各縣的農會都先後成立起來。這時彭湃會見了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鄧中夏、阮嘯仙、李立三諸位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幫助孫中山建立了黃埔軍校和「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培養優秀的革命骨幹。隨彭湃回到廣州的農民幹部，一部分投考進軍校，一部分在「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

在海陸豐方面，農民經過了兩年多的宣傳、教育和組織，並且有了實際鬥爭的經驗，階級覺悟已

大大提高，已曉得加緊團結，在鄭志雲、彭漢垣、余劍之、楊道文、楊望、葉子新等秘密領導下，沉着地、強韌地進行各別的鬥爭。彭湃在廣州聯系了手車工友（海豐失去了田地的農民流落廣州、香港、澳門各地以拉手車爲業的約兩三千人）和海陸豐農民運動的幹部不絕互通消息，指示和鼓舞農民運動的進行。這一年在表面上看起來，農民運動似乎沉寂，其實在廣大的農村還是不斷地在進行着有策劃有步驟的鬥爭。

##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五年在過了春節後，盤據惠、潮、梅一帶的陳炯明反革命軍隊，在面臨沒落的前夜，加倍迫勒軍需，苛徵捐稅，大拉伕役，強佔民房，搗亂得雞飛狗走。在農村方面早已得到彭湃的秘密通知，說東征軍不久便要打到東江，打到海陸豐，要總動員起來配合東征軍戰鬥，要打垮軍閥、官僚、地主、土豪、劣紳。農民得到這好消息，遂即準備戰鬥。土炮、土槍、尖串、托刀等舊武器都拿出來檢查、修理。

三月初旬，陳炯明的部下楊坤如、林虎、李易標等軍隊從惠州、老隆一帶潰敗下來，英勇的農民到處襲擊、尾追，放火燒山，破壞橋樑，漫山遍野飄揚着紅旗，轟響了土炮聲、槍聲、號角聲、口號聲，革命的浪潮在大地上翻騰了起來。陳炯明的反革命軍隊摸不清農民武裝有多少，嚇得狼奔豕突，四散逃竄。戰鬥的地區起自惠陽縣屬的鋪心圩、三多祝圩，延至揭陽縣屬河婆圩、惠來縣屬葵潭圩，

海陸豐的農民表現得無限英勇、機智，得到極大的勝利。單就在陸豐縣和揭陽縣交界的山地區中，農民武裝便把林虎統率的四千多殘兵圍困在山谷裏，繳了槍械。同時由於東征軍裏面兩團黃埔軍校的學生軍是蘇聯軍事顧問鮑羅廷、加倫兩將軍和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蕭楚女、聶榮臻等革命大匠教育出來的青年戰士，有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裏面起着骨幹作用，不但戰鬥力高強，而政治、宣傳工作亦做得極好，所以能够和海陸豐的農民配合戰鬥，在革命史上寫出光榮的、勝利的一頁。

三月九日（陰曆二月初五日），彭湃和東征軍進了海豐城。是夜博約街的將軍府——陳炯明土皇帝的王宮、罪惡的淵藪，忽給人放火焚燬。有人說是人民積恨的發洩，有人說是民國初元，陳炯明爲了爭奪廣東權勢，槍斃民軍領袖石錦泉，這回石錦泉的老婆隨東征軍到了海豐城，焚燬將軍府以報仇雪恨。

海陸豐的農民熱烈地歡迎他們的領袖彭湃和隨彭湃離開家鄉一年多的農運幹部。彭湃認定當前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恢復農會和組織農民自衛的武裝部隊，遂即召開海豐全縣農民代表大會。海豐方面的農會爲了要吸取經驗，亦派代表參加。大會決定了：（一）在十天內恢復各級農會，並加強其組織。（二）堅決實行「二五」減租。（三）由李勞工、吳振民負責在橋東社林祖祠設立農軍總部，組織和訓練四百名農民自衛軍，徵集槍械、子彈以充實武裝力量。（四）委任林道文、楊望、彭元章、陳允才、周大林、吳陶……爲總農會特派員，出發各區去指導恢復農會，加強農會組織，並訓練赤衛隊。（五）清算反動派的罪惡，加以應得的懲罰。大會閉會後，工作迅速展開，累世累代受盡壓迫的

農民，胸中的積憤、深仇、大恨像火山一樣爆發，他們自發地檢舉了壓迫過他們的地主、土豪、劣紳、地痞，一個個細起來解到農會去要求嚴辦，把他們牽着遊街示衆，把幾千年來封建的特權階級，打得落花流水。

東征軍勝利後，陳炯明的殘部從潮汕退入閩粵邊區，首要的反動官僚、地主、豪紳逃匿香港、澳門兩地，潛伏東江境內的游勇散兵還是不少。農民運動雖然很快開展起來，但聚族而居的大鄉村，和紫金縣屬的南嶺鍾姓、陸豐縣屬的丁峯溫姓、上砂莊姓、黃塘羅姓……封建傳統的氏族觀念極爲濃厚，強房族長把持着權力，不容許農運發展，甚至禁止子弟參加農會。同時恃着山高林密的優越的地理形勢和充分的武裝力量，明目張胆的收容陳炯明的殘兵，包庇反革命分子，勾結土匪，準備蠢動。彭湃對這惡劣的環境形勢是十分瞭然的，他指示農運幹部要時時刻刻提高革命的警惕性。

六月初，駐廣東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和桂軍總司令劉震寰互相勾結，起兵作亂，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東征軍回師戡亂。彭湃看到當前軍事形勢和政治形勢的突變，迅速召開各區鄉幹部會議，指出了在短促的四個月時間內農民自衛軍訓練尙不够健全，槍械和子彈亦配備不足，各鄉赤衛隊組織亦沒有普遍，要正面作戰是不可能的。潛伏閩粵邊區的陳炯明殘部和隱藏在境內的如蔡騰飛、羅一東等土匪一定乘機蠢動。因此，決定了爲了保全革命力量，把農民武裝和幹部撤離城市二三里外的山林地區中機動作戰。彭湃本人和東征軍回師廣州，希望在短時間內平定劉、楊叛亂後再回來東江。

東征軍回師廣州靖亂，陳炯明殘部乘着空罅，從閩粵邊區闖進惠、潮、梅一帶地方，逃匿港



澳的和潛伏着的官僚、地主、土豪、劣紳、地痞亦紛紛地跑回來，鑽出來，勾結陳匪到處殺人、搶劫、敲詐。鍾景棠掛了「清鄉督辦」頭銜，率着幾百名匪軍，擎着十多把極其鋒利的斬首刀，殺氣騰騰地揚言「可以殺錯一千個人，不好放走一個共產黨！」碰見稍有嫌疑的人便殺。就在這個時候，英勇的共產黨員李勞工在田墟墟被惡霸陳丙丁所捕，壯烈犧牲。不法地主紛紛向農民反攻、倒算，要加倍補還欠租欠債。惡霸、地主則串同「長髮黨」黑夜搶劫、擄人勒贖。一大羣兇神惡煞把海陸豐搗亂得天昏地黑。但是，兇惡的匪徒不敢向離城市較遠的農村去，一去常常給農民打得頭破血流。鍾景棠有一回率着兩百多名匪軍進攻公平鎮北路的麻竹鄉，給農民自衛軍和農民打得抱頭鼠竄。農民堅持着強韌而艱苦的戰鬥，他們深信他們的領袖彭湃一定會在短時間內重回到家鄉來，並且深信無產階級的勞動人民已有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着鬥爭，最後是一定勝利的。

六月六日至十二日的一週間，革命軍肅清楊劉兩軍圍的反叛軍隊。十月上旬，東征軍二次誓師東征。十四日攻下了陳匪一再佔據的惠州城。十九日（陰曆九月初二日）陳匪敗軍退入海陸豐，農民奮起截擊包剿，在「搶奪槍械來武裝自己」的口號下，勇悍的農民有的徒手搏戰，戰鬥比第一次東征更為酷烈，農民把鮮血寫下了數不清的英雄故事。

海陸豐農民協助東征軍打垮了陳炯明十多年來盤據東江一帶的惡勢力，取得偉大的勝利以後，彭湃召開了一個農民代表大會，總結在血腥統治下兩個多月（七月上旬到九月中旬）中犧牲在鍾景棠的屠刀下和英勇作戰而捐驅的革命人民約三百餘人，農村損失的牲畜、穀物無法統計。大會決定在十一

月一日以前恢復各級農會和農民自衛軍、赤衛隊的組織。對反動的壓迫階級必須更堅決的更嚴厲的向他們進攻，要做到一切權力歸農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要投入更高漲更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去爭取最後的偉大勝利。

彭湃回到家鄉擔任了中國共產黨海陸豐地方委員會的書記，工作更加繁重，他不但要恢復和擴大農會的組織，還要指導工人建立工會，還要運用「革命的特殊形式」發動廣大的羣衆，建立各種羣衆團體，還要協助中國國民黨多多吸收工農羣衆以健全和擴大組織。——共產國際第八次擴大會議指出革命的特殊形式：「用國民黨收容廣大羣衆，使羣衆選舉國民黨的指導機關，經過在這些選舉制的基礎上建設的組織成立民族革命的政府。」——這是勞動羣衆和革命國家政權聯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適合中國革命的目前階段。」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和民衆運動的政策中也指出：「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義革命格外迅速成功。」彭湃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這正確的革命策略運用得很巧妙，不久就領導各階層的人民成立起來工會、商民協會、婦女解放協會、教職員聯合會、學生會。當然，著重的是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協會（農會已定名為「農民協會」）指導他們組織了「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同時，彭湃十分注意到婦女的解放運動。因為海陸豐的婦女和中國其他地方的婦女一樣，數千年在封建社會的宗法制度下，在傳統的舊禮教下，受盡重重疊疊的壓迫、摧殘，過着比男人更苦痛的生活。彭湃號召各階層的婦女起來爭取自由、解放。通告農民協會多多吸收農村婦女入會，予以免收入會費的優待。調

查、宣傳、組織沿海一帶的「蛋家」婦女——水上人民的婦女，指導她們向陸地上的「山主」、惡霸、流氓作堅決的勇敢的鬥爭。在彭湃這樣熱烈的鼓舞下，婦女運動開展得很迅速，在幾個既聰明伶俐而又思想前進的女學生和南豐織造廠的女工敖少琼、陳新、章行、張淑惠、莊啓芳、沈乃玉、潘賢、馬愛華等領導下，海豐縣和陸豐縣的「婦女解放協會」很快的成立起來。婦女運動發展到最高潮的時候，青坑圩的婦女組織了「粉槍團」，西北山地區的婦女，不但担任情報，交通等工作，還武裝起來參加戰鬥，爲婦女解放運動史上，寫了光輝的一頁。

##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陰歷正月初四日），中國共產黨海陸豐地方委員會召集海豐農民和各階層的羣衆團體，在龍津溪畔的菜圩埔開了一個空前盛大的「農民祝捷大會」，到會的農民有數萬人。農民自衛軍隊長吳振民統率兩百多名農民自衛軍和各區各鄉赤衛隊，少年先鋒隊、兒童團排列在主席台前，婦女解放協會、工會、商民協會、學生會、教職員聯合會各團體均參加了盛會。初春的陽光照耀着插在槍桿上寫着標語的小紅旗，各團體的旗幟，胸前飄着的紅領巾，閃爍着炫目的光彩。鼓樂聲、歌聲、口號聲響徹了天空，會場上充滿了極其熱烈的氣氛。彭湃在致開幕詞中指出，首先歌頌農民勇敢的戰鬥得到偉大的勝利，歌頌工農聯盟力量的巨大無敵，歌頌統一戰線的鞏固。接着指出了當前的革命是國民革命，全國國民要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建

立真正的民主政權。最後強調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國民革命也可以說是農民革命。歷朝推翻腐朽的統治權的，都是農民起義。

在元宵之前，各區各鄉個別開了「勝利大會」，農民愉快地度過了勝利年的春節。海陸豐農民把最反革命的地主分子搜捕出來加以懲罰。這時一般紳士、地主、房長都向農人低了頭，不敢多說一句話。「二五減租」已不成爲問題。農民都感覺到加入農民協會爲最光榮的事。農民協會的幹部爲預防非會員假冒會員，特印發「減租證」——證上印着：「非有此證，不得減租，借給他人，當爲無效」十六字——農民（尤其是佃農）極珍愛「減租證」，把它當「丹書鐵券」藏着。因爲他們曉得這是他們用鮮血和熱淚換來的。

羣衆運動在海陸豐展開後，不單改變了海陸豐的面貌，而且改變了封建傳統的舊思想。神棍、巫婆、媒人、算命先生、堪輿先生一類的封建殘餘人物，已大大減少了活動。鴉片和賭博已經禁絕。農村多把佛寺、神廟、祠堂改建爲農村學校，由共產黨、青年團領導，在學校裏不但教育男女小學生，還組織了「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到處可以看見胸前飄着紅領帶，頭上戴着青竹笠的男女青年和兒童，最炫目的爲婦女解放協會的幹部，頭上戴繫着紅絲縷的「湖仔笠」，胸前飄着紅領帶，佩着駁壳槍和手電筒。到處可以聽見國際歌、共青團歌和澎湃、李國珍等新編的「白字曲」：「青的山、綠的水、美麗的山河。誰的功？誰的力？勞動的結果！美的食、鮮的食，玲瓏的樓閣。誰的功？誰的力？勞動的結果！」海陸豐的工農羣衆已領悟到作爲勞動人民創造世界的驕傲。

「五一」勞動節，在廣州召開廣東全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有六十一個縣的農民代表，代表了有組織的六十多萬農民。同時，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在廣州舉行極其壯烈的示威運動，工農大聯盟，革命的高潮鼓盪了全中國。在海陸豐方面，在有利的政治環境中，彭漢垣出任了海豐縣長，劉琴西出任了陸豐縣長，各區區長亦多係進步分子，農民也組織了自衛軍和赤衛隊的武裝力量。

海陸豐以簇新的姿態出現在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以後，各地的學生、文化人（有幾個文化人自動申請到海豐中學和陸安師範當教員）、新聞記者紛紛前來觀光、考察。最大規模和影響最大的為「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屆將要畢業的三百一十八個學生所組成的考察團，在八月中旬由蕭楚女率領來到海陸豐考察農民運動。九月間回到廣州在舉行畢業禮的時候，蕭楚女在實習報告中說：「赴海豐實習在將屆畢業之時，學生於上課已久，接受各種理論之後，親入革命的農民羣衆中考察其組織而目擊其生活，影響學生做農民運動之信心極大」（這報告發表於中國農民月刊第九期）。這一大羣來自十九個省分出身不同階級的優秀的革命志士，在分散回原籍開展農民運動的時候，把海陸豐的農民運動當作典型報告和宣傳，使全國的人都知道在南海的邊緣有了兩個縣——海豐和陸豐——農民運動極為發展。當時隨同考察團來海陸豐觀光的少年先鋒雜誌社記者楊白，寫了一篇海陸豐通訊，揚譽海陸豐為「小莫斯科」，更使人對海陸豐的景慕。

九月間海豐縣總農會接到廣東省農民協會的秘密通知：「在廣東省內各縣，反動勢力在國民黨右派的掩護下，漸漸膨脹起來，勾結土匪、民團向農會和農民自衛軍挑釁，農村流血事件常常發生，最

顯著的爲三水縣公署游擊隊和民團摧殘縣農會，花縣的團匪焚劫十多個農村，惠陽縣淡水圩的奸商勾結土匪劫殺農會的工作人員。其他如廣寧、高要、順德、中山各縣都發生了或大或小的反革命暴行。同時由於政治的逆轉，各縣縣長多包庇和縱容反動派，使他們更猖狂起來。他們誣設農會，破壞農會，企圖分裂革命的統一戰線。」這通知大大提高了彭湃、吳振民和幹部們的革命警惕性。但是由於政治的逆轉，駐惠州的國民黨師長胡謙，已遣派了一大批親信的人員到海陸豐任了縣長、區長和包攬各種捐稅。彭漢垣、劉琴西等都被撤了職。好得農民團結力非常鞏固和龐大，各階層的羣衆亦能團結在彭湃的周圍而堅持在統一戰線上監視着潛伏着的反革命派的活動。在這期間內僅發生了一宗駐防軍（胡謙的部下）在黃羌圩包庇流氓偷運鴉片而槍殺農民協會特派員黃曉元的事件，事件發生後由於農民協會的嚴厲交涉，得到懲兇撫恤烈士家屬的解決。鞏固的革命隄壩擋住了政治的逆流，胡謙的爪牙還不敢過於明目張胆的作惡。

十一月間，國民革命軍攻佔了南昌，蔣介石就停駐南昌擁軍不前。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和北洋系、政學系的軍閥官僚政客等就與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右派計劃「軍事北伐，政治南征」的陰謀，來腐蝕革命、破壞革命。

##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間，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劊子手蔣介石公開叛賣革命，大開殺機，東南各省到

處流着革命人民的血。海陸豐僻處海隅，得到外地的消息雖然比較晚些，但是，農民協會和各羣衆團體的幹部，已曉得政治的逆流漸漸襲來了。正當這個時候，彭湃和陳延年、蘇兆徵等已秘密離開廣州到漢口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會議，海陸豐黨和農民協會的工作交由林道文、鄭志雲、林鐵史、張威、陳舜儀、楊望、吳振民等負責。他們召集了幹部開會秘密決定應變的辦法：（一）加強和擴大農民自衛軍和赤衛隊的組織，必要時把他們整編爲「海陸豐工農革命軍」。（二）佈置好朝面山、麻竹、激石溪、埔仔峒等革命根據地，加強對當地農民的宣傳和教育並幫助其生產。（三）隨時隨地監視偵查胡謙派來的官吏、香港陳炯明的餘孽和吉隆、稔山一帶的土匪。

廣州的反革命軍閥和蔣匪相呼應，企圖鎮壓海陸豐的農民運動。不過，他們也知道海陸豐農民團結力量的鞏固和戰鬥力的強悍，不敢輕易下手。三月下旬，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派了一個黨棍蘇民望，藉名視察黨務，企圖來探探虛實和分化團結。蘇民望到了海豐城看上了農民自衛軍隊長吳振民不是海陸豐原籍人，以爲可以收買，利用其武裝力量來消滅共產黨，取消農民運動。連日向吳振民拉攏起來，送一些餉銀和槍械給吳振民。吳振民是一個忠貞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堅毅的革命戰士，他利用這一批餉銀和槍械充實和擴大農民的武裝力量。

四月十五日，廣州反革命軍閥大屠殺革命幹部和革命人民，造成「四一五」的大慘案。惡耗傳到海陸豐，地方黨和農民協會的負責人鄭志雲、林道文、張威、楊望等認爲危機已經迫近，反革命軍閥的魔爪不久便要伸進海陸豐，爲了發揚共產黨英勇無畏的戰鬥精神，決定了一「武裝奪取政權」。即日

請對革命最忠實的女工和婦女解放協會的幹部，秘密地縫製勞動人民的革命紅旗，秘密發動和指導農民準備武器。

四月廿九日（陰曆三月廿八日）黎明前一時，海陸豐農民起義了。各鄉村的武裝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下協同農民自衛軍、赤衛隊衝進各大小市鎮，在短時間內，解除縣公署游擊隊、警兵、崗警隊的武裝，逮捕了一大批官吏、差役和捐棍。到了天亮的時候，各政權機關的門前都飄揚起革命的紅旗，牆壁上到處貼出了標語：

打倒反革命軍閥蔣介石！

打倒貪官污吏！

肅清土霸劣紳！

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

擁護武漢革命政府！

工農兵商學大聯合！

人民政權萬歲！

海陸豐兩縣城和各市鎮分別召開了極其壯烈的羣衆大會，成立了各級的人民政府，槍決了一批反革命的貪官污吏、捐棍和地主惡霸。這革命的大風暴，便是中國民主革命史上有名的「海陸豐農民起義」。



當時廣東全省的軍事形勢和客觀的環境條件，對海陸豐的人民政權是非常不利的。駐廣州的張發奎、陳濟棠、李福林，駐惠州的胡謙，駐汕頭的鄧彥華，這些反革命軍閥，各擁有一萬幾千軍隊，在他們的駐防地僅需三四天路程便可以打進海陸豐來。加上了逃匿香港的陳炯明，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和滅亡，指揮他的殘部、土匪、民團（紫金縣南嶺的鍾人傑，陸豐縣黃埔和劍門坑的羅覺菴、羅一東，惠陽縣小漠、旺官圩的蔡騰飛和舖心圩的「四和團」，惠來縣蔡潭一帶的「長髮黨」……）從四方八面的邊界山區中窺伺着，等到國民黨的反革命軍隊一到，便要張牙舞爪撲進海陸豐。可是，共產黨是戰鬥的黨，海陸豐的農民多是強悍的戰士，他們不向任何困難低頭，堅定、沉着準備着戰鬥。奪取政權後，即組織了「海陸豐工農革命軍」。林道文擔任大隊長，統率王偉羣、彭桂、蕭河源等幾個中隊，紫金縣劉琴西所組織的「炮仔圩隊」亦調到海陸豐來由林道文統一指揮。配合吳振民統率的農民自衛軍分駐卡仔嶺、伯公坳各隘口。

五月八日（陰曆四月初八日）駐惠州國民黨師長胡謙派劉炳粹率一團反革命軍隊越過九徑嶺、樟樹坳撲向惠海交界的卡仔嶺。是夜大雨傾盆，三千多赤衛隊火藥盡濕，減少了戰鬥力，農民軍僅戰鬥了三個鐘頭，爲了保存實力，自動撤退。翌日劉炳粹得第二區西坑鄉地主戴可雄（黃埔軍校學生，臨解放前，重回海豐任偽縣長，解放後逃南洋馬六甲得國民黨海外特務羅新順、高東、戴梅等援引，任馬華公會會長，現在勾結當地殖民政府，繼續幹反革命工作。）爲嚮導，分兩路進犯：一路入高砂約直撲公平鎮，企圖消滅農軍主力；一路入吊塔、紅花地，趨向海豐城，企圖顛覆人民政權。兩路里程

均約五六十里，沿途在煙雨迷濛中，望見山上有紅旗出沒，和聽到時斷時續的槍聲，不敢驅進，一路摸索，遲延至黃昏時候才抵海豐城和公平鎮。各機關團體幹部和農民自衛軍、工農軍、赤衛隊已退入革命根據地和農村。人民政權結束，俗稱爲「十日政權」——四月廿九日至五月九日。

吳振民和彭桂、林君傑等率農民自衛軍三個中隊、一個模範隊，約四百多人槍，退至公平鎮稍爲休息，再退入距公平鎮三十里的日中圩。第二天拂曉進軍至陸豐縣屬的河田圩，會合潮梅一帶退入海陸豐的農軍，從僻路入螺溪，越過了陡峭的崎頭嶂，入五華縣境。從此英勇的吳隊長和這一支優秀的農民子弟兵便永遠離開了海陸豐了，在恐怖的白色氣氛的籠罩下，外面的消息是非常隔膜的，到了九月間有一個戰士謝永歷盡無限辛苦回到海陸豐，才得到使人異常悲痛的凶訊。——原來吳振民率着農民自衛軍抵五華縣的梅林後，休息了幾天，經過安流、下寨、松口等地，沿途作了幾次遭遇戰鬥，六月間進軍至湘、粵、贛邊區的汝城，會合宜章堡陳東日的農軍共約千餘人槍，整編後在該地暫駐。反革命的小軍閥范石生探知消息，派黃甲本率兩團兵向汝城打來，經過半天極兇狠的戰鬥，農民自衛軍犧牲了十分之七八，吳振民隊長亦光榮殉難。

反革命軍隊佔據了海陸豐各城市後，逃匿港、澳、汕頭各地的陳炯明餘孽和反動地主、土豪、劣紳、地痞紛紛擾擾地跑回原籍，大叫大嚷着「辦理清鄉」、「清黨」、「辦理地方善後事宜」、「通緝共匪」。劉炳粹估計到自己一團兵要分駐各城市是不能够的，想利用這大羣人類的渣滓，社會的攪種，請准了他的上級撥下幾百桿槍，委任戴可雄組織「保安隊」和「民團」。命令官僚、土豪、劣紳

成立「清黨委員會」和「地方善後委員會」，首先向他們勢力範圍內城市人民敲詐、勒索。離城市較遠的農村沒有軍隊和保安隊配合着，他們是不敢前去的。靠近城市的農村，常常受到他們的焚劫屠殺。可是倔強的農民並不因此而低頭屈伏，反而激動了更深的仇恨，加強了戰鬥的意志。夜間接應農軍向城市打冷槍，騷擾龜縮在城內的反革命軍隊和反動派。

林道文指揮工農革命軍在北路中峒、朝面山、麻竹、羅峯一帶機動作戰；彭桂統率農軍和赤衛隊在埔仔峒、赤石一帶打游擊；劉琴西和劉乃宏帶着「炮仔墟隊」（該隊多配備駁壳槍和大號左輪短槍）出沒大安圩、高潭圩、新田各地。沿海各地亦有農軍和赤衛隊活動。各農村的農民，都極勇敢配合作戰，迎擊下鄉騷擾的保安隊和民團，伏擊反革命軍隊，狙擊收租的地主，他們不單堅持着強韌而兇狠的搏戰，還有幾次攻入公平鎮、大安圩、青草圩……等市鎮，嚇得反動派魂亡魄散，一提起「道文斑」（林道文是麻臉的）便顫動起來。因此，離城市二十里以外的農村，收租人絕了跡，農軍的軍餉得以充分供應，所缺乏的僅是子彈和醫藥。但是，共產黨是能夠克服任何困難的，在白色恐怖重重的封鎖下，從偏僻崎嶇的山徑和泛着小舟偷渡大海，從河婆圩和香港運入必需的物品。

秋收的時候，地主們眼看城市附近的農村給反革命軍隊民團搗亂得十室九空，遠的農村雖然豐收，但不敢冒性命前往，個個都垂頭喪氣，異常悲觀。正當這個時候，劉炳粹一團兵調回惠州，僅留下萬炳臣一營兵和戴可雄幾百名流氓、地痞、小偷的混合隊——保安隊和民團，兵力更爲薄弱。狡猾的胆小的反動派，有一部分跟着劉炳粹逃走，有的再到香港去。

萬炳臣和戴可雄無法可以佔守各市鎮，空出廣泛的地區便利農軍活動。九月七日（陰曆八月十二日）深夜，萬營第三連第一排排長郭其寬，在公平鎮起義，率五十九個士兵綑着連長羅毅先投向麻竹鄉工農革命軍根據地。林道文受降後把他編爲工農革命軍四中隊，進駐黃羗圩。萬炳臣和戴可雄萬分恐慌，集中兵力孤守海豐城和陸豐城。中秋夜，林道文在黃羗圩開會歡迎降軍，並下令全面反攻各城市。翌日，攻佔公平鎮，其他各城市亦均爲農軍所佔領。九月十五日（陰曆八月二十日）林道文約彭桂從西北兩路會攻海豐城，撲滅了反革命軍隊和保安隊民團。是夜戰鬥極爲酷烈，各鄉農民自動參加戰鬥的有數千人，反革命軍和保安隊、民團在沿龍津溪一帶憑險死守，由於反革命軍隊配備有幾挺輕重機關槍，火力猛烈，不能衝過龍津橋。又因西路彭桂率領的農軍主力不能準時向西門夾擊，使反革命軍隊得集中全力應付北路攻勢，致不能攻進海城。惡戰兩個多小時，林道文下令收軍回公平鎮（公平鎮距海豐城三十里）。萬炳臣驚魂稍定，估計到自己的軍隊已處在農軍包圍中，「三十六計走爲上策」，連夜集合戴可雄的部隊，稍稍地向陸豐縣沿海的地方——揭石跑去，準備乘船逃往汕頭。反動的地主、官僚、土豪、劣紳（清鄉委員和善後委員）趕不及隨軍逃跑的嚇得亂躲亂鑽。被關在獄裏的千餘名革命人民，乘夜拖着腳鐐衝開獄門跑出來。十七日林道文率工農革命軍進海豐城，在橋東社林祖祠設立農軍總部。中共海陸豐地委會號召人民恢復海陸豐人民政權。

人民政權恢復後，即下令搜捕反革命分子，掃清革命的障礙，並爲人民報仇雪恨。連日槍斃了百多個不法地主、土霸、劣紳、地痞（都是有血債的首惡）。同時沒收官僚、地主資本的南豐織造廠和

各城市重利盤剝的當押舖——除黃金飾物和棉被沒收爲軍用外，其餘當押物，免除利息，准六成贖回。當時的人民歡聲雷動，千百年來重利吮吸貧苦人民膏血的當押舖從此剷除。中共海陸豐地委會和軍政幹部，已得到「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的消息，汪蔣兩匪已經合流，在帝國主義嗾使下背叛了孫中山三大政策，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這時國內反革命勢力加倍囂張。城市不可能長期佔住，以後還要堅持更艱苦更強韌的機動戰爭。他們檢討出革命的形勢以後，決定建立惠陽縣屬的中峒（距海豐城約一百里，在羣山環抱中，爲海豐、陸豐、惠陽、紫金四縣邊區）爲根據地，把沒收到的物資運上去保藏起來。並將沒收陸安日刊社的印機字粒，用來出版紅旗報和布爾什維克。

十月十四日（陰曆九月十九日）反革命軍隊團長陳學順和戴可雄率軍重向海陸豐進犯。工農革命軍爲保全實力作持久的機動戰，自動撤離城市。

海陸豐的農民在九月已得到「八一」南昌起義的消息，還聽到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領導下的紅軍要到海陸豐來。在堅持着極艱苦而兇狠的戰鬥中的農民，時時刻刻在盼望紅軍早到。當時，年青的農民唱出了這樣新編的白字曲：

俺「担」心想要殺大地主，（註：海豐方言「担」即「現在」）

工農兄弟同志呵！

想得手中並無三寸鐵，

咽喉咬硬，要用性命去換真慘悽。

俺「担」聽候上頭紅軍同志難得到，

俺「担」工農同志大團結，

老老細細團結起，

俺勳啼哭勳驚死，

必有一日大勝利。

初傳聞紅軍已到了江西尋鄔，繼又傳聞紅軍到了三河壩，最後得到確訊，紅軍快要攻進潮汕了。

林道文組織了兩千多個勇敢的農民，每人發給大洋三元，米糧十斤，徒手從山僻小路繞過反動軍隊和民團的封鎖線到潮汕去迎接紅軍。農民聽見紅軍沿途繳了反革命軍隊不少槍械，這回迎上去得拿到一兩桿槍，個個都高興得跳起來。第一批混進揭陽縣屬的河婆圩，即被當地四大族（張、蔡、劉、黃）的族長和商人所發覺，宣佈河婆圩要守中立，不准陌生人居留圩內，只許在圩外五里的地方駐紮。繼續出發的農民不能前進，徘徊在陸豐縣屬的河田圩的附近山嶺中，被黃塘圩的反動頭子羅一東指揮民團包圍起來，被捕去數人，擊傷三人。林道文一聽到消息，即派便衣隊進大安圩捕捉黃塘圩羅姓商人數名，交換回被捕的農民，迎接紅軍的計劃遂不能夠實現。

原來，八月一日南昌起義的紅軍三萬餘人，四日即撤離南昌向廣東進發，經過撫州、瑞金、會昌到汀州。九月二十四日進佔潮州、汕頭，和陳濟棠、錢大鈞兩部的反革命軍隊大戰幾天。九月三十日撤出汕頭，到揭陽縣屬的湯坑又苦戰一天一夜，起義紅軍僅存了三千多人，一部分由朱德率領從三河

擴經贛粵邊區到湘粵邊區等地進發（這一支紅軍後來和井岡山紅軍會師，擴展成爲紅軍第一方面軍）。一部分約千餘人轉進普寧縣屬的流沙，碰着敵軍激戰了一天，退入惠來縣屬的葵潭圩進陸豐縣和陳學順的反革命軍隊激戰半天，才退激石溪，十月十九日（陰曆九月廿四日）在海陸豐工農革命軍和海豐北路的農民，在極其熱烈的歡迎下進駐中峒。

「八一」起義的一部分紅軍，轉戰千里，飽歷了爬山、涉水、風吹、日晒、寒冷與飢餓的重重苦難，鍛鍊得像鋼鐵一樣剛強；雖然頭髮蓬蓬，面目黝黑，穿着七穿八漏的破軍服，但是戰鬥的情緒和對革命樂觀的精神還極充實，對着迎接他們的農軍和農民，愉快地像會見親屬般擁抱歡叙。幾個武漢中央政治學校的女學生曹澤芝、周開關、周鐵忠等女戰士和婦女解放協會的幹部與農家婦女等，更親熱得像姊妹般廝混起來。紅軍開進中峒的消息傳開了以後，大大的鼓舞了各鄉村農民，加倍提高了戰鬥的勇氣。

設在中峒的中國共產黨東江特別委員會辦公廳（簡稱東特委辦公廳），即撥出從南豐織造廠沒收來的布疋爲紅軍製軍裝，並把他整編爲紅軍第二師，委任董朗爲師長，顏昌頤爲黨代表，劉立道、高山子、于以振等分任團營長。紅軍還有一個軍樂連，雖然經歷了三個多月的長途和幾次惡戰還保存了二十多件樂器。步槍子彈集合起來重新分配，每個戰士僅得到四十顆，因此，紅軍十分珍惜子彈，在以後戰鬥中，對敵人沒有瞄準是不亂開槍的。

十月廿五日（陰曆十月初一日）東特委辦公廳主任兼紅二師參謀長王備下令紅二師與海陸豐工農

革命軍進軍黃羌圩（距中峒約四十里），準備總攻擊海陸豐城。

紅軍進駐黃羌圩以後，革命的聲威震動了海陸豐各地，反動派驚惶萬狀，連日紛紛逃亡。反革命軍隊團長陳學順和戴可雄等爲安定反動派的心和窺探虛實，於十月二十八日黎明，率領全軍和保安隊、民團等三千多人提心吊膽地分兩路進犯黃羌圩，沿途放火焚燒農村房屋草堆，瞭望着冲天的濃煙火燄，互相呼應和壯胆。這種極其殘暴又異常愚蠢的戰術，使到極富戰鬥經驗的紅軍看出了他們懦怯的攻勢，迅速地分登各山頭掩蔽起來，等到反革命軍隊兩路摸進黃羌圩近郊，吹起集合號時，才居高臨下的衝擊下來，附近各鄉農民紛紛鳴鑼吹角，參加作戰，猛打猛追，把反革命軍和保安隊、民團打得人翻馬仰走頭無路，負傷的、掉隊的敗兵帶爬帶跑的碰見了農民，一下鋤頭一個，打得腦漿四濺，收拾得乾乾淨淨。陳學順和戴可雄集合敗兵殘卒不敢停留在公平鎮，一溜煙跑進海豐城（黃羌圩距海豐城六十里）。各地農軍和赤衛隊得到紅軍大勝的捷報，紛紛進攻各市鎮，消滅民團和反動派。二十九夜，陳學順、戴可雄等率領殘餘的軍隊和民團逃出海豐城。

十月三十日（陰曆十月初六日）東特委辦公廳擴編海陸豐工農革命軍爲海陸紫工農集團軍，提陞林道文爲集團軍長，統率三個大隊。同時下總動員令，收復海陸豐各城市和惠陽縣屬的高潭圩，紫金縣屬的炮仔圩，建立臨時革命政府。海豐縣臨時革命政府的主席團爲楊其珊、陳舜儀、林道文、陳子岐、楊望、鄭志雲、林鐵史等七人。海豐縣文化館保存了一張當時的佈告：



海豐縣臨時革命政府佈告 第九號

照得土地乃天然之物，爲大眾所共有，萬惡地主佔爲己有，而反革命之政府，又從而保護之。以致大多數之農民失去土地，無法生活，不得不爲地主之奴隸牛馬。本政府解放農民痛苦，執行土地革命，一切農民已早週知。近查少數地主仍敢玩法，向各地農民收取租穀，殊屬不法已極，茲重申法令如下：

- 一、凡地主有向農民取租者槍決
- 二、有勾結地主私還租穀者槍決
- 三、凡私藏土地契約者應繳交本政府否則槍決
- 四、取銷一切債務如有債主向工農討債者槍決
- 五、爲地主作工役向工農勒債者槍決
- 六、窩藏地主土地契約者槍決
- 七、如已向農民勒取租穀應一律即刻繳出否則槍決

主席團

楊其珊 陳子岐  
陳舜儀 楊望  
林道文 林鐵史  
鄭志雲

西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臨時革命政府自十一月一日至是月七日，僅存在一週。七日開東江農民代表大會，即正式宣

皆成立海陸紫工農民主政權。

十一月七日（陰曆十月十四日）在海豐城內紅宮（孔廟）開東江農民代表大會，參加大會者有海豐、陸豐、紫金、惠陽、惠來、普甯、五華等縣農民代表兩百多人，列席者數千人，紅二師的軍樂連到場奏起激壯而悠揚的銅樂。在極其莊嚴壯烈的氣氛中，東特委宣告建立「海陸紫工農民主政權」。同時通過了：（一）實行土地革命；（二）徹底消滅反動派；（三）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八七」會議所決定的「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革命方針」等一系列的議決案。

中國史前未有的海陸紫蘇維埃政權建立後，海豐縣首先出現了無數新的措施：各市鎮多改變了名稱——青坑改爲赤坑，捷勝改爲紅勝，青草改爲紅草……海豐城有了馬克思路、列寧路、李卜克內西路……一切封建法統、權勢、秩序以至封建思想，一總遭受摧毀。赤衛隊協同少年先鋒隊總動員起來剷除數千年來的封建迷信，禁絕了煙賭，連小偷小竊也絕跡了。最重要的是實行土地革命，農民紛紛起來向田主和債權人討回了契約付之一炬，同時掘田壟，平分土地，實行東江農民代表大會的議決案。婦女協會解放了千百個富家的婢女。少先隊提倡「星期六運動」，義務幫助農民生產工作。到處飄揚着勝利的紅旗，到處唱着激壯的革命歌曲，革命的氣氛瀰漫着海陸兩縣以至和兩縣接境的惠陽縣的高潭、楊梅水，紫金縣的中峒、炮仔圩，五華縣的梅林，惠來縣的葵潭，以至普甯縣的大南山等廣闊的農村。

東江農民代表大會徹底消滅反動派的議決案，是農民羣衆最迫切的要求，這要求不單是爲了報仇

雪恨和申冤，主要的是掃除革命的障礙。所以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農民即起來摧毀了梅隴歸豐（林姓）、西坑菴前（戴姓，戴可雄的老巢）、捷勝（何姓）、西山石良（曾姓）、黃塘（羅姓）、昂塘（葉姓）、劍門坑（羅姓）等大氏族地主的封建堡壘。最頑強的是南嶺（鍾姓）和反動派佔為最後的根據地的碣石城，恃着城池和石樓的堅固，槍械的犀利，糧食的充足，紅軍、工農軍、武裝農民聯合攻擊了將近一個月，才把它攻下。

十二月十一日（陰曆十一月十八日）廣州的武裝工人和教導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英勇起義，成立廣州公社。兩天後海陸豐的革命羣衆得到這革命的喜訊，各城市紛紛舉行盛大的提燈會來慶祝廣州公社的成立。起義的第三天，反革命軍隊配合英、美、日帝國主義馳進的白鵝潭的戰艦水陸圍攻廣州，英勇的武裝工人和教導團堅決抗戰，因敵我力量懸殊，終於失敗。反革命軍隊佔廣州後逞兇屠殺，廣州人民死在屠刀下的多至幾千人。海陸豐籍手車工人被殺在千人以上，這羣工人多係台冲、鹿坑、沙港等鄉失去田地的青年農人，噩耗傳揚後，使海陸豐的農民大大悲憤，更加煽起了階級仇恨的火燄。

十二月十九日（陰曆十一月二十六日）廣州起義的革命部隊兩千多人，在沿途農民的協助下，進入海豐城。第二天，工農民主政府號召全縣的革命羣衆七萬多人，在紅場開了一個極其盛大的「歡迎紅軍大會」。在這裏匯合了南昌和廣州兩大革命的洪流，在這裏蓬蓬勃勃地顯出了工農兵大團結的偉大力量。會後，東特委軍事委員會整編廣州起義的革命部隊為紅軍第四師，任葉鏞為師長——從此海

陸豐的革命聲威更爲壯大。

一九二八年的新年快要到了，海陸豐的革命人民正在籌備慶祝紅色新年的時候，忽得到緊急情報，說教導團在廣州起義後，張發奎從上海回粵，大受其他反革命軍閥的訕笑、攻擊，（因爲教導團是張發奎的部屬）站不住腳，揚言要率軍攻打海陸豐。東特委軍事委員下令紅軍和工農革命軍暫時撤離城市，堅持山林戰鬥。十二月三十日再得到確實報告：張發奎震懾海陸豐的革命聲威，不敢冒險侵犯，已託言率軍參加北伐，繞道興、梅一帶而去。三十一日紅軍、工農革命軍和政工人員重進海陸豐各城市。事後開會檢討，認爲犯了一軍事投機的錯誤。——理由是：革命方針要攻佔潮梅一帶，以圖發展。敵人來犯，反而退却，不敢迎頭痛擊，這是錯誤的」。遂提出了「歡迎敵人來臨」的口號。

陳炯明的餘孽鍾秀南、陳耀寰、蔡騰飛等得到英帝國主義香港政府和國民黨右派的慫恿和資助，常常潛入海陸豐邊境煽動土匪和會道門匪徒暴動。土匪和「長髮黨」在惠來縣葵潭一帶揚言「白旗反共」，侵入陸豐邊境以至博美一部分地方。紅二師第三團劉立道聞警立即率軍迎頭痛擊，把那一大羣舞着長劍，捧着香爐，又配備着犀利武器的會匪打得落花流水。但是，鍾秀南、蔡騰飛一般匪徒還不死心，要和海陸豐的革命人民作對到底。竄擾鵝埠、赤石一帶，發生了「赤石大戰鬥」。

##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陰曆正月初四日），鍾秀南、蔡騰飛率惠陽縣邊境土匪九百餘人，挾着

機關槍、迫擊砲等新武器，乘着人民歡度春節的時候，突向赤石圩一帶侵犯。紅軍和彭桂率領的工農軍立即迎戰，各鄉農民亦紛起助戰。是日清晨，濃霧蔽天，匪軍陷進山谷中，給紅軍和農民軍打得七零八落，繳了兩門迫擊砲，數十桿槍，擊斃傷匪徒百餘名，幾乎活捉鍾、蔡二匪首。

「赤石戰鬥」大勝後，紅軍、工農革命軍和革命羣衆就不把敵人放在眼裏，急躁地在中峒趕製幾千件雨衣，徵購軍糧，準備分兩路進河婆、葵潭，總攻汕頭。廣州的反革命軍閥得到這情報後，在蔣匪嚴厲催迫下，遂調了三師最精銳的反革命軍隊分路進犯海陸豐，又從福建調來兩艘戰艦在汕尾、馬寨、揭石、甲子一帶的海外游弋示威。陳炯明的餘孽則乘機潛入煽動丁峯、溫伯州、上砂莊、照軒、葫蘆峯八萬楊作梅一羣封建頭子率領民團、保鄉隊，準備進擾河田、新田、圩一帶響應反革命軍隊。帝國主義，反革命軍閥、封建勢力大會合起來摧殘工農政權和屠殺海陸豐的革命人民。余漢謀、李振球、鄧彥華等反革命軍閥親自出馬，戴可雄率保安隊爲嚮導，配合着惠陽、紫金各縣的土匪、民團，向海陸豐殺來。

二月二十七日（陰曆二月初七日）惠陽縣、黃埠、吉隆、稔山一帶土匪在蔡騰飛的統率下攻進了鮎門。二十八日戴可雄率保安隊導第四軍前鋒陳興元營從揭陽縣的河婆、圩攻進河田、新田兩地，繞僻路出日中圩突攻進公平鎮。是夜林道文率工農軍配合數千農民大反攻，戰鬥極爲猛烈，將近黎明，反革命軍敗退公平鎮外十餘里的將軍山。林道文等急於搶救失陷鎮內的政工人員，各革命團體幹部、家屬，來不及收埋死尸，天色大亮，即收軍撤退。二十九日起，反革命軍隊從揭陽縣的河婆，從紫金縣

的南嶺，從惠來縣的葵潭，從惠陽縣的平山圩，配合着反動民團、土匪，瘋狂地從四方八面衝進海陸豐。紅軍、工農軍、武裝農民前仆後繼地英勇抗戰，卒因子彈不足，不得不散進山林和農村化整爲零。四個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的蘇維埃政權遂光榮結束。

## 後話

（一）海陸豐農民的八年戰鬥，敘述至結束工農民主政權時止，並不是說就這樣的終止了鬥爭。富有革命傳統的海陸豐農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英勇地採取各種方式一直鬥爭到中國全面解放。

（二）二十多年來在白色恐怖的反革命統治下，農村歷受慘酷的摧殘，大革命時代農民戰爭的英雄故事，罕見有文字的記錄，作爲最珍貴革命史料的祇有彭湃作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一九二六年十月編印）。但僅寫至「七五」農潮（一九二三——二四）時止，以後一系列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如東征戰鬥、奪取政權、建立中華第一個工農民主政權等等，便很少專書記錄，祇有片斷地流傳於革命人民的口頭中。由於時間和地區的局限，所傳說的多不完整，但不失其真實性。我寫這篇歷史資料，就是偏重於海陸豐方面，對於陸豐方面所知的而能夠寫出來的比較少。參加當年農民戰爭的革命英烈的英雄故事更無法詳寫。祇有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深入廣大的農村和老根據地去調查、訪問、考證，才能够蒐集到豐富的革命史料。

(三) 五十歲以上的農民有的參加了戰爭，有的慘遭了監禁酷打、焚劫姦淫的種種摧殘，血和淚的往事刻骨鏗心的永記着，連地區、時間亦不忘記。但記得的時日都是陰曆，我一一依照中國近代史曆表校對出來。

(四) 團結在彭湃周圍而參加農民戰爭的人有：林道文、李勞工、吳振民、鄭志雲、陳魁亞、彭漢垣、林鐵史、張威、莊夢祥、楊望、彭桂、彭元章、陳舜儀、章行、陳新、李國珍……都獻身於最偉大的革命事業而先後犧牲。如有時間，我想個別的寫出他們高貴的革命形像和品質以及光榮的戰鬥史。

(五) 南昌起義的一部分紅軍開進海陸豐援助農民起義的多是四川、湖南兩省人。我認識的革命英雄王備、顏昌頤、董朗、劉立道、高山子、于以振、陳赤華、曹澤芝(女)、周鐵忠(女)、周開關(女)是不是真名實姓，我不得而知，以後有無犧牲抑或今天還健在，我亦不得而知。僅知顏昌頤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與彭湃同犧牲於上海。

(六) 我簡括地用編年式寫出這篇海陸豐農民的八年戰鬥，是當作「拋磚引玉」，希望熟悉當年史實的同志能多寫點更豐富的革命史料來。同時能夠對這篇史料予以批評，指正！

## 本刊創刊號資料訂正

歷史資料，需要力求真實可靠，但是原作者限於條件，記述或難完全；傳抄排印，容易產生脫漏訛誤。編者限於能力，註釋校勘既難周密，而且也可能增加新的錯誤。因此，校勘工作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各據所見指出資料中的錯誤，補充資料中的遺漏，這樣我們就可獲得完全可靠的資料，對於歷史研究工作實有莫大的貢獻。本刊創刊號所載資料：萊陽事變實地調查報告書係根據帝國日報，蒙李時岳先生據原件（石印單行本）校訂，發見頗有脫漏之處；三元里平英團史實調查會記錄和一九〇五年反美運動各地開會日表，蒙王重民先生和沈年潤先生指出原文的錯字；時局圖題詞，蒙羅宗堂先生指出編者註釋有錯誤。本刊謹向各位先生致謝，並將各位先生的校訂全文刊載，希望讀者注意。

### 一 三元里平英團史實調查會記錄

#### 王重民先生來信：

近代史資料第一期第一篇內伍子垣似應作伍紫垣，紫垣是伍崇曜的號，他家捐款不少，但六百萬元似無此週轉能力！

### 二 時局圖題詞

#### 羅宗堂先生來信：

本刊創刊號資料訂正



近代史資料第一期第十一頁，時局圖題詞，第三、第四行：「唉！我好笑好黷還有箇只蝦仔，佢一身鹹氣重八字鬚仔飛飛！」兩句與註釋「二」「蝦仔——初生男孩，以它代表滿清政府，以下言滿清政府的罪惡。」

我覺得這兩句話註釋方面似有錯誤。這兩句話我以為是指澳門的葡萄牙的殖民者，不是指滿清，理由有幾點：（一）因為那時珠江三角洲一帶人民，對澳門葡萄牙殖民者異常憎恨和蔑視，叫他們做「鹹蝦俚」（俚字，廣州讀「撐」，去聲），「葡國鬼」或「葡萄牙鬼」，這裏上句說「蝦仔」，下句說「一身鹹氣」，正是此意。（二）廣州稱初生男女孩為「蘇蝦仔」，稍大稱「蝦仔」。普通稱「蘇蝦」，這通通是父母對小兒女的愛稱，那時廣州人受盡滿清統治者的虐待，憎恨非常，那有以愛稱來稱它的道理？那時只聞有「滿洲佬」、「旗下仔」的稱謂，未聞有「蝦仔」的稱謂。「鹹蝦俚」則住澳門稍久的，類能言之。（三）這首詞把所有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英、俄、法、德、日、美都寫盡，而葡萄牙是第一個侵略中國的，那有遺漏的道理？所以他臚列了英、俄、法、德、日、美之後，還寫一個葡萄牙是需要的，看上句說「還有箇只蝦仔」，「還有」二字，是指國外的帝國主義者，不是指國內的滿清，是無疑的。如果是說滿清，則不應用「還有」兩個字，因是不同類型，看看下句的轉筆，「枉費你中原如許大地，總係一角呢埋有的作為」，句法是不同的了。

在這裏我順便說一說那時當地人民對葡萄牙殖民者傳說有兩段笑話。澳門只有一隻兵艦，名「蔑得蘭」（譯音），中國人民遂把它說成「蔑得爛」。這裏「蔑」讀作 *miã*，用手撕的意思。「*miã*

得爛」就是用手撕得爛的意思。又傳說那隻兵艦有一次被颶風侵襲，把它的砲彈捲落海中，一個一個浮出水面來，大家看見，始知是木製而油漆的，大家嘩然失笑。這兩段故事，姑無論是否事實，但反映出人民對他們的憎恨，戳穿他們的紙老虎的情緒，是無疑的。那時住在北方的人民，對葡萄牙殖民者接觸很少，憎恨程度或者較小，可是住在澳門附近的人民，尤其是中山人，就不同了。葡萄牙殖民者，一個區區小國，毫無能力，只依賴勾結香港帝國主義者作靠山，無惡不作，開煙、開賭、侵佔前山領土，派人到中山騷擾，魚肉我國同胞，說起來真令人髮指。所以作者當敘述葡萄牙殖民者時，先來一聲嘆氣「唉！」表達情緒，再說「好笑好翹」（翹讀作Zou，意即「惱」字），又說「箇只」（「箇只」是「那隻」，廣州人以「隻」來叫牲畜，以「個」來叫人，即一個人，一隻豬。）葡萄牙殖民者是一「蝦糜仔」（廣州叫小到極的為「蝦糜」）耳，他一身鹹濕氣味（廣州說鹹濕氣味是不正常的臭味。）還耀武揚威（下旬「重」字作「還」字解，「八字鬚仔飛飛」，有耀武揚威意。又葡萄牙殖民者，大多數留有八字鬚子的。）來欺侮中國，真可嘆呵！下面方才轉入我們中國這麼大，總是任人欺侮，然後轉落滿清統治者的罪惡，我對這兩句話體會是這樣，不知對不對？

這首詞我推測是在香港寫作的，因為辛亥革命前，我在香港讀書時，已聞有此圖和這首詞，可是沒有見過（我館同志朱子勉說曾見此圖）。它是用粵謳和南音（廣州的通俗民歌）的腔調來表達的，語調則純粹（很純粹）用廣州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土話，這位執筆的愛國志士，可能是生長在珠江三角洲而對粵謳南音有研究的，或者是報館中粵謳南音版（那時各報為吸引讀者，每設此欄。）的編輯，

也未可料。看看篇中有「你地唐人」（九頁三行），和「你地華人」（十二頁七行）等語，這在那個時候居住在香港的人們，時時會聽到的。不過這只是我的推測罷了，尙沒有找出什麼根據來，姑一并述及，聊供參考。再同頁第六行「一角呢埋」，「呢埋」二字，是匿藏意思，註三單解「埋」字，是不成一個詞，合併提供參考。

### 三 一九零五年反美運動各地開會日表

沈年潤先生來信：

你刊第一期內一九零五年反美運動各地開會日表一文內，二十五頁有「二十日〔十六日〕平湖新涇鎮商學界借城隍廟」一條；查平湖縣屬祇有新埭鎮、新倉鎮、新廟鎮。（其他的鎮均無「新」字）我原籍浙江平湖縣，對各鎮情況較爲詳悉。新廟鎮係極小市集，鎮上不過四五十戶，亦無城隍廟。新倉鎮爲全縣四大鎮之一（四大鎮者台浦、新倉、新埭、虎嘯橋），雖有城隍廟，但規模極小，遠遜道院廟，故該鎮各界舉行羣衆性的活動，均在道院廟內廣場（在同文內亦有紀錄）。新埭鎮位於縣城東北二十八華里，與江蘇金山縣毗連，該鎮係一大市鎮，西市有城隍廟，我在故鄉時，長者談及凡有會集，均在該廟內。如「閱會日期表」所載十月二十日的反美運動會是在平湖縣舉行，我認定新涇鎮是新埭鎮。案屬史料，應請更正。

#### 四 萊陽事變實地調查報告書

李時岳先生來信

##### 一 脫漏

四五頁七行「諸議員之偏聽不察或尚可原也」一段後，至八行「又謂被脅三萬餘人」之間，脫漏九百餘字，錄於後：

##### 一、直督之查辦及覆奏

直督奉旨後派袁道祚、虞帶同楊、蔡兩委員赴萊。袁道僅到城東三十里南務集即止不前。時有萊紳修桂芳等攔輿訴冤，該道拒不受理，徑即回煙。楊委員執五（係黃縣人，曾在煙開大糞廠，報捐離職，在天津候補）六月二十一日住煙埠義順號。二十二日赴萊。二十四日晚抵萊城，住天德堂藥舖（于贊揚所開）。二十五日往拜城南紳黨孫孟起。二十六日營縣及各委員大會議。二十七日奎令派巡警長葉某護送。二十九日到煙仍住義順號。初一日買輪返津。直督所據以覆奏者即此。

##### 一、同鄉京官及旅京士商之決議

調查員陸續回京，事實皆有案可查，鬧事諸地皆親行按驗歸而報告，同鄉皆動公憤，會議數次，分頭辦理。原定於七月二十二日舉行，忽於二十一日直督覆奏已奉上諭，不得不少變方針，爰於二十九日復開大會，遂為最後之決議云。

## 第七總論

自吾國預備立憲以來，庶政公諸輿論，朝廷久有明文，然皆利於國，利於民，而獨不利於官，且不利於爲官作帳之惡紳。官紳勾結，凡其所以魚肉斯民者，乃公然取背輿論而不顧。一旦事起，造言朦稟，以欺大吏，大吏派員查辦，則猶吾大夫官官相衛，甚且挾持金錢，大肆其掀天揭地之手段，天高聽卑，君門萬里，查覆之後，則據其必不可少之情節，爲官吏圓融出脫，總使斯民難言之隱，盡該遏抑，而惟恐其萌蘖之復生，然則公諸輿論固朝廷之所許，而官吏弗善也。萊陽此次之變，曲詩文所要求者，並無一語及私，即事前別有罪名，亦當待其發覺，另行科斷。直督覆奏謂曲兄弟素不安分，纏訟有案，則事前已結之案，更不得據此以爲入罪地步也明甚。至稱于祝三之素倡反對新政、抗不納捐之議，村民多歸附之，據實地調查報告則事非無因，銅元七折官府並無明文，于祝三納糧則遵前撫通飭「並各項雜費每兩按大錢兩吊五百二十三文計算」，一例皆納銅元，謂銅元欲按七折，必官出示諭後遵辦。永莊社諸鄉以制錢絕迹，用銅元納糧皆不遵未見示諭之七折。于祝三鄉望素符，信從者衆，官紳收錢糧時，既不能得其餘利，而銀價昂貴後，或且因此受虧，然不敢明出示諭，使銅元納糧概歸七折，此抗不納捐之似是而非者也。使于祝三抗捐於先乎，國法具在，何不據情定罪，僅反抗未奉明文之苛派，固不得以抗捐言也。又謂五月五日焚燬所怨紳富王景嶽、高玉峰、陳玉德數家，火光燭天，據實地調查報告，王景嶽家實係曲詩文等所焚，然不累四鄉一草一木，高玉峰、陳玉德兩家之被

燒，則別有故。高以告發匿稅致人破產之仇，陳以重利質產僞契投稅之怨，乘時並發，並非曲詩文之  
所知，不然何以被燒者僅此三家，倘不及官兵無故焚燒者十之一，而乃云「四境騷動」乎。

## 二 殘缺和錯字

二六頁二行：口爲愉。

二七頁五行：口爲燿。

二七頁七行：口爲坪。

二七頁八行：「一八八七年」爲「一八八一年」

二七頁十行：「傳令口」爲「傳令銀」

二七頁十二行：口爲芳，又「蒙前撫批示」下無「云」字。

二七頁十四行：「二十五年」上無「查」字，接上段不另起頭。

二八頁六行：「二千四百文外，加鹽課」爲「二千四百文，外加鹽課、」

二九頁八行：「人民壯社」頭役」爲「又民壯頭役」

二九頁十六行：「手給公順」爲「手交給公順」

三〇頁五行：泉永村爲泉水村

三〇頁十三行：元豐衣局爲源豐衣局

三〇頁十四行：「口〔全〕」爲一

三一頁二行：口，原無字

三二頁一行：口爲樓，又「並有小汪家童」爲「並有小汪家瞳」

三三頁十四行：口爲五

三四頁八行：「一學識上缺乏而已；」爲「是學識上缺乏而已；」

三五頁三行：「而曲詩文與姜……」爲「而曲詩文與于、姜……」

三六頁十五行：口爲即

三六頁十五行：「畚插齊舉」爲「畚鍤齊舉」

三七頁一行：「即禾稼樹木」爲「即禾稼樹木」

三七頁十六行：「西鄉駐紮，江山……」爲「西鄉，駐紮江山，」

三八頁六行：「使人約束之，輒反對……」爲「使人約束之，輒反對。」

三八頁八行：「所不而東」爲「所部而東」

三八頁十一行：「向九里河〔進〕，轟斃……」爲「向九里河轟擊，斃……」

三九頁二行：「王圻由省回來」爲「王圻由省回來」

三九頁九行：「且捉住了壯時，時有拷打之事。」爲「且捉住了壯，時時有拷打之事。」

四一頁五行：「遷怒」上有「乃」字

四一頁六行：「殺戮淫掠」爲「殺戮淫掠」

四一頁七行：「尙復有人心」下有「耶」字

四二頁一行：「紛紛動王師」爲「紛紛勤王師」

四二頁十一行：「二十標第一營，各一營……」爲「二十標第一營各一營，」

四三頁一行：「口爲瞳」

四三頁三行：「口爲人」

四四頁三行：「口爲稿」

四四頁十四行：「口爲滬」

四五頁二行：「口爲函」

四五頁六行：「口爲由」

四五頁十二行：「口爲並」

又「乃在響水溝掠財縛送曲詩文至官，兵轟死三百餘人，後此四人始被殺。」應該是：「乃在響水溝掠財，縛送曲詩文，至官兵轟死三百餘人後，此



四人始被殺。」

四五頁十三行：口爲請。

四五頁十六行：口爲捻。

四六頁一行：口爲圩。

四六頁九行：「是明知諭旨飾孫撫」爲「是明知諭旨飭孫撫」

四七頁一行：口爲注。

四七頁三行：口爲昭。

# 工 罷 七 二



林 祥 讓 烈 士



施 祥 烈 士

革命烈士遺囑告國民書

第一條 追悼「二七」死難同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你死為了我，我死為了你，死後我們同在天堂。

第一條：你死後的一切財產，歸公。

生命在，靈魂在，自由在，我們是無產階級。

我們在中了，萬惡的軍閥和帝國主義，將

繼續前進，無產階級，繼續前進，繼續前進。

革命成功。

追悼「二七」死難同志誌

# 海豐農民運動

1921—1928



彭海烈士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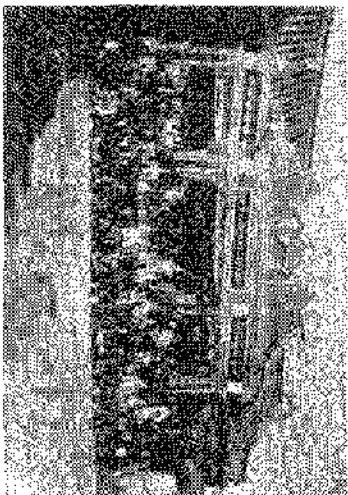
此像係按彭海烈士留學日本時照片製成。時年約廿三四歲。塑像預陳列在廣東海豐縣文化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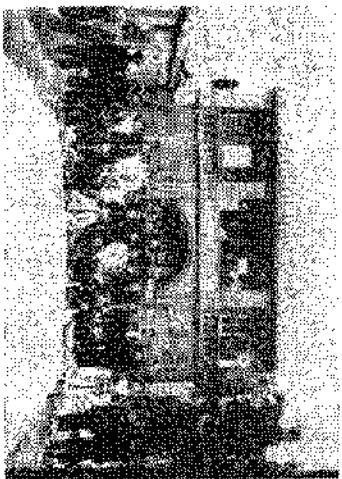
彭海領導下的東江農民集會（油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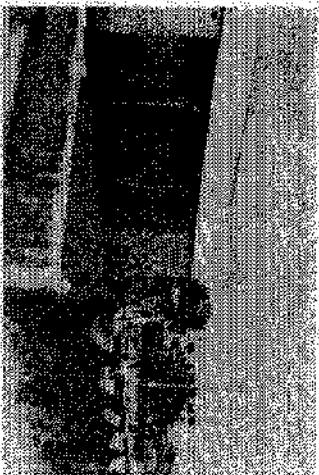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海豐縣人民在紅塔墟慶祝豐縣工農兵士政府成立大會



海豐縣臨時革命政府代表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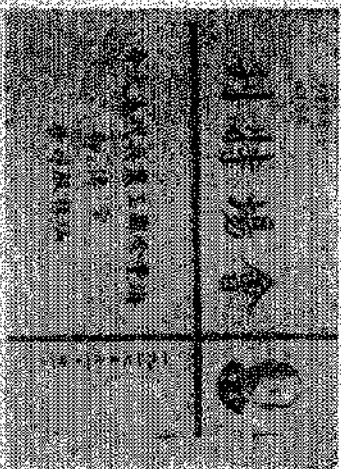
海豐縣縣工農兵士第二次代表大會



東區新區民會會館前



東區新區民會會館後院——東區民會館  
東區新區民會會館後院



引特場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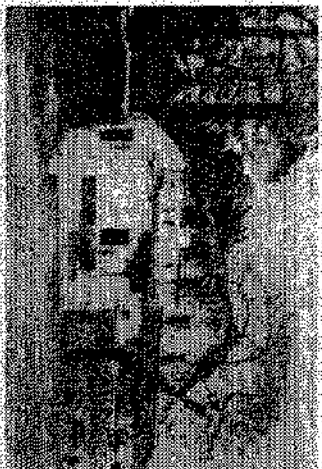


東區新區民會會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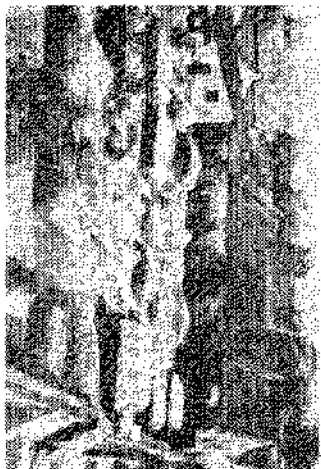
東區新區民會會館前

東區新區民會會館前

東區新區民會會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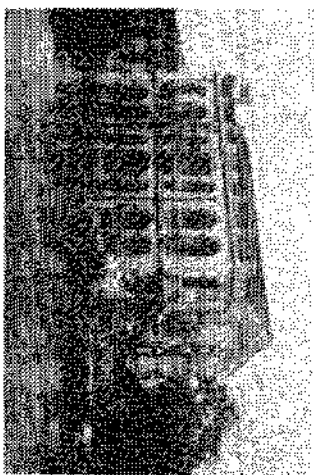
東區新區民會會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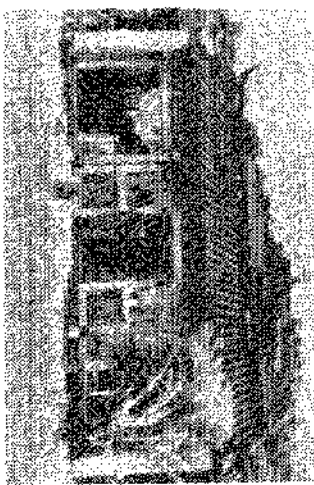
海豐東二村新築貧民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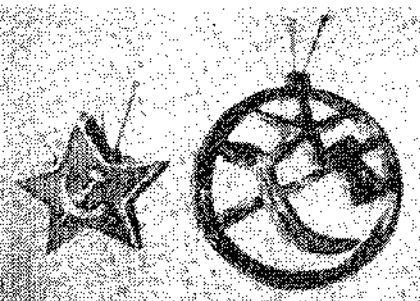
海豐縣中國大鐘實業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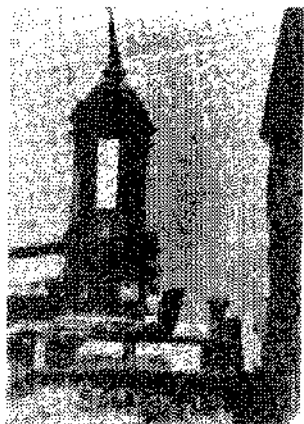
海豐縣校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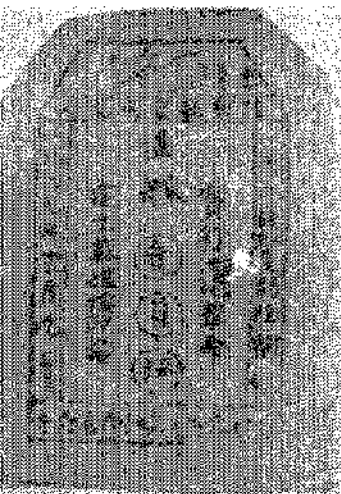
海豐縣縣立會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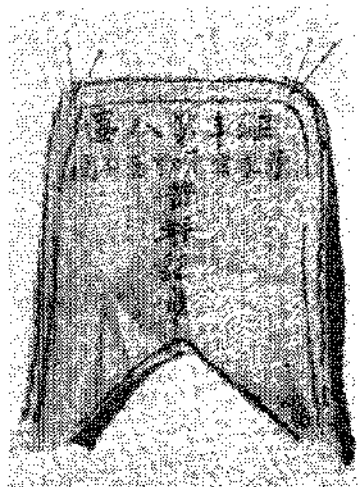
海豐第七區保衛區的勝利紀念章



海豐城外龍德橋上的志塔  
一九二七年為紀念蘇軍攻克立而建



海豐縣農民協會的匾額(布質)



海豐第八區東原各勞動童子團的章(布質)



##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徵集中國近代史資料辦法

一、爲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國近代史資料，特徵集鴉片戰爭以來各種文獻。

二、徵集範圍，包括：

1. 中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進行革命鬥爭的各項資料（包括各少數民族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及華僑在國外的鬥爭）；
  3. 蘇聯援助我國革命及各國人民與我國友好關係的資料；
  4. 帝國主義對我國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滿清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幫及其他反動集團等賣國、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資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檔案、函電、日記、著述稿本等；
  2. 親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與歷史事件的調查記

錄等；

3. 人物傳記；

4. 像片、拓片及各種遺物等；

5. 舊報章雜誌、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6.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錄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7. 非漢文資料或其漢文譯本；

8. 其他。

四、凡保有上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來。惟特別珍貴、數量較大、郵寄困難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來函告知，以便商定辦法。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雜誌或單冊印行。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價值的資料均從優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聲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還，亦請預先聲明。

七、來件請寄北京東廠胡同一號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贈閱

近代史資料

1  
1955

# 近代史資料

一九五五年 第一期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 編輯凡例

- 一、選擇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爲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口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一律以「」號標明。佚文的增補以【】號標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爲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 近代史資料

(雙月刊)  
總十號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院

地址：北京東廠胡同一號  
電話：五局三五二二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三廠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代訂代銷處

全國各地郵局及新華書店

(京)一三一六六三

一九五五年二月出版

本期定價：六、〇〇〇元